

夫妇善哉

织田作之助

Oda Sakunosuke

草月译谭

于婧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夫妇善哉

于婧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夫妇善哉 / (日) 织田作之助著 ; 于婧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
（草月译谭）

ISBN 978-7-5463-4565-9

Ⅰ. ①夫… Ⅱ. ①织… ②于… Ⅲ. ①短篇小说 - 作
品集 - 日本 - 现代 Ⅳ.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6533号

夫妇善哉

作　　者	[日]织田作之助
译　　者	于　婧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聂文聪　曾雪梅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75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3398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4565-9　　　　**定价**:25.00元

目录

夫妇善哉……〇〇一
天衣无缝……〇四七
放　浪……〇六七
夜光虫……一〇五
织田作之助年谱……二〇三

夫妇善哉



一整年讨债的都进进出出。每天都像是年末还款的日子，酱油店、油店、蔬菜店、沙丁鱼店、干货店、木炭店、米店、房东等，都火急火燎地催促着。种吉在巷口炸着牛蒡、莲藕、山芋、鸭儿芹、魔芋、红姜、干鱿鱼、沙丁鱼等，靠着“一钱天妇罗”营生。他一看到讨债人的身影，就会突然低下头假装和面。附近的小孩儿喊道：“大叔，给炸个牛蒡吧。”等了一会儿，光听到种吉说“好嘞，有刚炸好的”，可他只是吭哧吭哧地使劲搐着钵子，连清水鼻涕掉了都没察觉。

讨债人见跟种吉没法谈，就直接向巷子深处走去，找种吉的老婆阿辰交涉去了。阿辰与种吉很不一样，她警惕地注意着讨债人的动作。有时，讨债人会张牙舞爪地很过分，只要他们稍微敲一下坐着的木地板，阿辰就会变得勃然大怒，



毫不客气地说道："敲人家的木地板，你，觉得合适吗？"还说，"那可是一家之神住的地方啊。"

不知是演戏还是过于兴奋的缘故，那声音听上去仿佛带着泪水。这时，对方会大吃一惊，反倒将错就错地说："你胡说些什么呀。我可什么都没敲啊。"他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着，最后往往是阿辰败下阵来，落得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的下场；怀着仿佛被刀割一般的心情不情愿地递给他们五十钱或一块。可仅有一次，一个讨债人被阿辰当场批评了敲木地板的事情之后，竟窘得哑口无言，并突然低三下四地道歉起来，最后连滚带爬地逃走了——讨债人来过之后，阿辰总会对女儿蝶子这样发牢骚。

在蝶子看来，那样的母亲既丢脸又可怜，并且还有些后悔不该欺瞒母亲诓骗买零嘴儿的钱，不该从装卖天妇罗的钱盒子里偷拿硬币。种吉的天妇罗卖的是味道，因此广受欢迎，可也因此吃了亏。连阿辰都觉得，无论莲藕还是魔芋，片儿都切得太厚了，这样很不划算，可种吉拨了拨算盘说道："本钱才七厘，卖一钱怎么可能吃亏呢？"种吉还说，家里没剩几个钱是因为每天的收入都赔给以前的借款了。他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可就连十二岁的蝶子也明白，父亲的算盘里根本没有算进买木炭和酱油的钱。

光靠卖天妇罗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每当附近有葬礼的时候，种吉就会去做轿夫。夏天的氏神祭时，身着泳衣担着神社的大提灯列队游行，一天就能挣到九十钱。要是穿盔



甲的话，还能多拿三十钱。种吉不在的时候则由阿辰炸天妇罗。阿辰尽可能地节约材料，祭祀当天路过看到，种吉总会感到脸上无光，盔甲下冒出许多汗来。

因为实在是太穷了，蝶子从小学一毕业，就被急忙送到人家家里帮佣去了。那时，河童胡同的一家木材店的老板曾捎话说条件很好，阿辰着实意想不到地高兴了一番。可猜透人家是最终要纳妾的意思之后，父亲死活不答应，最后把蝶子送到位于日本桥三丁目的一家二手服装店帮佣。河童胡同早先传说河童栖息于此而遭人们忌讳，木材店的上一代老板就把分文不值的那块地全都买了下来，还盖了出租屋，现在靠着高得惊人的房租赚了很多钱。人们私下里都说木材店老板就是河童，大概还因为他有好几个小妾，吸取着年轻生命的鲜血的缘故吧。蝶子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胖乎乎的，脸盘儿小巧精致，木材店老板也还真是好眼力。

蝶子在日本桥的二手服装店忍了大半年。冬天的某个清早，种吉要到黑门市场进货。他特意绕到二手服装店前，走过一看，瞧见正在门口扫地的蝶子的手皲裂得都出血了，于是就直接进去找人理论，并把蝶子带回了家。然后，在蝶子的要求下，又把她送去曾根崎新地的茶屋当艺伎的实习生。

种吉的手里进来五十块钱，可它因用于还债眼看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拿到这么多钱。本来，种吉也没想过要安闲度日，所以当他听十七岁的蝶子说要当艺伎的时候，他这个做父亲的着实乱了手



脚。种吉说，以艺伎的新人身份初次亮相时，总不能让她边走边发天妇罗；而且贺宴、服装、犒赏别人的钱等开销都很大。虽说雇主事先承诺钱他会出的，可这是预借，他是打算以此把蝶子拴住。可是，蝶子性格就是天生的爱热闹，再加上受到环境的影响，她吵着非要当艺伎。种吉最终拗不过，还为她煞费苦心地筹钱。因此，什么“做辛苦的工作都是为了父母”之类的俗话在蝶子身上是不适用的。每当一些不甚风雅的客人问起“当艺伎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原因吧，一定是你父亲……”的时候，蝶子绝对不会可怜兮兮地主动说什么“父亲好赌博，被人家骗了田地”等鬼话，这是由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蝶子的性格决定的。可是，她也不好真的就哭着对人家说：“他们就是不让我当艺伎，世上还有如此薄情的父母吗？差点儿就闹得和他们断绝关系了。”每当这时，她总是岔开话题说：“我父亲和老爷您一样一表人才。”这种做法虽说很不好，可也看上去可爱动人。蝶子天生一副好嗓子，无论什么样的酒席，她都会尽情地大喊大叫，喉咙和额头都暴出了青筋，拉门也被震得作响。她的歌声充满魅力，是热闹的酒席不可或缺的艺伎，也就是说，她卖的就是轻浮。可是，她却唯独对一个人说了真话，就是与她相好的廉价化妆品批发店老板的儿子。

此人名叫维康柳吉，三十一岁，有家室，孩子今年都四岁了。他和蝶子刚认识三个月就好上了。柳吉替中风卧床的父亲经营买卖，卖的都是些理发店用的香皂、雪花膏、发



蜡、化妆水和篦子之类的东西。听说他们家是家批发店后，蝶子去理发店刮脸的时候，总会留意店里使用的化妆品的商标。一天，路过柳吉位于梅田新道的店铺时，蝶子看到身着短上衣的柳吉正在监督工人们装货。他时而取下夹在耳朵上的笔，刷刷刷地在账本上飞速写着什么，时而把它叼在嘴里拨弄算盘，样子看上去很是勤快利落。两人的视线一旦碰到，蝶子便会害羞得面红耳赤，而柳吉却只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时地暗送秋波。这越发让他看上去是规矩之人。柳吉稍稍有些口吃，说话的时候总是嘴巴朝上地嘟囔着什么，蝶子老早就觉得他的这个动作显得很聪明。

蝶子认定，柳吉绝对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还四处跟人家说。结果，大家私下里都议论说，他们俩的关系一定是女方主动的，对此蝶子定无反驳之言。柳吉喝醉酒后总爱唱净琉璃的高潮部分，那张脸再配上低沉的哭腔，大家这么判断也无可厚非。他最喜欢吃的就是夜市上卖的两钱的味噌炖猪皮，因此还得了个绰号——猪皮先生。

柳吉对一切好吃的都喜欢，还经常带蝶子去卖好吃的店。照他的说法，北边没有什么好吃的，好吃的东西都在南边。而且，高级餐馆也不行，说得难听点，在那种地方就是扔钱罢了。倘若真想吃美食，就得跟在他的后面，他肯定不会走进高级餐馆，最多也只是高津的汤豆腐店，一般吃的净是些花不了几个钱的低档菜。比如，夜市的炖猪肉、粕馒头、戎桥筋等。这些小店从外观看上去都不是领艺伎应



该去的地方，开始时蝶子也想过，为什么偏偏来这种地方，可柳吉却解释说："怎……怎……怎……怎么样，好吃吧，这……这……这……这么好吃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可是吃不到的啊。"再一吃，果然美味无比。

白色的短布袜被胡乱地踩踏，惊得人"啊"地大叫起来，这反倒激发了人的食欲；拿着那种下三滥的小吃边走边吃，反倒成了小小的祈祷。在拥挤的客人间猫着腰穿梭前行，也并不给北新地的当红艺伎掉价。第一，柳吉虽然总带自己吃些便宜东西，可是从腰带、和服、长衬衣，到细绦带、腰包和草屐，他为自己破费了很多，因此没道理说他小气。他还送了自己一些雪花膏、篦子之类的小东西，虽说也不值钱，可蝶子还是偷偷地欢喜地用着。而且，父亲至今还在靠一钱天妇罗辛苦地赚钱。跟随柳吉大人四处游玩的时候，她总会不由想起父亲那满是油污的双手，跟在柳吉后面走着走着，会逐渐伤感起来。

两人关系越来越深，柳吉来找蝶子的次数也越发频繁，他们有时还会到远处旅行。可是蝶子终究还是知道，柳吉没钱了。

柳吉的父亲即便在中风卧床不起的时候，也忘不了把银行的存折和印章藏在被子下面，柳吉根本没法下手拿走。总之，他能够自由支配的钱是有限的，靠着从理发店等客户那里收到的款子多少还能维持开销；可眼看着欠的债也越来越多，柳吉的脸色吓得发白了。这期间，蝶子送给柳吉一双男



式草屐。附送的信上还写道："您好长时间没来了，我很担心。真想跟您说说舌……"把"说说话"写成了"说说舌"，这封只有柳吉看得懂的信不知怎地传到了病人那里。老父亲把柳吉叫到枕边，教育了他好几次，可就是没用。老父亲绝望了，心想现在自己这副身子又不能打他、揍他，真是悲哀啊，他气得眼眶里泛出泪水。年轻的妻子故意把五岁大的女儿抱在膝盖上，脸朝上看。她已暗下决心回娘家去了，只是强忍着没歇斯底里地叫出来罢了。柳吉很沮丧，心里嘀咕，都怪蝶子这个爱出风头的家伙，可他并没有不领蝶子的情谊。那双草屐很是讲究，上面印着戎桥"天狗"的商号，鞋带还是蛇皮做的。

老父亲已经发话说："你要是以为连锅底下的灰都是自己的东西，可就大错特错了。我要跟你这种私奔之人断绝关系……"他顽固得就连母亲在世的时候都被气得大哭，现在若不暂时离家，看样子这件事是不会收场。刚出了家门，柳吉突然想起，有笔东京的款子还没去收呢，粗算了一下有四五百块，他这下总算愁云消散了。他马上来到常去的茶屋，叫来蝶子，商量不如干脆私奔吧。

第二天，柳吉在梅田站等着，蝶子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大踏步地横穿过站前的广场。她把头发盘了起来，看上去鲜活得反倒不大真实。柳吉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们马上登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

他们在八月末湿热难耐的天气里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东奔



西走，虽然离月底还有两三天时间，却死皮赖脸地央求人家快些付款。就这样，他们总算筹到了三百块，然后直接去了热海。柳吉想找些专在温泉里陪人作乐的艺伎来玩，蝶子骂他，然后考虑起两人今后的去向。他们当然不能长久地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可柳吉心里想的是：说是断绝关系，只要道个歉就能回去。因此只是一个劲儿地说着“没事儿，没事儿”。蝶子一直觉得连声招呼都不打地从雇主那里跑出来不大好，可柳吉根本没顾忌到她的心思。艺伎来后，蝶子使出浑身解数，惊艳全场，本地的艺伎都说“大阪来的艺伎就是没法比”，这多少让蝶子感到些许安慰。

就这样过了两天。中午时分，四周忽然嘎嘎地响起奇怪的声音，紧接着剧烈地摇晃起来，同时响起“地震啦”、“地震啦”的声音。蝶子倒是抓住了拉风门，可又突然瘫倒，然后“啊”地大叫一声坐到了地上。柳吉紧紧地贴在另一面墙上死也不放手，一句话也不说。那个瞬间两个人心里都为私奔一事深深后悔了。

在避难列车里他们也没怎么说话。总算到了梅田站，然后直奔盐町的种吉家走去。半路上看到电线杆子上贴的都是让人惊心动魄的关东大地震的号外。

种吉正借着西下的夕阳炸天妇罗，一看到两人的身影，惊得话也说不出来。在那张晒得黝黑的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的东西流了下来。他们站着聊了一会儿，从种吉嘴





里得知，雇主事后马上就通知了蝶子失踪的事情。种吉他们心想蝶子一定是轻信了坏男人的话被卖掉了，他们担心她是否活着，挂念她在哪里干什么，晚上都睡不着。听了“坏男人”几个字，蝶子变了脸，然后指着呆站着只顾啪嗒啪嗒扇扇子的种吉介绍说，这是她的某某，云云。种吉只寒暄了一句“哦，欢迎”就打住了，他慌慌张张地连柳吉的脸都没好好看看。

阿辰一看到女儿的脸，就把和服袖子掩在脸上。好不容易不哭了，才把两手撑在地上，冲着柳吉问候道：“这次，小女承蒙……”还说，“蝶子的弟弟信一上小学四年级了，今天还没放学。”柳吉不知道该寒暄些什么，只是半口吃地说着天气如何。种吉去买冰水了。

四铺席大的房间里，银蝇乱舞，密不透风，闷热得仿佛能发出“吱”的声音。种吉把草莓冰水装在箱子里提回来了，大家默默地喝着。末了，蝶子讲了去东京前后的大致经过，种吉听了大吃一惊地说：“真可怕，东京居然地震了。”这下大家总算有了话题。父母听说他们是乘坐避难列车九死一生地逃回来的，不停同情地说“辛苦了”。这下，两个年轻人，尤其是柳吉总算安了心。“真不知如何道歉才好”。柳吉流利的说辞让种吉和阿辰诚惶诚恐。

借来母亲的浴衣换上后，蝶子下了决心：一旦跑了就不能再厚颜无耻地回雇主那儿去，她要与同样从家里跑出来的柳吉同甘共苦。蝶子说她不想再当艺伎了，种吉说只要你喜



欢怎么样都行，话里流露出对女儿的怜爱之情。蝶子向雇主预借的款子不到三百，种吉决定按月分期偿还。柳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沉默，他说不如我去求老爷子吧。种吉却大手一挥地说道："您要是那样我们可过意不去。"对此，柳吉也没有异议，说："太对不起伯父了，我简直不好意思见您。"接着，阿辰转向柳吉，跟他讲起蝶子的事，说她除了荨麻疹之外连感冒都没得过，找遍全身也没有一处伤痕，把她养活这么大受的苦可真是……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柳吉听上去却觉得刺耳。

他们在种吉的小房子里无所事事地待了两三天，最后，在黑门市场的小巷里借了间二楼的屋子过起了日子。楼下住的是做装便当和寿司的木盒子的手工匠人，二楼六铺席大的房间本来是放木盒子的，先付了七块月租才借到。很快他们的日子就没了着落。

柳吉没有工作，因此挣钱的任务自然落到了蝶子头上，她不想再去帮佣，最后只能去做酒席上的临时艺伎。有位名叫阿金以前也在新地的北部一带当过艺伎的中年女人，现在高津开了一家店，专门替人联系艺伎工作。所谓临时艺伎，是指在宴会或婚礼等临时雇用的会唱歌跳舞的女招待，给的薪水比真正的艺伎要少得多，因此很受小宴会的欢迎。阿金联系了几名艺伎出身的人，分派给她们工作，从中抽取佣金，赚了不少钱，还专门装了一台电话。一次宴会，从傍晚



到深夜的薪水是六块，除去中介的分成，能赚到三块五十钱；婚礼的时候能赚到六块，连上红包和小费之类收入不算差。听了阿金的游说，蝶子也当上了临时艺伎。

蝶子提着装着三味线的小箱子乘电车来到指定的地方，马上就开始工作，又是端菜又是烫酒。三名临时艺伎围着三四十位客人斟一圈儿酒下来就让人够受的了，宴会结束之后更是麻烦。每当碰到想借着统一的会费玩个痛快的客人，不是被要求弹就是被要求唱，片刻都休息不得。一会儿弹浪花节的三味线，一会儿模仿别人说话，正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又被要求跳安来节舞。好在蝶子生性爱热闹，所以也不觉得辛苦，而是尽心尽力地干着。客人都说，干这个比艺伎强吧。蝶子觉得很难过。看着那些说出真实年龄会吓人一跳的、上了年纪的同行，每当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都会为了多拿些红包学着年轻女子的样子忸怩作态，她就觉得不是滋味。夜深后乘坐电车回家，在日本桥一丁目下车，穿过黑门市场——那里除了野狗和捡破烂的在翻着垃圾箱之外没人经过，静得只剩下飘荡在空气中的腥臭味——来到小巷，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香气。

那是山椒煮海带的香味。柳吉说，把上等昆布细心地切成半寸见方大小，然后和山椒一起放到锅里，多倒些龟甲万的浓酱油，用松树木炭烧的小火咕嘟咕嘟地煮上两天两夜，味道就会好得跟戎桥的“小仓屋”卖的山椒海带一样鲜美。他还说，为了打发时间，从昨天就开始煮了。不要让火灭了和时而搅拌一下两件事很重要，因此今天一步都没出门，就



连原本每天都要花掉的一块零花钱都没碰。柳吉一见蝶子的身影，就一边用长竹筷在锅里搅拌着一边说道："怎么样，现在煮得正好。"蝶子对柳吉从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眷恋，可她天生不会向男人献媚。她解开和服，连长衬衣都没脱就一下子瘫坐下来，如此说道："什么，还在烧呀？花这么多闲工夫干什么呢？"

柳吉把二十岁的蝶子称作"大妈"。"大妈，零花钱不够了。"柳吉手上只要握有三块钱，白天就靠下将棋消磨时间。晚上就到二井户的一家名为"大哥"的便宜咖啡馆去，摸着女侍的手说："跟我一起唱几句怎么样？"阿辰对种吉说，这样下去蝶子太可怜了，可种吉说什么"人家毕竟是少爷，见怪不怪了"，并不指责柳吉，反倒同情地说什么"人家连老婆和孩子都不要了，住在二楼上也没说什么，这都怪蝶子不好"。蝶子觉得父亲能为柳吉考虑很是高兴，自己吃的苦也算值了。蝶子对柳吉说"我的爸爸，还真不错"，可他只是有气无力地回答"嗯"，听不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表情让人无法捉摸他到底在想什么。

年关临近了。一到年底，大家都忙碌起来。一天，柳吉说要去拿正月穿的礼服，就去了位于梅田新道的自己家。蝶子仿佛被泼了凉水一般心寒，可最终也没能把"别去"二字说出口。当天晚上，有宴会的工作，蝶子像往常一样提着装三味线的小箱子出了家门，可心情却很沉重，她无法把柳吉



回家取礼物一事想得那么简单。那里不仅有他的妻子还有孩子。那天，她的三味线声并不出色，好在歌唱得很大声，拉门上的纸都被震颤了。终于结束了，她冒着大雪一路飞奔回家，柳吉已经回来了。他在火盆前弯腰坐着，被酒染红的脸快要钻到火盆里面去了，那呆呆静坐的模样，看上去没有一点生气。蝶子放心了。柳吉说，老父亲看到他之后朝他怒吼道："来干什么？"妻子从这里注销了户口回到娘家，女儿由柳吉的妹妹笔子代为照看，连孩子也没让他看上一眼。听说柳吉跟蝶子成了家一事，老父亲发怒了，准确地说是鄙视地笑了，他还说了好些有关蝶子的难听话。蝶子嘴上平静地说道："说我也是应该的。"可她心里却暗暗地对柳吉的父亲说，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让柳吉出人头地给你们看看，不用你们管。她还暗想，我从不打算接替他的前妻当什么夫人，只希望让维康能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男人。这话多少有些说给自己听的味道，蝶子兴奋得差点流下眼泪。这股心劲儿加上柳吉回来的喜悦让蝶子晚上兴奋得无法入眠，她睁大眼睛盯着低矮的天花板。

蝶子从很早以前就用宣传单订了个记账本，在上面记着菠菜三钱、洗澡费三钱、卫生纸四钱等，靠此削减开支。除了柳吉每天的零花钱之外，她对每笔钱都精打细算，舍不得浪费。当临时艺伎挣来的钱一半都存了起来，对这笔钱她也很是谨慎。蝶子平常连一钱、两钱的小钱都不舍得用，衬领也不换，脏得都起垢了。种吉想要些进货的钱，说正月里得



采购材料，蝶子却说“我怎么可能有钱呢”。阿辰又来说什么“那你怎么有钱让维康去咖啡馆”？可蝶子就是不答应。

新年到了，正月也过去半个月了。知道断绝关系一事是真的以后，柳吉颓丧得让人可怜。况且，他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蝶子劝他把孩子接过来，可就是不见他有什么动静，他也许还心存幻想总有一天能回家。可是，跟孩子分开到底让柳吉很是落寞，这也让蝶子不大好受。一天，他碰到了以前的玩伴，他本来就好这口，加之好久没有喝过，于是在人家的邀请下喝了个大醉。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偷偷把钱从蝶子藏的存折里取出来，说什么要回昨晚的礼，然后呼朋唤友地到难波新地寻欢作乐去了。两天之后，钱花光了，他像一个丢了魂儿的男人一样摇摇晃晃地回到了位于黑门市场的小巷里的大杂院。“你还没忘了回来呀。”蝶子说着，抓住柳吉的脖子将他按倒，咯噔咯噔地像捶背似的敲着他的脑袋。“大妈，你在干什么呢？别乱来。”可是，柳吉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柳吉说头因宿醉疼得厉害，便盖着被子哼哼唧唧地睡下了，蝶子照着他的脸狠命一击，然后出了门。她在千日前的爱进馆听了京山小圆的浪花节，可一个人总觉得没有意思，就出来了。因为两三天都没怎么吃饭，她突然感到肚子饿了，就在乐天地旁边的“自由轩”吃了碗加鸡蛋的咖喱饭。“自由轩的咖、咖、咖喱饭，在米饭上盖着鳗鱼，很好吃。”她想起柳吉以前说过的话，又在咖喱之后喝了杯咖啡，胸中突然涌出一股甜甜的味道。她悄悄地回家一看，柳

吉在打呼噜；冷不防地使劲推他。柳吉睁开惺忪的眼睛，蝶子就边说着“真是个傻瓜”边撅起小嘴向柳吉的脸贴了过去。

第二天，二人一同前往自由轩，回来的路上还一副恩爱夫妻模样地顺道去了位于高津的阿金家。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阿金，对柳吉说了些牢骚话。阿金的老公过去在北浜一带很有势力，他替金子赎了身，让她当上续弦夫人，可没过多久家世就衰败了。阿金现在经营着艺伎中介店，老公忍辱在北浜的交易所做了书记员，也就是所谓的“共同劳动”。人们常说老公的衰败全都怪阿金，可他们现在的生活证明，人们没资格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阿金试探着对柳吉说：“维康先生，您也不要光玩，工作总得……”可柳吉却无任何表情。阿金事后对蝶子说他猜不透维康先生的心思，蝶子听了觉得脸上很没面子。然而不久柳吉就找到了工作，蝶子赶快跟阿金报告，虽说不能因此觉得有多光彩，可毕竟值得高兴。

朋友说有个到千日前的“伊吕波牛肉店”旁边的剃刀店上班的工作，每天从早晨十点工作到夜里十一点，便当自带，月薪二十五元，如果同意的话可以帮柳吉介绍。柳吉无法说不愿意。那家店卖的都是安全剃刀、刮脸刀、小刀等与理发有关的物品，这工作对跟理发店打过交道、经营过化妆品的柳吉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人家前前后后费了很多力，也不好拒绝。那家店又细又长，门口很窄，却异样地长，因此白天太阳也照不到里面，为了省电灯也不开。柳吉



坐在昏暗处一边捅着火盆里的灰，一边看着门外的行人，那里的光亮明得竟像假的一样。而且正对面就是公共厕所，臭烘烘的味道简直难以忍受。厕所旁边是竹林寺，对着大门的右侧是卖冰镇矿泉水的，左侧——即离公共厕所近的地方在卖烤年糕。年糕上涂满酱油，烤得松松软软且金灿灿的，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可就是没有买的欲望。柳吉回家后说，年糕店的夫妇俩从公共厕所出来连手都不洗。说到工作内容，那可轻松。橱窗里展示的广告人偶不停地晃动身体、打磨刀片，客人看到都觉得很有意思，被吸引着走进店里后，柳吉只要走出来说声“欢迎光临”就足够了。蝶子也鼓励他说：“这不挺好的吗。”

柳吉在剃刀店坚持了三个月，到底还是跟老板吵架生了气，总是隔三差五地休息。蝶子对他的借口深信不疑，早上也不叫他了。就这样，他拖拖拉拉地把工作辞掉了。蝶子更加投入地干起了临时艺伎的工作。有些宴会的组织者甚至觉得，必须单独塞给她一个特别的红包。然而，红包是跟一起干活的艺伎平分的，虽然自己也觉得很不合算，但也正因为此，她的人缘很好。每当别人奉承地叫她“蝶子小姐、蝶子小姐”，她就得意起来，借给她们两三块小钱；可刚给就后悔了，但又不好明显地催促，只能说些好听的话，暗中让人家读懂快点儿还钱的意思。五十钱也会让她的心如针扎似的疼，可唯独对柳吉，他要零花钱的时候蝶子总会大方地递给他。柳吉每天百无聊赖，尤其是偷偷去过梅田新道之后，那

副生闷气的样子尤为明显，蝶子注意到了这一点。老父亲不愿恢复父子关系一事大概是柳吉郁闷的原因，这一方面让蝶子暗地里松了口气，可更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因此，就算明知柳吉经常到咖啡馆去，她也尽量提醒自己不要吃醋。她默默地把钱递给柳吉时的心情，并不如常人想象的那样轻松。

柳吉的妻子回娘家之后患肺病死了，蝶子听说这个消息后偷偷跑到法善寺的“结缘处”拜神，还狠心捐赠了蜡烛。因为睡醒后老觉得心慌，她还特意为柳吉的妻子求了一个法号在神龛上供奉起来。看到头上就是前妻的牌位，柳吉总觉得别扭，可又不能说“少多此一举”之类的话。柳吉很聪明，他知道说了就会闹矛盾，反倒会引起麻烦，也从未当着蝶子的面拜过。蝶子每天早晨都要把佛龛的花儿换掉，忙碌得一刻不停。

两年后，积蓄已经超过三百元了。蝶子想起当艺伎时候的事，向种吉打听：“已经全部帮我还清了吗？”“当然，放心吧，看。”种吉说着还拿出了证明。母亲阿辰还兼职做些赛璐珞人偶，弟弟信一也帮着卖卖报纸。蝶子虽然知道这些情况，可一想到他们究竟是怎样才替自己还清的，就不由得眼角发热。她终于主动地分别给了弟弟五十钱，阿辰三元，种吉五元。这下，积蓄正好变成了三百元。这期间，柳吉找艺伎作乐花了约一百元，存款又减少到了两百元。蝶子哭都没处哭。傍晚，她灯也不开地坐在六铺席大的小黑屋的



正中央，一边抱着路膊喘着粗气，一边凝神盯着纸拉门上的破洞。柳吉也捂着被蝶子用三味线的拨片弄出的伤痕，只是呆呆地坐着。

再也找不到省钱的办法了，可蝶子为了尽快补回那一百块，还是费了很多心思。去宴会工作时穿的衣服，实在不行了才拿去重新染一下，再不就是每逢换季的时候到当铺去换些回来，甚至到了遇见和服店的人都不好开口的程度。就这样，不到半年存款就变回了原来的数额。蝶子心想，一直借住在二楼会被人家看不起，不如借此机会租一套房子做些烤红薯之类的买卖。她很快跟柳吉说了此事，他只是似乎不大感兴趣地回了一句“是啊”。可是，第二天柳吉就一声不吭地来回转悠，还在高津神社坡下租了一个横宽一间、纵深三间半的店铺。他雇木匠改装了两天，自己也搭手帮忙，借着过去工作的经验和人脉，托剃刀批发商送来货物，立刻开了家卖剃刀的新店。卖的东西从安全剃刀的可替换刀片、挖耳勺、痒痒挠、鼻毛夹、指甲刀等小东西，到电动剃须刀等西式剃刀，柳吉把客源锁定在了从澡堂出来的客人，才特意在澡堂的正对面借了店铺，这让蝶子着实一惊。开店的前一天，看到一起做临时艺伎工作的同伴们送来了座钟当贺礼，她说“欢迎”时的语气也大不一样。为了表扬柳吉，她还说：“丈夫总算肯踏踏实实地工作了。”柳吉挽着袖子忙忙碌碌地擦着货架，那身影有时看上去还是不大像个真正的男人；可女人们都很感动，觉得维康先生只要本人愿意，也还

是个能干活的。

开店的当天早上，蝶子干劲十足地坐在店里，恨不得在额头缠上头巾。晌午时分，柳吉小声地嘟囔说“客人怎么不来啊”，蝶子对此毫不理会，只是眼睛瞪得像盘子一样大地死盯着外面的过路人。过了中午，终于来客人了，卖掉一片剃须刀片，收了六钱。夫妇两人齐声说着“谢谢惠顾”、“欢迎再次光临”，服务周到得反倒让人有些不舒服。不知是风水不好还是新店的原因，那天只来了十五个客人，而且买的净是些刀片之类的东西，营业额总共还不足两元。

老顾客怎么也抓不住，接连好几天卖的都是些挖耳勺和刀片之类，营业额少得让人寒心。两人也不知还有什么能聊的，只是你看我、我看你地互相看，无聊地看店，这更让他们感觉耻辱。柳吉提出来，为了打发时间，他想趁中午的一两个小时去学习净琉璃，蝶子对此也不好阻拦。以前的时候，柳吉常悠闲自在地去，后来有所顾忌才不去了。现在做起了买卖，才又起了这个念头。蝶子能够理解柳吉的感受，她私下里甚至觉得难受。柳吉拜了附近的下寺町的竹本组升为师，说好学费是一个月五元钱，然后到二井户的天牛书店搜来一些二手书，每天到点出门。那副大摇大摆的样子，好像在说就算把精力全投到买卖上去，客人不来也没有办法。就连看店的时候都照着书学习，不时还干吼几句，可那声音实在差劲，让人都没有心情主动赞扬他几句。钱就这样被吃掉了，蝶子决定再去做临时艺伎。重操旧业的当天晚上，蝶



子终于痛彻地体会到，这工作可真累啊。可在酒席上，她还是以挣钱为先地工作，非要让全场为她一人叫好，她的这种天性还没丢掉。只要蝶子傍晚一出门，柳吉就会赶紧关掉店门，跑去二井户的市场的小摊上买什锦菜饭和咸酱汤吃，还会配着酸甜口味的凉拌贝壳喝酒。付过六十五钱的账后还觉得便宜，接着又到一家名为“一番”的咖啡馆点些啤酒和水果，豪爽地给他中意的女侍小费，这样一来，十天的收入转眼就飞走了。虽说靠着蝶子的临时艺伎的工作好歹维持着生计，可柳吉用得实在太多，欠剃刀批发店的钱也越积越多。坚持了一年之后，好在有人肯买，他们终于决定把店关掉。

两天的关店大甩卖挣来的一百多元和转让店铺的一百二十多元，加在一起共有二百二十多元。他们用这些钱还清了欠批发店等处的款子后，剩下的连十元都不到了。

他们连借间二楼小屋的房租都预付不出来，因此找了很久的房子。期间，他们因常常出入阿金那里而认识了和服的行脚商。他说：“我们家的二楼空着，蝶子小姐的话，房租什么时候都好说。”多亏这样，他们才在飞田大门前街的小巷里借住了下来。柳吉照旧去学习净琉璃，还常去附近的一家挂着红色门帘的、一杯咖啡五钱的咖啡店消磨几个小时。而蝶子，只要有工作，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她在临时艺伎中也算老面孔了。如果成立一个工会什么的，肯定能当上干事，就连年龄比她大的都要称呼她为“蝶子姐姐”，可这也没什么可得意的。和服的裙摆磨光了，蝶子自己看了都觉得

不好意思，她早就想买件新的了。再者，楼下就是专卖和服的行脚商，连一幅铭仙的料子都不买的话从情理上也不好意思，蝶子忍着拼命存钱。她还觉得，如果不能再开一家店的话，就还不了父母的恩情，自己也对不住自己。

过了三年，总算存够了两百元了。柳吉肠子不好，时常要去看医生，因此花钱的地方也多，钱总是存不住，这让蝶子急坏了。等到有了两百元，她找柳吉商量，说："难道没什么赚钱的买卖了吗？"柳吉根本不感兴趣，只说"靠那些小钱又能干些什么"。一天，他在飞田的花街柳巷里转瞬就花光了其中的五十元钱。妹妹马上就会招一个上门女婿，负责管理梅田新道家里的买卖。这个传闻四五天前传到了柳吉的耳朵里，虽说蝶子早就预料到柳吉会因此郁郁寡欢，可一天之内把钱全花在妓女身上，也着实让她愕然。柳吉耷拉着脸刚一回来，蝶子就突然抓住他的领子将他按倒在地，然后骑在他的身上，使劲地掐着他的脖子。"难、难、难、难受，大妈你干什么呢？"柳吉吧嗒吧嗒地扑腾着脚。蝶子觉得这次要是不尽情地打骂一番就不能解气，于是又是打又是掐。最后，柳吉哭着大声说："请你饶了我吧。"可蝶子就是不松手。只是听说妹妹要招上门女婿就自暴自弃起来，蝶子觉得这样的柳吉很可怜，而不是可气，她的打骂中满是痴情。柳吉逮着机会哼哼地叫着下了楼，四处乱窜，最后躲到了厕所里。蝶子没有再追下去。楼下的女主人责备她说，妇道人家怎么这样。蝶子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用袖子拂面，双



肩抖了起来，没成想这样看来倒多了几分女人味儿。女主人的丈夫比自己年龄小，她以前就没说过蝶子的好话。每天早晨做味噌汤的时候，只要看到柳吉挽着衣袖在削木鱼，她就真想脱口说句“让老公干那种事儿好吗”。他不知道，柳吉只是嘴巴挑剔，为了做出自己喜欢的味道才亲自动手削木鱼的。云游商也深有同感。他和蝶子、柳吉曾三人一起去千日前听过浪花节。剧场里很拥挤，不知是谁调戏了几句，蝶子竟“啊”地大闹起来。见此，他觉得蝶子真是个厉害的女人。柳吉好像很没面子似的一个劲儿地眨着眼睛。他很同情柳吉，回家还跟老婆说了此事。夫妇俩私下里总是议论“她再那样肯定会被维康嫌弃的”。果然，一天，柳吉照常出门，过了好几天也没有回来。

过了七天柳吉还不回来，于是蝶子哭丧着脸去了种吉家，说柳吉一定是在梅田新道的家里，拜托种吉悄悄地去看看情况。种吉虽然不好拒绝女儿的请求，可觉得一旦被已经想分手的男方发现，不知人家会怎么看自己，就没答应。“事到如今你还迷恋什么。趁早分手也是为自己好。”蝶子听了反驳说，这难道是父母该说的话吗。她情绪激动地吵了起来，然后直接去了新世界的算卦摊。“你尽心尽力为男人的苦心反倒会招致恶果。一般说来，这种星象的人……”问过年龄得知是丙午年生的后，算卦的又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总之，哪方面运势都不好。“男人的心在向北倾斜”。蝶子听了不由一惊。梅田新道就在北边。付钱出了门，可又

不知该往哪儿去，只是在盛夏太阳最毒的时候快步走着。她想起了在热海的旅馆里碰到的地震。那天也很热。

第十天，正好是地藏盆节，因为小巷里也要跳盆舞，蝶子硬被叫了出去。她重复地弹着单调的曲子，时而也会在曲调中穿插些变化。正弹着，她突然瞧见柳吉正在绘行灯底下一步一停地慢慢走着。蝶子“砰”地停了三味线的弦，然后马上带他上了二楼，还没说话就先把身子靠了过去。

过了两个小时，柳吉说电车就要没有了，然后就要回去。就在短短的时间里，柳吉说了如下事情。他这十天来赖在梅田的家里不走，是早就打算好的。如果妹妹招了上门女婿的话，自己肯定就会被剥夺继承权。那边觉得自己肯定会忍气吞声，这招太狠了。于是柳吉才跑到梅田的家里，每天当面谈判，可也没有多大用处。对于抛妻弃子、跟喜欢的女人一起生活的人来说，本来就没有胜算。可柳吉觉得就算断绝了关系，也还是应该要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要不以后就不好说了，固执得一步也不肯让。可老父亲又是怎么说的呢，说到这里，柳吉让蝶子不要介意。“跟那样的女人一起生活，给他钱也是白搭，到头来只会被女人骗走。真想要钱的话，就跟女人分开。”父亲说完再没说什么。这时，柳吉对蝶子说：“我们就要在这里演戏一番。如果假装跟你分手巧妙地骗过父亲，拿到自己该拿的部分，就算被断绝父子关系，就算被当做恶神，也能靠着那笔钱做些轻松的小买卖，两人白头到老地生活下去吧。总让你当临时艺伎我也很难



受。明天我家的仆人会来。蝶子，我希望你能果断地跟他们说咱们分手了。不是让你真心这么说的。演、演戏罢了。一拿到钱我就回来。”蝶子听了，心里感到既甜蜜又不安。

第二天一早，她就拜访了高津的阿金。听她讲完，阿金说道：“蝶子，你被维康骗了。”真不愧是历经过风雨之人。听到维康第一次瞒着蝶子到梅田去的时候，阿金就劝蝶子不能轻易上他的当。她认为，也许柳吉心里打算的是，只要蝶子说了分手，就会圆满帮他实现回家的愿望，他就一直住在梅田的家里了。可阿金也并非断定柳吉就是很坏。她又想，就算家里开着化妆品批发店，可要是父亲不让他掌权，柳吉也没有办法。毕竟，柳吉还有孩子。可这些话阿金终究没说出口。只要蝶子不开口说分手，柳吉就没法回自己家去。总之，如果想让柳吉回到自己身边，就“决不能说分手”。蝶子照着阿金说的做了。比起撒谎说分手，毕竟这种做法更容易些。而且，梅田那边的仆人很快就露脸了，还在准备分手费，要是拿了的话，两人的关系大概就会从此断了。

过了三天，柳吉来了。一看到高高兴兴的蝶子，他就满脸不高兴地说：“傻瓜，就因为你的一句话一切都完了。”蝶子向他说了分手费的事后，柳吉说：“你拿了的话，跟我分到的钱不就是两份了吗？你多少也拿出些态度啊。”蝶子终于明白了他的想法，然而阿金的话仍旧在她心头挥之不去。

没跟父亲要到钱，就找妹妹死皮赖脸地磨来了三百元。



把这些钱与蝶子的存款加在一起，拿它做些什么小生意吧，这次是从柳吉嘴里主动说出来的。开剃刀店有过惨痛的经验，所以不能再开，可其他也没有什么能让柳吉感兴趣的。想来想去，蝶子想说只能开家烤红薯店吧……正在发愁的时候，她忽然想到，关东煮店不错。跟柳吉一说，他相当起劲，还说："这、这、这真是个好主意，我要拿出我的本事做好吃的。"正在找合适的店铺之时，正巧附近的飞田大门前街道上的一家小关东煮店正在出售。现在开店的是一对老夫妇，可这里民风不好，客人也档次不高，连老实听话的女店员都待不长久；可要找个厉害的女老板又会被看不起，他们正为人手不足而发愁，所以才要打算卖掉。一谈，对方出人意料地同意以三百五十元的价格把店铺附带一切工具卖给他们。一楼全是灰泥墙，是店铺。睡觉的地方只有二楼一间四铺席半大的房间，而且天花板低得头快要顶住了，很阴暗。好在出入妓院的人很多，再加上店铺开在拐角处，不管是店铺的格局还是出入口的设计都非常好，所以一听到那个价格，柳吉他们就飞奔过来成交了。开店之前，他们经常去法善寺的正并丹吾亭和道顿崛的梅等地，只要看到关东煮的招牌就掀帘子进去，调查人家的口味、酒类品种等做生意的方法。种吉听说他们要开关东煮店，就说了自己想帮忙的想法："不管是虾还是鱿鱼，只要是天妇罗就交给我好了。"柳吉却委婉地拒绝说："小菜倒是会有，可我们不打算上天妇罗。"种吉觉得很遗憾。"这种事儿见过吗？"阿辰嘲笑



种吉，还说："他们觉得让我们帮忙会吃亏。谁会要他们一文钱啊。"

他们从两人的名字里各取一字，起了"蝶柳"这个店名。终于要开张了。因为当时暑气还未散尽，他们索性购来一台生啤酒桶，本来还焦急地担心卖不完可就完蛋了，没想到竟然卖得不错。他们没雇别人，就靠夫妇俩自己干。因此从夜里十点到十二点人最多的时候，忙得头昏眼花，连解手的工夫都没有。柳吉身穿白色厨师服脚踩高齿木屐，不时地瞅钱盒儿眼。每当进账多的时候，他还会吆喝几声"欢迎光临"，那声音高亢得明显与开剃刀店时不同。有的时候，不男不女的走街串巷的艺人会进来卖场，弹儿曲青柳，会更热闹。不过，这附近氛围不大好，总有些品行不好的人喝醉了吵架，柳吉在一旁吓得心惊胆战，蝶子靠着以前历练的经验，总能把客人们弄得服服帖帖的。当然，她并非使用了媚眼之类的女色。

为了等着去逛妓院，很多客人很晚都会待在店里，因此收摊的时候东方已经泛起了紫色。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到二楼那四铺席半大的房间里刚想打个盹儿，闹钟就"叮——叮——"地叫起来。他们穿着睡衣跑到楼下，还顾不上洗脸，就把"供应早餐，四菜十八钱"的招牌拿了出去。他们是瞅准了逛完妓院早上回去的客人，推出了包括味噌汤、煮豆、咸菜和米饭四个品种共十八钱的早餐。他们早就预料到这是小本买卖挣不了几个钱，可有的客人还会点瓶

啤酒什么的，生意越做越好，也能强忍住瞌睡。

秋意渐浓，风吹上去凉飕飕的，这对关东煮店来说是最好不过的季节。没了啤酒之后，他们又添上了日本酒。付给酒行的钱总是用现金支付，信用好得连酒行都想给他们送块招牌。蝶子也不弹三味线了，它被白白地装在抽屉里。虽然不能说是因为这次开店柳吉出了一大半钱的缘故，可柳吉这次的投入程度着实让人无话可说。他们也没有休息日，每天都拼命地干活，因此也没有什么开销，钱存得很快。柳吉每天都要去邮局。因为这买卖很费体力，柳吉一觉得累就靠酒来补充体力。蝶子知道柳吉一喝酒人就不听使唤，就会开始大把大把地花钱的毛病，所以开始的时候提心吊胆；可终归是用来赚钱的酒，柳吉也有分寸。然而，蝶子还有另一个担心，而且这个担心永远不会断。喝多了酒柳吉就会胡闹，可小口小口喝的时候柳吉反倒会越发沉默，也许跟他天生口吃的毛病有关。没有客人的时候，每当看到柳吉坐在椅子上呆呆地想什么的样子，蝶子就会坐卧不安地想，他一定是在想梅田那边的事儿吧。

果然，被拒绝让他参加妹妹的婚礼后，柳吉很是消沉；拿了两百块钱出门之后，过了三天也没有回来。当时正是赏花时节，正巧连续几天是节假日，总不能关店。蝶子一人忙了两天。第三天，蝶子实在没心思，忙碌和担心让她体力不支，她就把店关了。那天深夜，柳吉回来了。侧耳一听，门外传来三胜半七的吟唱声。一定是柳吉没错。蝶子终于放下



心来，心想大半夜的还唱那么难听的净琉璃，这让邻居怎么想。于是蝶子接着一边唱，一边下了楼。柳吉的脚步声在门前停住了。他不再唱了，好像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嗒嗒嗒地敲了敲门。“谁呀？”蝶子故意问道。“我，你连我都听不出来了吗？”这样装疯卖傻地说了几句后，门外终于大声震了起来，“我是维康。”蝶子接着没好气地说：“叫维康的人有很多呢。”“我是维康柳吉。”看样子他已经猜到要被蝶子骂了。“维康柳吉跟这儿没有关系，现在正在哪儿花大钱呢。”蝶子仍旧刻薄地冷嘲热讽，可考虑到还有邻居，就打住开了门。“大妈，你也太狠心了吧。”柳吉站在门口紧皱眉头。蝶子急忙把柳吉拽了进去，不由分说地推到二楼。柳吉的头碰到了天花板。“疼！”“有什么疼的。”蝶子狠命地揍了起来。

柳吉发誓说再不会去外边拈花惹草了。可蝶子的打骂似乎并不见效，过了一阵儿他又开始鬼混了。回家的时候，总是害怕挨揍而脸色发青。蝶子也渐渐地发福了，打骂柳吉的时候会累得喘不上气来。

柳吉用来鬼混的钱数额相当惊人，逛妓院回来的第二天，连他自己都吓得脸色发白；酒也不喝了，只是默默地在锅里搅着。可四五天一过，他就说光喝些拿给客人喝的酒没出息，就把没兑过水的酒倒入酒壶，放到铜壶里烫酒。他明显是对做买卖厌烦了，喝醉酒就什么都不管了，不由得朝妓院走去。俗话说，鞋匠反而没鞋穿。自己的情况是，开店反

倒助长了柳吉的玩性，蝶子渐渐后悔了。刚想说可算是做了个挣钱的买卖，可最后就连付给酒行的钱也越拖越久。蝶子对柳吉说："看来只能关掉了。"柳吉当场就同意了。

"本店转让"的告示贴出去之后，店铺就一直阴森森地关着。柳吉每天都去学净琉璃。存下的钱逐渐变少了，却迟迟不见买家。蝶子暗想，得开始考虑再去做临时艺伎了。一天，她从二楼的窗户向大街上的行人看去，哪个人在她眼里看上去都像是客人，她想，现在不开店真可惜了。对面隔着五六家店的地方是个水果店，红、黄、绿交相辉映，看上去很有生气。进进出出的客人也很多。水果店真是个好买卖啊。想到这里，蝶子再也坐不住了，一等柳吉学净琉璃回来，就马上对他说："我们开家水果店吧。"可柳吉不大感兴趣。他想的是，等到实在吃不上饭了，去梅田要些钱就行了。

一天，柳吉像是去了梅田。回来一问，他说他去要钱了，接待他的是妹妹的上门女婿，那人一根筋，还是个小气鬼，结果一文钱也没要到，柳吉愤愤地说着。"就开家水果店吧。"柳吉接着一脸不快地说道。

他们用卖关东煮工具的钱改装了门面。进货还差很多钱，因此蝶子把衣服和头饰都送到当铺，还去阿金那儿借钱。阿金说了一会儿柳吉的不是，最后说道着："蝶子，你太可怜了。"然后借给她一百元。

蝶子拿着钱直接去了上盐町的种吉家里，说自己要开水



果店，让种吉来帮两三天忙。柳吉不知道切西瓜的诀窍，需要有经验的种吉指教，无奈之下，柳吉才开口主动说“求一下父亲吧”。种吉年轻的时候曾从阿辰的老家大和买来一车西瓜，切开后在上盐町的夜市上卖。那时候蝶子刚刚两岁，阿辰背着她，一家三口出动，一晚上卖出一百个西瓜。种吉回忆着往事，高兴地答应了帮忙一事。开关东煮店自己想帮忙却被柳吉拒绝一事，种吉根本没记在心上。开店那天，因为对面也有一家水果店，种吉还高兴地开玩笑说：“卖西瓜的对面又来一个卖西瓜的，这真是喜上加喜啊。对面水果店的冰块很多，靠冰镇西瓜吸引客人。自然，蝶子他们就必须靠西瓜块儿的厚度决一胜负了。其实，就算没这层原因，种吉的切法也很慷慨。柳吉在一旁小心翼翼地盘算，一个西瓜八十钱，一块卖十钱的话，要切成多少块才合算。种吉却说：“我们靠厚度招来客人，然后大赚一笔。”然后还起劲地吆喝着：“啊，西瓜，西瓜，好吃的西瓜便宜卖啦！”对面的吆喝声也不甘示弱。蝶子当然不甘心干坐着，也尖着嗓子“西瓜便宜啦”地叫起来。那声音听上去美妙动人，客人自然来了。蝶子在脖子上挂了一个皮包一样的钱袋，赚到的钱扔进去，零钱拿出来找零。

早晨，蝶子还去妓院挨家挨户地卖西瓜。“这西瓜可好吃了。”她的声音清脆得让人吃惊，笑起来脸上泛着娇羞和可爱，再加上性格爽朗利落，很受妓女们的好评，还对她说“明天再来啊”。有的时候，柳吉也会背着去卖，每当听到

人家说："姐姐呢？您可真有位好夫人啊！"柳吉就会紧绷着脸，事不关己似的当耳旁风。他那沉默的样子，让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玩起来就闹个天翻地覆的男人。

认真地学了四五天，柳吉终于掌握了切西瓜的诀窍。种吉正巧因一年一度的氏神祭被雇佣去当了临时的轿夫，便趁此机会离开了。回去的时候，他还再三嘱咐，苹果要好好地擦亮，水蜜桃绝对不能用手碰，水果不能沾上灰尘所以要一直用掸子扫灰。蝶子他们也照这样做了，可不知为何水蜜桃还是很快就烂掉了；又不能装饰到店里，只得含泪扔了。每天扔掉的数量很多。可减少物品的种类，店铺看上去会很寒酸。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急得没有办法。虽然赚钱，可亏的也得算上，他们渐渐明白，开水果店也不那么容易。

柳吉又没精神了，蝶子担心不会是又腻了吧。然而，柳吉却先病倒了。他以前就肠胃不好，去二井户的医院看过一段时间。这次，尿里带了血，小便一次足足需要二十分钟，真是难以启齿。以前柳吉得过怪病，蝶子嘴上虽生气地说"什么人呀"，可还是按照巫术把屋顶瓦上的猫粪配着明矾一起煎，然后偷偷让柳吉喝过。因为当时起了作用，她心想这次可能也一样吧，就瞒着柳吉放到了味噌汤里。柳吉啜了一小口，马上变了脸色，可他并没发觉有什么异常，还以为味道不对劲只是因为自己生病的缘故。对方没有察觉的话才会有效，于是蝶子暗自等着奇迹出现，却怎么也不见效。小



便的时候，柳吉甚至会痛得哭出声来。于是就带他到岛之内区的泌尿专科医院“华阳堂”看病，在尿道上插了管子看了大半天，医生说“膀胱不好”。接连看了十天，病情仍不见起色。柳吉眼看着瘦了下去。因为医院有时也会误诊，于是又去天王寺的市民医院请大夫看了看，果然错了。拍了X光片后查出是肾脏结核。他们怨恨起华阳堂医院来。因为医生说想要救命的话就住院，于是他们急匆匆地住了院。

因为要陪床无法开店，蝶子无奈之下只好把店关了。等着水果烂下去也怪可惜的，本想去求种吉照看几天。可运气不好的时候干什么都不顺，母亲阿辰四五天前病倒了，说是得了子宫癌。阿辰沉溺于金光教，总到那里求圣水喝，因此身体日渐虚弱，病倒的时候镇上的医生说已经救不了了。医生说就算做手术，照目前的身体情况估计也很难，阿辰既不想手术也不想住院，主动拒绝了。因为钱的原因，阿辰刚开始反对打针，可打了一次之后，身体仿佛要崩裂一般的疼痛顿时消失了，她终于踏踏实实地睡了个好觉。尝到好处以后，只要稍微有点儿疼，她就“打针、打针”地把种吉叫醒，也不管是不是半夜。种吉揉着没睡醒的眼睛朝医生那里奔去。医生拒绝说“那是吗啡，不能老打”。种吉就会眨巴着眼睛说“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弟弟信一在京都下鸭的一家当铺帮工，种吉打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叫他回来。种吉没有分身之术，蝶子只好断了念想，因为需要钱看病，她决定把店卖了。



这次还算走运，买家马上就找到了。二百五十元的进账马上就消失了。虽然定了要做手术，可手术之前必须给身体补充些体力，于是每天都要输两瓶国外的药。因为一瓶就要五元，所以住院费高得吓人。蝶子雇了护工，请她夜里帮忙照看柳吉，自己则又去做了临时艺伎。然而，这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马上就要手术了，要花的钱就摆在眼前。这次，蝶子的歌声也终于没了往日的风采。乘红电车回去的路上，两手插在腰带里，心思沉重，借阿金的一百元还没还上。

蝶子拖着沉重的步伐去了梅田新道的柳吉家。只有上门女婿一人出来见了她。蝶子把头伏在榻榻米上求着说，哪怕一点儿也好，可对方就是不答应。他还说了“自作自受”之类的话。“这家的钱由我管。你一根指头……”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蝶子就还口说：“我才不想被你动一根手指头呢！”接着大摇大摆地奔出门外。可刚一出门，她就泄了气。到种吉那里探望卧病在床的母亲。阿辰说：“别管我，快去维康那儿。”然后还说，“到医院去做饭就不方便了吧，家里熬了米汤，拌了菠菜，你拿一些回去吧。”阿辰这副好心肠跟菩萨也越来越像了，看上去一副将死之人的模样。

与阿辰不同，柳吉看到蝶子回来迟了，就破口大骂，这股劲头至少说明他暂时还不会死。两天之后，他动了个大手术，两个肾脏被取走一个。可他还是照样生龙活虎地，“水，水，给我水”地大吵大嚷。因为医生警告说不能让他喝水，蝶子只得憋足了力气听柳吉叫唤。



一天，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来探病了。一看长相，蝶子就明白了，是柳吉的妹妹。蝶子很是紧张，也没顾上客气，只说了句“您总算来了”。一起来的女孩儿是柳吉的女儿。今年四月刚升入女校，她穿着一身水手服。蝶子摸了摸她的头，她皱起眉头，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她们过了一个小时就走了，说是瞒着丈夫来的。柳吉听了冲着妹妹的后背说道：“谁害怕那种人啊？”蝶子把她们送到走廊，柳吉的妹妹说道：“现在，嫂子您受的苦父亲终于知道了。他还说，您真是尽心了。”然后悄悄塞给蝶子一笔钱。蝶子当时没有化妆，头发乱七八糟的，和服也是穿旧的。人家虽然可能是同情才这么说的，可蝶子还是认为那是真心话。得到柳吉父亲的承认，居然花了十年时间。被称呼为“嫂子”也值得高兴。本想把钱还回去，硬是被推了回来，后来一看，有一百元。这实在难得，蝶子欢欣雀跃，怎么也无法平静。

傍晚，电话打来了。是弟弟的声音，蝶子心里一惊。听到母亲病危，她就说立刻回去。从电话室跑到病房，只见柳吉大叫着“给我水”。“是、是、是父母重要，还是我重要？”那怒吼的声音，意思好像他自己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死。蝶子在椅子上坐下来，一直抱着胳膊，好一阵子，终于落下泪来。时值秋季，医院的院子里不时传来虫子叫唤的声音。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夜早就深了，从缝隙里钻进来



的风吹得人发抖。突然，又听见有人叫“维康家，有电话找”。蝶子慌慌张张地接起电话，只听见一个听不出是谁的女人的声音说：“已经断气了。”蝶子直接出了医院往家跑去。附近的女人们故意红肿着泪眼说道：“蝶子，阿辰断气的时候还说，她很担心你，你很可怜呢。”种吉也掉下了男人的眼泪，说蝶子虽然三十岁了，可在母亲眼里还是个孩子。蝶子能感到大家的目光似乎都在说，真是个不孝女。她掀开白布，在阿辰的嘴上沾了一下水。她竭尽全力地做着一切，替母亲送终。丈夫也病了一事只有她自己知道，于是守灵也早早地结束了。回医院时，走在深夜的街道，蝶子终于放声大哭起来。刚回到病房，柳吉就瞪着眼睛说：“你去哪儿了？”蝶子只说了句“死了”，两人便沉默地互相敌视了一会儿。柳吉那冷峻的目光，不知为何让蝶子感到强烈的压迫感。蝶子也不甘示弱，她天生好强的性格像蛇一样复苏了。她已经基本决定，就算不是全部，也要把柳吉妹妹给的一百块哪怕一半也好，用于母亲的丧葬费。她本来想对柳吉说，这好歹也算尽了孝心，可一看他那消瘦的脸就说不出口。

不过，也不用担心。以前雇种吉当临时轿夫的丧葬店，说这是自己家的事，免费承担了丧葬的一切开销。因此，葬礼举行得无比隆重。而且，阿辰以前偷偷地在邮局的建议养老保险投了一元的保，现在分到了五百元的保险费。他们在上盐町住了三十年，认识的人也多，回完礼之后，只剩下两百元了。然后，柳吉来到医院，递给蝶子一百元，说算是关



照的。蝶子终于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父母的深情。蝶子说了柳吉妹妹说他父亲感叹蝶子吃苦的事，种吉说道："这就好啊。"阿辰死后，他还是第一次露出笑脸。

柳吉出院后，去了汤崎温泉疗养。钱是蝶子做临时艺伎赚来的。因为在外面租房子不划算，蝶子回到种吉那里借宿。她本打算给种吉些钱当伙食费，可种吉说这样显得生分就是不要。因为他知道，柳吉疗养还要用钱呢。

知道蝶子回娘家之后，附近的有钱人都来找，还露骨地说想纳她为妾。那家木材店的老板死了，可他的儿子跟柳吉同岁，也是四十一，他也找过。蝶子总推说考虑考虑。她觉得，如果断然拒绝的话，邻里间的关系会很尴尬，再就是当艺伎的时候学会的周旋之策。每当别人说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蝶子总是重新审视自己；然而，内心毫不动摇。每晚她都会梦到身在汤崎的柳吉。一天，她做了噩梦，放心不下，就去了汤崎。本应"每天孤独度日"的柳吉，竟然叫来了艺伎，大笔花起钱来。当然，酒也是免不了要喝的。蝶子逮住女佣刨根究底地追问后得知，这一周以来天天如此。蝶子纳闷：那些钱是从哪儿来的？自己寄的钱刚够付住宿费，她本来还觉得让柳吉吸不上烟斗，很过意不去呢。从女佣嘴里得知，柳吉隔三差五就去找妹妹要钱后，蝶子眼前一片黑暗。考虑到柳吉的父亲的想法，蝶子一直认为，只有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把柳吉送去疗养，吃的苦头才有价值。找妹妹要钱什么的，自己的苦心全都化成了泡沫。蝶子无论干什么

都很有志气，沉得住气，而柳吉自认为没什么出息。柳吉总是利用自己的感情，可是，望着坐在对面的柳吉，蝶子也无言以对。柳吉一副病恹恹的模样，老实地听着蝶子的诘问。而且，女佣还说，柳吉还偷偷地把女儿叫到汤崎，带她参观千叠敷和三段壁灯名胜。虽说蝶子也理解，到了柳吉这个年龄，父爱会加深，可她还是觉得遭到了背叛。她老早就催柳吉说过把女儿接来三个人一起生活，可柳吉总是不置可否。一副女儿无所谓的样子，蝶子私下里暗喜，以为柳吉心里只有她一个人。现在，蝶子勃然大怒。她拿起碗盆就朝房间的玻璃拉门扔去。艺伎们偷偷地溜走了。可没过一会儿，蝶子点名把刚才的艺伎叫来。因为自己以前也当过艺伎，要是因为些扫兴的事情让靠人气吃饭的艺伎没了饭碗，也不好。这不知是她的同情之念，还是虚荣之心。她感到自虐般的快感。

与柳吉一起回到大阪以后，他们在日本桥的御藏迹公园后面租了间二楼的房间。蝶子又去当上了临时艺伎。她信心十足地以为，只要到时候退掉现在的房间，租一套房子，正经做生意的话，柳吉的父亲一定会赞扬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们也能成为合法夫妇了。柳吉的父亲已经中风卧床超过十年了，一般人早就死了，可他硬是挺了过来。蝶子想，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要趁他还睁着眼抓紧。柳吉因为刚刚大病痊愈，又是喝补品，又是打针，用钱的地方多得要命。就这样，过了半年，还剩下不到三十元钱了。



一天傍晚，蝶子提着三味线的小箱子在日本桥一丁目的十字路口等换乘的电车。这时，有人朝她大喊：“是蝶子吗？”原来是在新地北部被同一个雇主雇佣过的名叫金八的艺伎。从她围的披肩就能看出来，她发迹了。在她的邀请下，蝶子跟着去了戎桥的丸万牛肉火锅店。虽然觉得那天赚到的钱有可能会打水漂，可在发迹的朋友面前，她又不好借这个理由拒绝。她们聊起过去的事情。雇主是个小气鬼，每餐只有一条盐腌沙丁鱼，两人那时候就互相鼓励，说一定要混出个名堂让老板看看。可是，蝶子目前的处境却很丢脸。金八在蝶子私奔后被赎了身，当上了矿山老板的小妾。最近，元配死了，她做了续弦夫人，现在还参与矿山的买卖。金八口口声声说“我自己这么说可能有些……”但她生活得确实不能再好了。“不过，蝶子，倒是你的事。”这时，为了实现让昔日老板刮目相看的旧梦，金八说非要帮蝶子混出个模样不可。听了蝶子的事后，她又马上说不管是一千还是两千，要多少都行，她会永久性地无偿借给蝶子，还问蝶子想不想做些生意。蝶子流出泪来，心想真是在地狱里遇见了活菩萨，她还把金八穿的衣服从头到脚夸了个遍。“什么生意有发展呢？”蝶子用词也讲究起来。离开丸万，她们去歌舞伎町边上请算卦的看了看。算卦的说酒馆之类的服务业不错。“你卖酒，我搞矿山，水和山，成双成对啊。”然后就这么定下来了。回去跟柳吉一说，他半嘲讽地说道：“你还真有个好朋友啊。”可心里也并非这么想的。

决定开咖啡馆后的第二天，蝶子就去了地产中介，问有没有合适的咖啡店转让。正发愁找不到合适的卖家时，又得到很多转让的消息，大家都在抛售咖啡店。这情况让蝶子犹豫了，看来咖啡店也不轻松呀。然而，蝶子还是自信十足，她相信靠她这个老板娘的个人本事，哪怕女侍不怎么样，也一定会火的。挨个看过每一家店后，最终选了其中一家。它位于下寺町电车站前面，周围毗邻二井户、道顿崛和千日前等闹市。而且价格适中，店里布置得小巧精致，很合蝶子的意。他们以八百元成交，看似贵，但跟飞田那间破烂的关东煮店相比，要便宜多了。蝶子怕有什么闪失还特意请阿金来看了看，说："这儿，我倒也可以来玩玩吧。"阿金也没异议，她还说："因为换了主人，不如就把店里店外彻底改装一下，再装上霓虹灯，开店的时候搞得隆重一些。钱不管多少我都会出的。"她很是起劲。

店名是以前的"蝶柳"加了"沙龙"，叫做"沙龙蝶柳"。留声机里总放些新内、端呗等风雅之曲，女侍全都是梳着日式发型、着装时髦但又不张扬的女孩儿，蝶子没有要打扮得不好看的穿洋装、短头发的女孩。说是酒吧，其实倒更像个饭馆，柳吉做些醋泡海参之类的小菜，蝶子则不停地发挥着艺伎风情的魅力。店里充满了日本风情，客人反倒觉得很有意思，客人水准也高。反倒只是过来喝杯咖啡的客人不适合。

不到半年，就成了一家名气响当当的店。蝶子的老板娘本事也广为人知。有些女人找到店里希望在那儿工作，蝶子



只要从头到脚迅速打量一番，就能看穿她的来历和能耐。一天，来了一个看上去风尘味道很重的女人。无论形体还是穿着，都一副勾引男人蠢蠢欲动的样子。蝶子盯着她，就是看不上。可最后还是因为长得好看要了她。她老是黏着客人，在耳边悄悄地说着什么，这很让蝶子不爽。可熟客都被那女人迷了过去，也不好赶走她。她还经常请两三个小时的假，跟客人出去。有过几次这样的事后，客人就渐渐不来了。一定是她把客人带到别处了，客人一旦跟她熟识起来也就没有必要特意来自己的店了。事后得知，那女人还特意租了房子。也就是说，她是借咖啡馆做些不正经生意。把她赶走以后，其他的女侍都动心了。挨个问了以后，原来大家学那个女的干过几次。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因为客人被那个女人抢走，而丢了自己的饭碗。不管怎么说，蝶子一下生了气。她觉得一旦踏入邪道就会越陷越深，于是给她们放了假，重新雇了一些老实的女孩。总算挺过了难关。店里同意也就算了，如果女侍私下里做些小动作，咖啡馆就一定完蛋，这是别家的经验。

女侍变了，客人也不一样，报社的人也多了起来。虽然大家都说报社记者看人的眼神不好，可看上去也并非如此。他们有时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不管蝶子叫“老板娘”而是“大婶”。蝶子对此很是高兴。身兼老板和“大叔”的柳吉也会被叫到包厢里跟他们一起玩，店里很有种家的感觉。柳吉一喝醉就会叫记者的绰号，玩着玩着还会跟客人一起乘车再

换一家店接着开心。蝶子在客人面前考虑到面子只是笑着，可只要柳吉在外过夜，她还是不会手软。附近的人都暗地里叫蝶子“鬼婆”。女侍很爱看他们吵架，虽然表面上因为都是女人站在老板娘一边，但她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不得而知。

蝶子马上向柳吉提出，“把女儿接来吧。”柳吉总是含糊地回答：“再等一段时间吧。”没人不疼亲生儿女的，是女儿自己不愿意来。也难怪，她还是个学生，觉得咖啡馆的生意让她很没面子。可是，理由也并非如此简单。你爸爸被坏女人抢走了，去世的母亲过去只要一有空，就对女儿这么说。在蝶子的强求之下，女孩儿穿着水手服到“沙龙蝶柳”露过一两次脸，但是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英语一定很难吧。”蝶子一个劲儿地讨好她，女孩儿用鼻子笑她。

一天，她却突然不请自来了，脸色苍白。蝶子满脸皱纹地堆笑，跑着迎上去说“欢迎”。可女学生一下子低下了头，来到柳吉旁边低声说：“祖父病了，请您速来。”

蝶子打算跟柳吉一起赶过去。可柳吉却说：“你待在家里就好了。现在一起去的话不好。”蝶子失望地茫然了片刻，然后恳求只答应他一件事。——趁着父亲还有气的时候，在枕头边求他承认他们是合法夫妻。“父亲一旦答应了就马上飞奔着告诉我”。

蝶子赶到和服店，求他们赶快给柳吉和自己各做一件礼服。然而，好消息怎么也等不来；柳吉也不再露面。过了两天，礼服做好了。第四天傍晚，电话来了。蝶子以为是已



经谈好了，让她马上过去，因此激动得面泛红晕。“喂，喂，我是维康家。”“啊，大、大、大妈吗？老爷子死了。”“啊，喂、喂。”蝶子兴奋地高声颤抖，“那么，我也马上过去吧。我们俩的礼服也做好了。”蝶子兴奋得腿都站不稳了，可还是没忘了这事。柳吉却不答应，说：“你不来最好。来了不方便。妹、妹、妹夫他……”蝶子脑中顿时冒起一股无名之火，怎么能不让自己参加葬礼呢。也许柳吉的妹妹在医院的走廊上说的话是假的，也许柳吉已经被顽固的妹夫笼络了过去，总之，蝶子已经没有闲工夫考虑了。她满脑子想的都是礼服的事。回到店里，她把自己关在二楼。然后关上门，把煤气的橡胶管拉了出来。

“夫人，今晚吃牛肉火锅。”楼下传来女佣的声音。然后，她拧开了开关。

晚上，柳吉拿着礼服回来一看，煤气表正噌噌地大声响着，还发出一股臭味。柳吉吃了一惊，来到二楼打开门，然后用圆扇吧嗒吧嗒地四处扇着。叫来医生后，蝶子总算获救了。这件事还上了新闻。记者们总是“治而不忘乱”。报道写得充满同情之意，说是淹没于世之人企图自杀。柳吉借口要参加葬礼，逃走以后再没有回来。种吉到梅田一问，也不在那儿。等能下地了，蝶子又开了店，客人也很捧场，所以生意很火。有些客人还不忘借机让蝶子做小妾。每天早晨，蝶子都要浓妆出门，也不知她去了哪儿，大家都传说她一定是当了小妾。其实她是为了祈求柳吉早点儿回来，到金光教

的道场参拜去了。

过了二十多天，柳吉给种吉去了一封信。上面写道："我已经四十三岁了。患病之躯恐怕难以长命。我还要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我打算到九州，就算做苦力，也要把女儿接来一起生活。我自觉很对不住蝶子。请代为问好。蝶子年纪尚轻，将来……"种吉不想让蝶子看到，就把它烧了。

过了十天，柳吉突然回到了"沙龙蝶柳"。他说，隐匿行踪不过是策略而已，他只想假装与蝶子分手跟妹夫要钱。他还说，妹夫觉得老爷子死了，如果分一些遗产给柳吉的话会吃亏，才特意没有叫他参加葬礼。蝶子相信了。"怎、怎么样，好、好、好吃的，去吃吧。"柳吉邀请蝶子道。他们去了法善寺内的"夫妇善哉"店。道顿堀大街和千日前大街交汇的拐角处，摆放着一个破旧的阿多福人偶，那前面悬挂着的红色大提灯上写着"夫妇善哉"几个字，一看就是夫妇俩一同去的店。点菜之后，为求个吉利，竟然每人送来两碗。

蝶子和柳吉都钻研起了净琉璃。在二井户天牛书店的二楼客厅举行的票友大会上，蝶子弹三味线伴奏，柳吉唱"太十"，还得了一个二等奖，奖品是一个大坐垫。蝶子每天都坐在上面。

昭和十五年八月





自在读书
www.zizidiary.com

天衣无缝



大家都嘲笑我，说我出门相亲的时候，鼻子上满是汗水，呼吸急促、像小鸟一样跳着走路，总之就是按捺不住兴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才没有兴奋呢。不过，当时我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嘴上都总是故意说：“讨厌得不得了。”——这倒是假话。不怕人笑话，也不知怎么回事，那年以前一个给我提亲的人也没有。我虽说不像旁人说的那样坐立不安地手舞足蹈，但自己心里也觉得，这二十四年的光景总算有了点希望。这是事实，可是兴奋倒谈不上。那些人不知为什么会这么说。

华丽的婚礼——这个词光是想一想就觉得讨厌，我还真没做过这种美梦。什么“贵公子”、“白马王子”的出现，光是在这里写一下都让人觉得后背发凉。可是，我终究是个与他人一样的普通姑娘，我也充满向往和憧憬，期待或许什么事情



会降临到我头上吧，或许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好事。因此，当一张大煞风景的照片被突然扔到我面前时，当我不由分说地被逼着去相亲时，我答应道：“好的”。不，应该说是被迫答应。——居然有些人还说我很兴奋，真是过分。我虽然用了“大煞风景”这个男人才会用的词语，可若要表现我看到那张照片时的心情，非它莫属。或者，我应该说“残忍”才对吧。要是考虑到我的难处，那些人应该就不会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了，说什么我“鼻子上满是汗水”。

照片上的那个人戴着眼镜。这么说，想必大家也不会懂吧。至少对我来说，那个人是戴着眼镜的。算了，我还是不要用这种令人作呕的说法了。真是的他明明才二十九岁，却为什么要那样戴眼镜呢？最近，有些年龄很大的老辈人都很讲究，在满是皱纹的脸上学着年轻人戴赛璐珞质地的宽边眼镜，那个人为什么不能学一下呢？开始的时候我甚至想，他该不会是故意的吧——他那副眼镜眼看就要从鼻子上滑下来了，鼻涕也要流出来了。我甚至还能想象出他的动作，他哭的时候会把拴镜框的绳子从薄薄的耳朵上取下来，一边抽动着微肿的眼皮，一边用粗短的大拇指擦拭模糊的镜片。总之，他戴眼镜是老头的戴法。不，这么说还不到位。其貌不扬之人世上有很多，可是像他这样怎么看都看不出哪里好看的人还真不多。不管谁看他，就算是我偏袒他，他也……还是算了，我也不算漂亮。要是矫正矫正牙齿，也许还能看——不，我其实是个难看的女人。所以，那个人看到我的



相片时，也一定很失望吧。用我出生地大阪的当地方言说，我就是个丑女。想到这儿，我顿时觉得蹊跷。甚至纳闷地流出了眼泪，这眼泪中还包含着好不容易有人来给我提亲的心情。“走着瞧。”脏话不禁脱口而出，我伤感起来，再也提不起兴致。我又要啰唆了，居然还有人说我兴奋……

话说相亲当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了光膀子的衣服，在后背擦了白粉，还仔细地化了妆，看起来简直像是要去演戏。等我急急忙忙赶到的时候，差点儿要迟到了。虽说是相亲，可打扮得那么夸张，说明还是像个大姑娘似的激动无比，所以旁人才说我兴奋。这么说虽然扫兴至极，但我还是觉得别人误解了我。

总之，我出了门。当我急匆匆地来到约定的地方时，那个人却还没来。我在另外一个房间悄悄等了一会儿，媒人露了脸，说其实对方父母早就来了，只是当事人因为有事要晚一些。媒人还说，其实男方本人今天因为工作原因不能缺勤，就像平常一样去上班，说是下班了就来这里；可能是因为突然有了急事无法脱身，还没赶到，请我再等一会儿；还说现在就给他公司打电话，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云云。真讨厌，真讨厌，我就这么被放了鸽子，我私底下想要睁大眼睛、鼓足干劲地观察一番的卑鄙想法，仿佛一下子泄了气——我原本想，决不能干呆站着连他的长相都没看清之类的傻事，一定要看清他领带的品味是好是坏，等等。我抱怨起来，早知这样，真不该来，我故意学着二十岁出头的大



姑娘样子忸怩作态地耍小性子——旁人看了又要说我了。总之，就这样静静地过了一个小时，那个人终于来了。他满脸通红，噗噗地喘着粗气，一眼就能看出喝了酒。

我后来才听说，他那天下班后，照老早就安排好的程序，本该去相亲了。就在这时，朋友却邀请他去喝杯酒。本来，他只要说去相亲拒绝就好，况且这个借口绝对能说得过去，而且他本来就必须应该这么说，可他却没说出口。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说他平常就经常陪人，因此无法断然拒绝别人的邀请，真是浅薄的借口。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干脆地说个“不”字……可是，这不是跟平常不一样吗？难道说，相亲对他来说无所谓吗？难道是因为觉得和我这种人相亲太丢人，才不敢说自己要去相亲的吗？总之，我听了很是委屈。不过，我还是不想这么想，我想象的是——他总归还是想着相亲，只是考虑到时间上还有些富裕，就决定稍作陪伴，等时间快到的时候再往外赶。他是在心里打好了算盘才出门的，结果离开的时候却不那么容易，最后又被拉住了，才迟到了。总之，我直到后来才打定主意坚定自己的想法，他只是个极其胆小之人，既没有不重视与我的相亲，也非故意迟到的。这么一想，我多少宽了心，可是他到底还是个不能依靠之人。当我听他说迟到的原因时，我就可怜兮兮且震惊地想，真是个不能依靠的人啊。不，不能依靠这一点，在他跟我说迟到的理由之前，我就已经在相亲的饭桌上看出来了。这个人不仅迟到，还喝醉了，

怎么能跟这种人结婚？这么一想，我反倒觉得轻松不少，在他开口之前我先发了话，问他在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啊，线香[1]吗？我喜欢。”除了让人觉得不能依靠，更让人感到滑稽。大家谁都没有笑，不过全都惊呆了。我反倒觉得他有些可怜，竟不敢抬头看他父亲。等我好不容易抬起头来，发现一个敦实的塌鼻子正默默地骑在他那张规矩的脸上，那个人的脸上也土气地装着一个与之形神相似的鼻子。我觉得滑稽得想笑，可又莫名其妙地陷入忧郁，不想跟他结婚的心情越发强烈。后来我再也没有说话，一直紧紧地咬着发紫的嘴唇。相亲终于结束了。

我当时的态度还真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旁人看了肯定要捏一把冷汗。就在我觉得对方肯定也讨厌死我了，并因此反倒想开了的时候，不久居然不可思议地听到对方对我很满意的回信，我惊呆了！我也立即回信，说没有什么其他意见，单纯地开心起来——啊，丢死人了。我连想都没想就下定决心地回了信，好像自己主动扑过去似的，真是害羞！我早就暗下决心，并且对其他人也都说过，我绝对不会和那种人结婚的，可随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还真是卑鄙。也许，我是真的急了吧。若真是这样，就更丢人了。不，不会这样的。我才不会急呢。我只是想被别人喜欢，想让自己重拾自信，想为自己的容貌陶醉。所以，当我第一次相亲之后，被媒人告知说对方真的对我从左到右都满意

① 在日语中，“专业”和“线香”两词的发音相同。



得不行之时，我才发觉，我其实也是女人。我稍稍改变了对那个人的看法，我想起了那个人浅笑的时候会露出白得惊人的牙齿，于是硬是说服自己：那个人的笑容多么高贵啊。我在心里得意洋洋地对自己描述着，心想这样我也会因此得到拯救。我没有被男人喜欢过的经验。也没听哪个媒人亲口对我说，对方从头到脚对你的一切都很满意。我当时确实心动了，请各位不要说我下流。自从那晚听了媒人的话，一直到深夜为止，我悄悄地坐在床边对镜自看，也请不要笑我。

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当被朋友问及相亲的感受时，那人居然这么说："我喝醉了，根本不知道那女人长得什么模样。不过，既然已经去相亲了，拒绝对方就会伤人家的心。相亲这事儿一辈子只要一次就好。就这样，我才决定要她。"这是后来他的那位朋友半开玩笑似的告诉我的。我尴尬万分，脸上好像着了火，怒火又渐渐烧到了心里，起先的自恋和自信早就跑得无影无踪。接着，那位爱嚼舌头的朋友又说起了歪理："所以，夫人，您是幸福的。我不是骗您，我的朋友里，有个人相过六十次亲。那家伙过分也就算了，他的老妈也是个所谓的女中豪杰，她一直帮儿子找老婆，可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相不中。最后竟跑到他儿子工作的工厂的老板家，一下子跪倒在西洋风格客厅里的坐垫上，成千上万次地请求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那小子是那家工厂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老板本来也是看中这点才要他的，可谁知那



小子上到一半就退学了，简历上是乱写的。现在，他已经成了老板的女婿，并成功地当上了工厂厂长，前段时间还开着日产公司生产的达特桑到处乱转。夫人，与其跟那种男人结婚，还是跟轻部君结婚幸福。不，不用我说，您身为轻部夫人，肯定更明白。”不想听，我真是不想听这种冗长的说教之词。我越发觉得上当受骗了，根本听不进去这种说辞，只是一个劲地怒火丛生。不是对那个朋友，也不是对那个人，而是对自己发火……说到发火，订婚期间让人发火的事情更多。真的是动不动就发火，怒得连自己也吓住了，我越发觉得自己可悲，又觉得那人可怜。不，都是他不好。

从订婚到举行仪式之间的三个月，我跟那个人见了好几次，跟他看戏、吃饭，我们两人第一次单独约会那天的事，现在还记忆犹新。不，并不因为那是甜蜜的回忆。直截了当地说，正好相反。他说要带我去看木偶净琉璃剧，我就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了位于四桥的文乐座[1]前面，可谁知三天前最后一场演出已经结束了，剧院关着门。我呆呆地站在没有一个人影的剧院前面，等那个人来。约好的时间早就过了，可那个戴眼镜的人还是不来。我不由得不安地打量起四周来，心想别人看了肯定要笑我，顿时觉得真是可悲。我等得不耐烦了，便从手提袋里拿出那个人写给我的信，重读了一遍。上面除了写明当天见面的时间，他还说自己非常喜欢木偶净琉璃，非常想让我也看看文三的木偶净琉璃。看到信上那蚯蚓

① 演出木偶净琉璃剧的剧院。



爬似的字迹，我重又讨厌起他来。而且，这文三又是谁呢？根本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木偶师傅。大概，他是把文五郎和荣三[①]搞混了。另外，他还把文乐错写成了“文药”[②]，真不愧是东京的帝国大学出来的学生。我气得眼珠子乱转，心想居然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可笑。等了好半天，那个人才慢吞吞地来了。他吞吞吐吐地辩解说，他代替一个缺勤的同事工作，所以才迟到的。我用朗读的声调说：“我可等了一个小时了。”“啊，您等了一个小时了？”他说。我又说：“今天没有木偶净琉璃剧的演出。”“啊，今天没有啊！”他只是一个劲儿地模仿我说话。我们并肩走过御堂筋，我又说道：“今天稍微有些风，还真冷啊。”他也嘟哝道：“啊，还真冷啊，因为有风。”我本来就够气的了，现在恨不得跳进河里。也许是他明白了我的心思，就又带我去了另一个地方，明明还有别的地方可去，他竟带我去了法善寺的曲艺场看《花月》[③]。我并不是说曲艺场有什么不好，不过毕竟是两个订婚的年轻男女，应该去什么音乐会啦、剧院啦、电影院之类的适宜场所，可他居然领我去了表演相声和魔术之类的地方，那种地方一刻都不得安宁。一想到这儿，我就笑不起来。散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说要送我回家，我们就并肩从车站走到我家，在那八町[④]长的又黑又静的夜路上，我死撑

① 吉田文五郎和吉田荣三都是木偶净琉璃剧演员。
② 日语中，“文乐”和“文药”分别写作“文楽”和“文薬”。
③ 能乐的剧目名之一
④ 日本长度单位，1町约合109米。



着一句话都没有说。其实，说来不怕笑话，我肚子饿得空瘪瘪的。那个人居然忘记请我吃晚饭了。我一整晚都皱着眉头埋怨，真是个没有颜色的呆子啊。

可是，也许是他注意到了上次的失误，我们后来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先约了我去吃饭。也许他事先考虑好了，竟直接带我去了最适合冬夜吃饭的地方——位于道顿崛的“牡蛎舟”①。我们吃了醋拌牡蛎、菜泡饭，还吃了炸虾。波涛不时袭来，我们所坐的船底随之晃动，隔着被热气腾湿了的玻璃窗，能看到倒映在河里的对岸的灯火。我没想到能度过如此良宵，隐约觉得这才像两个订了婚的人见面的样子；转念又想，其实也没必要这么煞费苦心。等到结账的时候，我的好心情转瞬间灰飞烟灭。看到服务员递过来的账单，那个人大叫一声“坏事了”，舌头还从白白的牙齿间伸了出来。他的脸色越来越白，身子也瘫坐了下去。在那个人从钱包里取钱的时候，很费了些工夫，服务员干脆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手胡乱地靠在火盆边上，看那副样子好像恨不得抽根烟，还不时地盯着我看。这服务员也太没礼貌了，我“哼”地一声把脸扭到一边。然后，我马上想到他肯定是钱不够了，才从手提袋里拿出钱包，默默地放到那个人前面。啊，真是丢人，丢死人了，我的心都哭了。就这样，好不容易才付清了账单和小费。可是，如果我当时刚好也没带那么多钱，该怎么办呢？光是想一想就让人后怕。我倒不是说他，连我一个

① 停靠在大阪的岸边、经营牡蛎料理的屋形船坞。



小女子都把钱预备好了，可他的钱居然不够结账，究竟是怎么想的？要是穷没钱也就算了，可他父母都在，就算没钱，跟父母说清情况也能要到一些的……一想到再有一个月就要与此人结婚，我不禁悲从中来。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天其实他父母给他钱了。可白天一个同事在公司跟他死皮赖脸地借钱，他因为拒绝不了就把钱给那个人了。因为还剩下一些钱，他天真地觉得差不多够，就请我去了牡蛎舟。虽说想法天真，可他其实毕竟担心，担心钱不够，万一不够怎么办；所以吃饭的时候根本食不知味，这都是他告诉我的。原来如此，怪不得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回答得含含糊糊。虽说他平时就是那个样子，可多少也有不安心的原因。如果他真的担心的话，或者真怕给我丢人的话，就应该在同事要钱的时候断然拒绝才好，不，是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听他解释原因的时候，我想，那个人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他性格就决定他不会。而且这不是今天明天才刚开始的事，据说从他在京都的高等学校上学的时候就染上了这个坏毛病。其实，这是那位爱嚼舌头的朋友告诉我的。

当时，他只要看到别人就问“我借钱给你吧，我借钱给你吧”，就好像口头禅一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误会他说，这小子还真失礼，有点钱就想显摆。其实，当时那人常常连五十分都没有。不管是在学校的食堂，还是在其他的饭店，他都经常跟别人借饭钱，也就是说，他根本没钱借给



别人，可他竟还张口闭口对别人说“我借钱给你吧”。一有别人找他，他很少说不，总是当场随便应承说“好的”。也许，是因为他是个标准的老好人吧。还有一个原因，他性格乐观，总以为马上就能找到筹钱的办法。可是，其实并不容易。也许别人不知道，筹钱对他来说尤其困难，甚至可以说是绝望。

每当别人找上门来，他总是说“好的，我现在没有，不过马上就能凑到，请你等两个小时”，然后飞奔出教室。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儿筹钱。他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头想得都疼了，心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己非得四处借钱呢？可是，他又觉得既然别人找了他，应该说是既然他答应了别人，筹钱对他来说就等同于义务。于是，他想按照顺序找亲戚们借钱。他在京都有两个亲戚，分别住在下鸭和鹿谷。他立即从学校出发，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还想哪家离得更近。其实，他谁家也不想去，是不能去。因为他以前就经常跟两家借钱，早就债台高筑了。可是，他又想不到别的地方，就稀里糊涂地走到下鸭。可是，他也并不进去，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打算往回返，然后又去了鹿谷。下鸭到鹿谷的路程相当远，他也不乘市营电车，只是慌慌张张地赶路。

我都能想象出来那人当时的窘态。他一副高等学校的学生打扮，屁股后面还耷拉着一条毛巾，看上去就没有气势。不，一定是这样的。当时，他还戴着那副眼镜吧。老头的戴法……

最后，那个人从银阁寺的公车站附近拐到了疏水，终于



来到了鹿谷。可是，他还是不进门，又匆匆忙忙地径直走了过去。他稍微想了想，接着一瘸一拐地朝神乐坡走去……坡下那条满是垃圾的小路上，有个以学生为对象的小型当铺。他现在把那里当成了唯一的指望，却没有能典当的东西。思来想去，他想到了插在口袋里的钢笔，就又天真地以为，这样总能借到十万元了吧。这想法无论谁都觉得无知无谋，可他竟一直没有发觉。他以为肯定会有办法，就大摇大摆地掀开门帘走了进去，果然轻易地被人奚落一番。走到外面，他看见大学的座钟塔，发现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这都是常事。

对方正冒着怒火，心想轻部这个家伙又让我白等了的时候，那人刚刚乘上了京阪电车。他并非忘记了约定的时间，可是作为最后一招，回大阪的家里要钱去了。他努力地鼓足勇气跟父母说，三番五次这么说真难为情，可现在已到了约好的时间，云云。等他总算要到些钱，再次回到京都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等得不耐烦的朋友早就不在约好的地方了。他这才想到，坏了，已经过时间了。于是，他就在京都城里东奔西跑地找起了朋友。就在他慌慌张张地徒劳行走时，又碰到另一位朋友。朋友冷不防跟他借钱，他既说不出没有，也说不出不借。毕竟，那笔钱是要借给前一位朋友的，他因此不好当即答应，就在他犹豫之时，又落得糊里糊涂借给别人的下场。

可是，开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大家根本想不



到他会特意跑到大阪筹钱。因此，当别人等他等不来的时候，都觉得是被他放鸽子了。别人本来就是利用他不会说“不”这个性格上的弱点才跟他借钱的，所以这么一来，别人更是觉得被他耍了。大家都以为，他嘴上常说的“我借钱给你吧”这句口头禅，是看穿了别人想利用他的卑鄙想法才说的。可是，大家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这么奸诈的心眼。大家后来才知道，他只是个单纯的老好人中的老好人，他心地纯净，觉得借朋友用比自己用更有意义，这点说不定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这样，后来不管是谁都开始问心无愧地利用他了。可是，那人本来以前见谁都说“我借钱给你吧”，现在却变成了见人就说“借钱给我吧，借钱给我吧”。他会龇牙咧嘴地边笑边说“您带钱了吗”。以前无论是谁都瞧不起他，可现在眼看着那个人因为被别人借钱，居然发愁到了这步田地；看到他变成这副样子，大家都惊呆了。尤其是他发笑的样子，简直让人受不了。那笑容好像看穿了其他人以前千方百计利用他的丑恶嘴脸。因此他找别人借钱的时候，别人有钱就会借给他，没有也不好说出“不行”二字。毕竟，以前那人就算没钱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考虑到以前对他的利用，别人都不好意思把“不借”二字说出口。不过，大家跟他不同，没有的时候还是会说“没有”而断然拒绝。这样，那人就再也不说了，只是傻笑。当别人辩解说“有钱一定借”的时候，那人会说“不，没关系，没关系”。这种无所谓的语气，反倒刺痛了大家的心。大家这才意识到各自的



丑恶内心，都表情严肃起来，觉得以后在他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那位净说些废话的朋友，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了好半天的陈年往事，接着又说："在轻部君面前，我真是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可耻之处。别人都在他找别人借钱的时候，了解到了他的伟大之处。"都是些滑稽之谈。那人果真是伟大之人吗？我也曾借过那个人钱，可我全然不觉得他有多伟大。不，应该说，我越发对他绝望了。

婚礼日期临近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我听了别人的建议，去了一趟美容院。回来的路上，在心斋桥筋附近的人潮中，我发现那人正小步朝这里走来。我立刻停住了脚步。那人也注意到了我，笑着靠近。他连个招呼也不打，就突然地冒出一句："啊，居然在这里见到你。能借我点钱吗？"边说还边傻笑。我心头的怒火一下子蹿了起来，就在我恨得不行的时候，他又开口了："两元就行。"我真是服了，把钱递了过去，只听他说了句"我忙着赶路"，就低下脑袋，一溜烟地走开了。居然在心斋桥筋这种闹市区跟未婚妻借零花钱，这人真是即将成为我丈夫的人吗？我顿足捶胸地懊悔不已。回到家里，我跟家人说了刚才的事，还说现在就要马上退婚。可谁知父亲听了居然说："哎？轻部君居然做出这种事？真有意思。"他只顾高兴地笑个不停，根本没有听我的想法。我觉得自己也被小看了，心想：真烦，真烦。才以为他是个台灯一样呆傻的无法依靠之人，没想到他居然脸

皮厚到在大马路上跟我借钱的地步，他真是个龇着白牙的卑鄙小人，我多么不幸啊。这时，母亲发话了：“说什么呢，丈夫的就是妻子的，妻子的就是丈夫的。你这孩子从小就不喜欢借钱给别人，对妹妹也很是小气。不就是两元钱的事儿吗？”没想到她居然说出这么不合常理的话，实在让我心寒。“你把轻部先生说成那样，我倒觉得他是个不谙世事的率真之人。要真是把你嫁到只会耍些小聪明的小气人家，你现在肯定不知被虐待成什么样了。把你嫁给轻部先生那样的人，我才放心呢……”母亲接着说道。我当即反驳她净说些歪理，谁料母亲继续说道：“而且，世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被老婆骑在头上的丈夫反倒会有出息……哈哈……”听了这些难听的话，我皱紧眉头，事后又仔细想了想母亲的话，竟放了心。

二月的一个良辰吉日，我们举行了婚礼。然后马上向所有的亲朋好友寄出了写有“轻部清正、轻部政子”等内容的结婚通知状，一共寄了三百多封。当然，我花了很多心思，也许谈不上是什么心思，可那些细节我若也放之不管，那人是不会注意到的——纸质、字体等我都亲自过问，还把校样过目一番。不久，就如我上面写到的那样，我听到了有关那个人在金钱方面的不良习惯，就让他发誓以后绝不把钱借给任何人。我每天检查两次他的钱包，还不给他多余的钱，发工资的日子我会到他们公司亲自去领。当然，我每天检查他的钱包的时候会严厉地问他都用到什么地方了。我以为，自己防范得这么谨慎，应该没事了吧。谁料，一天那人不在家

的时候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自称叫做八木泽，然后就再也不说话了，只是站着不动。我觉得有些不妙，就问他有什么事。此人表情顿时变得很怪，问我：“夫人，您难道没有从轻部君那里听说什么吗？”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说：“没有。”那人说：“我已经跟轻部君约好了找他借钱，轻部君说他已经跟夫人说过了，让我来找您拿，我就来了。”他没想到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轻部君根本没跟我说过，脸上现出发怒的表情。我觉得这种事还真像是轻部能干出来的事，就相信了那人的话；可毕竟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也不能把钱借给陌生之人，就编了好多理由把他打发回去了。虽说面子上很难看，可我更觉得可悲。晚上，轻部刚一回来，我就抓住他的胸口发问——虽说这做法实在不文雅。果然，他说是他自己忘记说了，我听得呆住了，顿时提高嗓门，大声说道：“你就能沉得住气吗？你知道八木泽先生今天要来吧，你怎么向八木泽先生解释呢？”我哭闹着，声音大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那人也突然哭丧起了脸，说：“我现在就拿钱去给八木泽君，这总可以了吧。”我说：“那钱是怎么来的，你是从哪里搞到的？”这时，我才发现他的胸口处与平时不同，立即让他把大衣脱了。果然不出所料，他的上衣和坎肩都不见了。不用问，肯定是当掉了。我重又开始数落他，我使劲骂他，连自己都觉得歇斯底里。可是，我不希望任何人指责我，说我太厉害。要是设身处地为我想想，谁都会那么做的。而且，我说的还不只是去当铺当东西一件事。

就在我大骂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喝酒，可竟然不知什么时候甜甜地睡着了。这个人，可真是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先别说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他睡着了，我想无论是谁都会更想骂他吧，至少也会捅捅他、捏捏他的鼻子，总之会批评他的。要是各位觉得我说的不对，那你们就跟他结婚试试。不，谁都不会跟他结婚的。我才是他的老婆。就这样，看到他熟睡的脸庞，我竟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嫉妒。那人是我的，只属于我。因为，我当时怀孕了。

我觉得，为了我即将出生的孩子，也得让那个人有出息，于是后来骂他的声音越发大了，可他还是没有长进。难道母亲说的“被老婆骑在头上的丈夫反倒会有出息”这句话是骗人的？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骑在那个人头上？他们公司一年有两次加薪的机会，可哪次他都会被剩下。他们公司并没有多少像他一样毕业于帝国大学的学生，再说他比别人更加勤勤恳恳，从未迟到早退旷工过——不，其实是我不让他那么做。他任劳任怨地工作，可工资奖金总是比别人少，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很是不解。我事后才知道，那人其实总是忘记打卡，后勤的人以为他常常无故缺勤。这件事影响到了一切，所以加薪才没有他的份。我得知以后悲痛万分，便把此事跟他说了。谁知，他竟然史无前例地满脸恐怖的表情瞪着我说：“总是纠缠这种小事，怎么能做大事呢？”

就这样，他说完马上躺下睡着了，大概是白天帮别人做了工作，太累了吧。



放浪





一

位于大阪二井户的“不负”和服店的掌柜是个扫帚星，说得难听点儿，就是个杀人的，乡下的外婆常这样跟顺平说。

——他每个月都把有瑕疵的或是脏污了的和服，满满地塞到包袱里；然后乘南海电车，在岸和田下车，再走二里路，拿到六贯村卖，每个月来两次。每逢这时必定下雨，所以人们都说他是个“雨男”。三年前他来的时候也下了。偏巧当时顺平的妈妈即将分娩。平时总是骑自行车去接生的产婆因为下了雨，所以是撑着伞、穿着高齿木屐步履蹒跚地走来的，看着都让人心急。因此误了大事，顺平虽然生下来了，可母亲却被要了命。哥哥文吉出生的时候因为不足月难产，不过当时天气倒还好……

顺平听了之后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一进被窝，就习惯用大脚趾摩擦旁边的脚趾头，总会痛得腿肚子抽筋，愣愣地待



着。小肚子痛得好像被吊起来似的，折腾过几次之后，外婆虽然觉得有些吃惊，但终究没有发觉那是疝气的征兆。顺平一睡着就会尿床。外婆为了不让他晚上尿床，连个安稳觉也睡不好，床铺一湿就叫醒他。“顺平啊，好好听着。”这时，外婆总会颤抖着声音说道，“你可是继子啊。”并从中感到一种恶作剧的快感。

泉北郡六贯村的杂货店老板高峰康太郎，跟外婆的女儿阿村一起生活了五年，还生下了文吉和顺平两个儿子。阿村生产时死去，康太郎反倒觉得侥幸，随即娶了后妻。也许，觉得幸运的应该是后妻阿袖一方吧，因为康太郎是个广受好评的老实男人，还多少有些财产。哥哥文吉被康太郎的姐夫金造收为养子，也倒不错。弟弟顺平因为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外婆觉得可怜便领了回去，用奶粉养活。外婆心想，自己死后，顺平因为无处可去，只得又回到继母那里，如果不趁现在治好他尿床的毛病，将来肯定会被嫌弃的。后妻嫁过来的时候带来了自己跟前夫生的孩子，后来还给康太郎生了个男孩。

……外婆大概在背地里恨着康太郎吧。如果女儿的肚子里没有怀着顺平的话，如果“雨男”没有把雨招来的话，就不会搞成这样，外婆根本不认为悲剧是因为女儿的年龄造成的。她净跟顺平说些不该说的话，从中体味着残酷的喜悦。顺平听了虽然难受，不过几次下来，倒也有了效果。虽然还不知道继子究竟是何种味道，不过顺平在七岁的时候已经多少体会到了些



可怜兮兮的感觉。后来，外婆突然与往常不一样了，眼看着衰弱了下去，最后死了。顺平回到了父亲身边。

“怪癖”这个词充斥在顺平四周。他有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弟弟，还有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这位姐姐容貌姣好，就连还是个孩子的顺平都知道。不知是继母调教的好，还是别的什么缘故，这位姐姐竟在村里的小学当面对他们说：“文吉和顺平的成绩不好，可真可怜啊。”哥哥文吉已经十一岁了，顺平觉得他本应帮自己反驳些什么，可他只顾哈哈笑着。文吉外眼角——莫如说是整个眼睛斜斜地往下吊着，笑起来很招人喜欢，看上去又像哭又像笑。他个头比顺平还矮，脸色也不好。虽然不像是能保护自己，不过对顺平来说，他确实是唯一能够依靠的哥哥。放学后，顺平经常跟在文吉后面去金造家。

金造拥有种满蜜橘的山林，是个贪欲之人。他没有儿子，才把文吉过继过来当养子。可他在岸和田的工厂工作的女儿后来生了孩子，是个男孩儿。自从那之后他就变了，开始随心所欲地指使文吉，让他打扫牛棚，摘蜜橘，掏粪，砍柴，看孩子，干各种各样的活儿。

康太郎的眼珠子还是黑的，不过这位父亲已经不是普通之人了。他身患恶性疾病，浑身散发着臭味。为了消除臭味，他全身喷满了廉价香水，味道很呛人。他的这一想法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一躺下，就感觉墙上好像在放电影似的。一天，有个唱浪花节的人来到店门口卖唱，他让顺平去



看看。顺平正要出门，被继母怒斥一顿。那日过后他越发衰弱，等嫁到大阪生玉前町的外卖饭店“丸龟”的妹妹阿美代赶到的时候，他神智清醒了一阵，不一会儿就没了气儿。

因为烧香顺序的事，姑姑阿美代和继母阿袖吵了起来。姑姑觉得文吉和顺平太可怜了，说是要带他们去看红叶散散心，就领着两人去了附近的牛瀑山。姑姑在瀑布前面的茶馆里给他们买了大福饼吃，还跟他们说，姑姑上的礼钱可比谁都多，你们脸上有光了；然后砰砰地拍了拍胸口，竖了竖领子。

十岁的顺平就这样被姑姑阿美代领回了大阪。从村子到岸和田的车站有两里地的路，半路有个池塘。池塘很大，顺平看到吃了一惊，他不由想起了国定教科书里的句子：“作太郎被父亲领着翻过了山岭……”可后面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文吉说是送行，也跟了出来。顺平背着信玄袋，左边的肩膀是空的；文吉的双肩都背着行李。然而，姑姑只拿着个装蜜橘的小竹筐，这是金造给的礼物。

文吉从岸和田的车站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害怕一个人走路，姑姑可怜他，便给了他五十分钱。文吉说不需要，他还说金造姑父给他开了个账户，硬是不收，就回去了。电车开动以后，姑姑跟顺平说，怎么会有那种事呢，文吉被金造骗了，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这是顺平头一次乘电车，他显得手足无措，怯生生的样子，因此姑姑说的话也没怎么听进去。电车到达难波站后，他才稍稍有了些精神。他想起，文吉曾一副哥哥模样地提醒他的话，去了大阪，不乖巧些的



话，别人可要笑话你是个乡巴佬的。

姑姑家到了。在电灯刺眼的光线下，顺平被一一介绍给了很多人。他呆然而立，耳朵里面嗡地响了一声，眼睛里的人脸一下子变小，转而突然变大。他告诫自己不能这样没精打采地被吓着。姑姑正在整理回礼和土特产，突然问他："小顺，你上学用的东西呢？"顺平立即答道："在这儿呢。"他立即从信玄袋拿出来，样子略微有些得意。可是，有人却嘲笑他，说"在这儿呢"这个回答奇怪，原来是姑姑家的女儿。后来他才知道，她叫美津子，是寻常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比自己小一岁。美津子因为生了虱子不住地咯吱咯吱地挠头，那手却白得让人吃惊。

晚饭终于迟迟地端上来了。因为有生鱼片什么的，顺平显得有些拘谨；他低着头默默地吃完，舔了舔腌菜剩下的酱油。这时，姑姑说道："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丸龟的少爷了，不能做这种小家子的事儿。"然后故意朝着女佣滴了几滴泪。姑父一边喝酒一边说了些什么，姑姑说："总比小猫什么的强吧。"姑父突然点了点头，说："可未免也太瘦了吧"。

顺平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他一直以为养子就应该是哥哥文吉那样的，因此有些摸不着北的感觉。领到几个零钱后，他更觉得不可思议了——自己乡下的家虽然是开杂货店的，卖的都是些粗制点心，可自己连碰都没有碰过。每逢带"一"和"六"的日子，驹池有夜市，弹唱流行歌曲的街头艺人常到丸龟前面，卖冰激凌的也会在那儿摆摊子。去夜市



的时候，美津子和他每人会领到两分五厘钱。他把硬币塞到腰带当中，体味到些城市少年般的虚荣和优越感。他不知道像个倒立蘑菇似的东西是装冰激凌的薄脆饼，舔着吃冰激凌的时候甜筒破了。他吓得脸色苍白地说必须得赔偿，大家都笑他。无论他多么小心翼翼，今后要注意的事还是很多。

一天，他说去大众浴池，便出了家门。姑姑说，你认识路吗，他只当耳旁风，随口说着知道，知道。流畅而出的大阪话越发让他来了兴致，他咚咚地跑了起来。兴冲冲地进去一看，才发现外面原本亮堂堂的，而里面一下子突然变暗，样子完全不对劲。“我……我……”他也不说话了，赶忙起身回去。其实，那里是浴池旁边的水果店的里屋，一位因中风卧病在床的老爷爷吃惊地目送着他的背影。来到外面，正巧碰到去外面办事回来的水果店的小伙计。他是个大高个儿，问顺平什么事。顺平突然扔出一分用来洗澡的硬币，话也不说地抓了个蜜橘就逃走了。经常到丸龟的厨房送水果的小工事后笑着跟厨师和女佣们讲了这件事，说蜜橘原本一个三分，还说他当时慌慌张张的。这事儿传到了姑姑和姑父的耳朵里。姑姑问他：“你，你也太不劳而获了吧。”顺平紧紧地把手撑在榻榻米上，说自己再也不敢了。他一下子没了力气，眼里还泛着泪花。姑姑原本只是想嘲笑他一下，却被弄得吓了一跳；觉得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顺平更可怜了，看着还让人害怕，接着又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说完故意夸张地大笑起来。顺平终于放下了

心，心想原来不是骂自己啊。他黄色的脸上满是媚笑，说水果店的老爷爷还问自己说，少爷是谁家的孩子呀，在学校上几年级呀，等等。可是，水果店的老爷爷是个哑巴，后来不久就断了气。

他升入了小学四年级。也没人教他，他就已经习惯了睡觉前说“晚安”。姑姑因为皮肤黑而不喝茶，顺平也学会当面拍马屁地跟姑姑说她长得白。另外，他经常在厨房溜达，好像在等着姑父吩咐他拿这拿那。也许，他是读懂了姑父内心的想法，他以为只要他察言观色地留心家里的情况，姑父就会教他大厨的本事，让他将来娶了美津子，还让他继承家业。

姑父老家在四日市，来大阪的时候，身上只有十六分钱。他在下寺町做过短工，推过货车，后来还在码头干过装卸工人，饭馆打杂的和厨师，还开过深夜乌冬面摊子，关东煮的摊子；现在，在生国魂神社前开了一家饭馆，他总是说自己是吃过苦的人。正因为如此，他觉得要把顺平训练成一位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厨，就必须要从用水开始。他让顺平在寒天冻地里在挂着冰碴子的桶里洗盘子，让他切白萝卜，就算切了两三次手也不管，还教了他切法。每当刀子没拿稳切了手，总会先被训斥说，生鱼片变红了啊，手疼不疼他根本不闻不问。女佣们小声嘀咕，才刚十三岁，也太可怜了。这话听在顺平耳朵里，觉得养子到底和亲生儿子不一样，他不免重又可怜起了自己。

姑姑和姑父却没有把他当继子一样对待，看起来好像根



本顾不上他的样子。只是觉得他是个奇怪的小孩，倒也没有过多地放在心上。按照买卖人的想法，因为他们的店的订单大多来自婚丧嫁娶和城里工会，所以周围的评价最重要。

生国魂神社夏天举行的祭祀活动上，姑姑姑父还给他做了好人家的男孩儿抬神轿时统一穿着的短外衣。那时，他点燃了当上美津子丈夫的希望，注视美津子的双眼放射着贪婪的光。他想，要像其他人家的少爷那样撒撒娇，切萝卜的时候装模作样地挥舞菜刀，姑姑和姑父该是什么表情啊，然而，他终究没有那样做。那时，他觉得自卑，好像自己是个残疾人。疝气——身体里的东西恶心地下垂着，他不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不过，当时应该已被人察觉。他已经断了一切念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将因此毁于一旦。每每想到这里，肚里就会发出“啊”的一声悲鸣，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着“噗噗呸呸乌拉乌拉”的怪话。

一天，美津子在洗澡。白花花的身子倏地站了起来。“闪开。”顺平羞得无地自容。晚上回想起此事，他突然噗噗呸呸呜呜地念经一般念唱起来。他脸色苍白，觉得自己肯定被美津子讨厌透了。传来附近的咖啡馆的流行歌曲声。他一下子被点起了思乡之情，也想起了文吉。哭吧，他对自己说，眼泪溢了出来，尽情地哭了个够。他下定决心再也不看了，第二天，美津子洗澡的时候，他仍旧心里兴奋地紧张。

负责教顺平的是厨师木下。厨师木下，原本在东京一边做送牛奶、送报纸、饭店的会计等兼职一边完成学业，后来



碰到大地震，才逃到了大阪。地震的时候为了躲避火势他跳进了隅田川，穿着裙裤的女学生也一起跳进去，可因为身上穿的东西太碍事，最后淹死了。听了木下讲的故事，顺平不自觉地被吸引过去，喜欢上了他。木下一边在长长的头发上涂抹洗发水，一边问大阪也摇晃得厉害吧，顺平说晃得厉害，还详细地做了说明。那天刚刚开始摇晃，他就注意到美津子还没从学校放学回来，他一副悲壮的表情赶到学校，说地震好怕啊，说着还握住了美津子的手。美津子说，什么呀，傻瓜，地震什么的，一点不可怕。被握住的手还是那样，她说小顺真怪，流氓。因为太没面子了，这话顺平终究没说出口。

女学生平平地在水面上展开……木下的话让顺平顿时有了大人的感觉。木下为了参加律师考试，在早稻田大学上课，每每在路上碰到花季女子，总会跳一段摇摆舞。顺平也跟着扭屁股哈哈大笑，环顾了一下四周。

一次，他不知不觉地闲逛到了女佣房的前面，站住了。第二天，他进了一家位于千日前的写着“海女的实演”的小屋，一直盯着海女白白的腿和缠着的微微隆起的胸部。又过了几天，他迷上了。顺平十六岁了。木下不负责任地夸他，说他是个帅哥，肯定会成为一个让女人流泪的好男人的。顺平开始偷偷地从美津子的化妆台上拿雪花膏往脸上和手上擦。为了不被察觉味道，他尽量不到别人附近，他怕美津子知道了笑话他。他恍惚觉得自己生得好看，照照镜子，竟和



哥哥文吉长得一模一样。眼睛斜斜地向下吊着，奔儿头，鼻子低，脸宽，下巴尖。仔细瞅瞅别人的脸，竟都比自己长得要好。他觉得就算涂上一股硫黄味道的化妆水，也赶不上。终于，顺平十九岁了。他本来就觉得自己很多地方不如人，再加上容貌，他越发觉得自己被美津子嫌弃了。

不过，他唯一值得信赖的是做菜的本领，照此下去，绝对能把丸龟撑下去。姑姑姑父都很高兴，顺平本人好像也是这个打算，他态度忠实诚恳，把全部精力放到了做菜上。可美津子觉得他没有灵魂，很不喜欢他。当时，美津子上下学的时候不知怎么跟一个关西大学的学生搭上了腔，此人长相奇怪。可是，过了些日子，父母知道了她怀孕一事。因为当时女中的毕业典礼已经结束，还好没有成了小报议论的材料，父母多少放下了心。有人说顺平某天夜里曾在美津子的卧室前面站了好一阵，于是嫌疑落到了顺平头上。不知为何，顺平也并未否定，可他看美津子的眼睛满是怨恨。一个雨夜，他偷偷地走到美津子的旁边，看了看她的睡脸，终究没有下手。美津子的眼睛白得闪着冷光，十分吓人，顺平沸腾而狂躁的血一下子冷却了。

丸龟夫妇从美津子那里得知对方并不是顺平后，急急忙忙地、略显恭敬地把顺平叫到长火盆前面，说美津子虽是个不检点的姑娘，不过还请他娶她为妻。顺平连忙双手伏地地说：“多谢了。”好像早就预料到这个结局一般。看上去，

顺平眼泪扑簌簌地落到榻榻米上，也不揉一下眼睛，好似演戏一般。丸龟夫妇也暂且好像登场演出一般表情凝重了一会儿。随后，姑父递上一杯酒，说道："喝一杯吧。"顺平毕恭毕敬地接了过来，一饮而尽。就在这来回动作之间，空气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婚礼之日被提前了，必须要赶在美津子的肚子还不显眼的时候举行。看了看日历，没有一个好天气。选来选去，说是十五号虽是佛灭之日，但在一月之中，也算不错，就定在了那天。婚礼当天，六贯村的文吉一大早就从金造家出了门，他在肩上担着柿子走了二里地，从岸和田乘上南海电车；到终点站难波的时候，已经是正午时分了。因为是头一次到大阪，等他来到离车站不到一里的生国魂神社前的丸龟饭馆时，已经黄昏了。

顺平正在做婚宴上用的加吉鱼，他扭了下头，看见文吉正边呵呵地笑边愣愣地站着。虽说十年没见了，可哥哥还是一点儿没变，他马上就认出了文吉。"哥哥，你来啦。"顺平扇着圆扇凑了上去。在文吉看来，穿着白色厨师服的顺平很有精神，个子也长高了，他还把这些都告诉了顺平。其实，顺平是因为穿着做菜用的高齿木屐才看上去高了的。二十二岁的文吉只有四尺七寸，顺平却是九寸。顺平剥起柿子来，皮哧溜溜地就滑落下来，文吉很是佩服。

当天晚上，婚宴将近尾声的时候，文吉的肚子疼了起



来。因为他把盘子吃了个精光，还喝了不少酒。况且，他肚里老早就生了蛔虫。他站到厕所里，因为借来的礼服的下摆太长绊住了脚，他跌倒了，痛得直叫。大家把他搬到别的房间，还找来医生。从肠子里挤出的排泄物弄脏了睡衣，散发出一股臭味，顺平陪着照顾他。总算等到文吉安静下来睡着了，顺平去了卧室。夜深了，美津子睡得正熟。他急急忙忙地把手伸了过去。“真是个傻子。”美津子一下醒了，把顺平甩到一边。

第二天早上，文吉的腹痛一下子就好了。他说不早点回去的话会被金造骂的，顺平就把他送到难波。他们下了源生寺的坡，穿过黑门市场，走过千日前，来到出云屋。顺平想，虽然有可能会再闹肚子，可在乡下只能吃些萝卜和菜叶之类的东西，他还是想让文吉吃点好吃的。他带了两元的零花钱，点了鳗鱼饭盒、鲫鱼生鱼片。出云屋的菜，除了鳗鱼饭、鲫鱼生鱼片和鳝鱼肝汤之外，都不好吃。不过名店就是名店，鳗鱼饭的酱汁和鲫鱼生鱼片的蘸料是别家根本做不出来的，顺平一副厨师的样子品头论足道。文吉啪嚓啪嚓地发着声音一边吃，一边说，继母阿袖的女儿浜子从高等学校毕业以后，现在在大阪的大学医院当护士，很是出息，不过顺平的老婆要比浜子还好看。我这个哥哥很没出息，还在睡衣里拉屎撒尿的，你原谅我吧。顺平仔细听了听，才知道金造很贪心，把文吉当仆人使唤，什么开账户一事看来也是假的；证据就是文吉前几天为了买村雨羊羹偷了十钱，被他打得脸都



肿了。与哥哥告别后，顺平在回去的路上想，就算美津子一直对自己不理不睬，也要忍耐，等到继承了丸龟，一定要把文吉接过来。他顿时又兴奋了起来，心想必须得出人头地，他昂首挺胸地走着，往肚子上用力，剧烈的疼痛比平时更厉害了。

顺平只是名义上的丈夫，他空虚而无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明察是非的木下替他出谋划策说，匹夫不可夺其志，干脆对她冷淡一些也让她着急，可顺平一没有耐心二来做不出这种事情。他特意跟大家说这是自己的孩子，就这样，那个大学生的孩子终于从美津子的肚子里生出来了。顺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近想要看看，美津子却不让他进产室。产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把刚出生的孩子交给了顺平。顺平抱在手里看了看，发现鼻子低这点倒还与自己相像。其实，孩子的亲生父亲鼻子低罢了。

因为还得顾及街坊邻里的脸面，他抱着孩子去洗澡的时候，不知怎地，涌出对这个婴儿的感情。可是，孩子很快就死了。医生说是因为洗澡水进了耳朵里。人们私下里议论着不好听的话，说是顺平故意弄进去的。一天，顺平躲在厕所里偷偷哭，木下走了进来，说有些话我老早老早就想对你说……头一次真心实意地安慰起顺平来。接着，木下说："我已经再也不想在这个满是欺瞒的家里待下去了。"木下离四十还很远，头发却早已稀疏，律师的梦想也还前途渺茫。因为没有用心，他掌勺的本事也一般，早就对这行生了厌。与他相好的女服务员最近要到东京，他也想跟着过去。



为了去女招待的店里光顾，他跟丸龟借了四个月的工资，他不打算还了。

当天晚上，两人去了咖啡馆。坐在自己身旁的女人身上廉价香水的味道让他意外想起了父亲，木下觉得表情沉重的顺平样子奇怪，就凑近他的耳朵说：“这个女人只要有钱就能让她自由，不如帮帮她吧。”顺平吃了一惊，说：“钱我没有。”

疝气，以及多得数不清的自卑感，像皮肤一样黏在他的身上。

二

文吉半夜里被叫醒，然后往大八车上装笋，接着提着灯走在漆黑的乡间小道上，拉着货去往岸和田。车辙的声音回响在肚子里，听上去让人害怕。天色渐渐变薄，到岸和田的蔬菜市场的时候，已经早上了。交了笋，领来三十元。他把钱紧紧地塞到腰围子底下。他想起金造告诉他要不时地按一按，也照做了。忽然，他想到，有这些钱，可以到大阪去吃鳗鱼饭和鲫鱼生鱼片，脚不禁打起了战。他咯吱咯吱地拉着空车来到岸和田，听到电车的声音。他把空车绑到车站前面的电线杆上，买了去大阪的票，来到月台。电车来还有些时间。他显得有些六神无主，刚才的决心也渐渐不坚决了，他一直想上厕所。从厕所出来一看电车已经来了，便匆匆上了车。电车刚一出动，他就睡着了。售票员摇了摇他，说：“难波，终点站难波到了。”他终于醒了过来。他很高兴，

心想到得可真早呀，他小步在车站内快跑，直直地穿过阳光照耀下的南海道；来到出云屋的门前，可是，门还没开。文吉东张西望地抬头看着电影的海报，脖子都疼了。在去道顿崛方向的十字路口，还被交通巡警严厉地警告。他从道顿崛穿过戎桥，来到心斋桥筋。他一家店挨着一家店地看橱窗里的装饰。后来累了，他就折回去站在戎桥上，看见水上警察开着摩托艇从桥下驶过。接着，又驶过一辆装着大粪的船。忽然，他想起了六贯村，仿佛听到了金造的声音。他有些饿了，想去出云屋，可迈开步子竟不知方向。想跟人打听一下，又不知找谁打听是好，不觉有些不安。他来到中座前面闷闷不乐地抬头看着海报，一个男人走过来问他要不要半价的电影票。他不知道半价电影票是什么东西，也不知该如何作答，又觉这倒也好，干脆问起人家："我稍微打听一下，出云屋在哪儿？""对面。"男人好像生气地说。一扭头，果然看到挂着招牌。可是，那里不是顺平带自己去的地方。他不知道，出云屋有好几家，只觉得莫名其妙。烤鳗鱼的味道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心想算了，就走了进去，好像饿鬼一般吃了起来。付过钱后，还有二十七元。中座旁边卖留声机的店旁边，有间饭馆。留声机店和饭馆中间，有条狭长的巷子。穿过那里，是一片好像寺庙的庭院一般的地方。往左走，看见乐天地几个字。得知那里就是千日前，他高兴地快步走去。乐天地对面的活动小屋铃铛声响个不停，他便急急忙忙买了票进去。节目还没开始，他不禁有些失望，凝望

着。客人越来越多，表演终于开始了。喝着柠檬水，吃着炒蚕豆，电影也渐入佳境。“好，好。”他大吼道，被周围的人骂了。演到美女嘴里被塞了东西的时候，他突然涌起对女人的渴望。出来结了账，还剩二十六元八十钱。他想起，以前听说大阪有妓院，那里的女人很温柔。他呵呵地笑着，问过路人哪儿能找到姑娘，对方却不理会他。文吉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乘小轿车，他来到飞田妓院的大门前。他在妓院里乱逛着，被人捉住吊了起来。他正发着呆，被人拿去十元，还剩下十六元十六钱。在妓女的房间里，他唱起了盆舞的歌。妓女说他声音不错，让他再唱一遍。他正要放开嗓子唱，其他房间的客人和妓女们都笑了。这时，妓女说：“喂，我想吃寿司，你不吃点吗？”“吃。”他要了两人份的，还剩下十一元十六钱。正吃着，就有人来说时间到了。妓女故意哼哼着说：“你走了我可不愿意，再待一会儿嘛。”文吉听了也不起来。他生下来还是头一次被别人亲切对待，高兴到了骨头里。然后，又点上香，最后的十元也没了踪影。没想到，妓女竟睡相难看地睡了起来，“喂”地叫她也不起来。文吉眼前忽然飘过金造的脸，他害怕了。他打算这就回去，于是下了楼梯，大镜子里映着他和妓女并排的身影。他那四尺七寸的小身体，看上去越发蜷缩了。被妓女送出门外的时候，外面已经天黑了。妓院里面却明亮得好似白天，柳树随风摆动。他轻轻地走过门前大街。花五十钱买了双书生木屐，因为鞋绳太紧脚疼，不过踩在地上发出的咔

嗒咔嗒声很好听。他又买了一顶早就想戴一戴的鸭舌帽，花了一元六十钱。帽子遮住了他的前额，散发着新布的味道。他喝了些酸梅汤，连着喝了三杯，最后卡到了喉咙。还剩一元十钱。他进了乌冬面店，要了一份加油炸豆腐的乌冬面和浇卤乌冬面，各吃了一半剩下了。还剩九十二钱。他走在繁华的商业街新世界上，既不想看广告招牌，要不想进商店看看。他去药店买了些鼠药，来到天王寺公园，坐到汽灯下的长椅上。他手里握着四枚十钱的白铜硬币和两枚一钱的铜板，手心里满是汗。他想看顺平一眼，又想，用光了三十元，还有什么脸见人。他想，扔在岸和田车站的货车不知怎么样了，得把提灯的火续上，金造没什么好怕的。汽灯的光闪着白光，夜更深了。传来动物园老虎的吼声。他走进草丛，吞下了老鼠药。天空在眼前翻转过来，嘴里冒了股白烟，他来回乱转了好长时间。

三

天明了，文吉被抬到了天王寺市民医院。顺平也赶来了，穿着去鱼市时的衣服，可已经晚了。护士说，微微还在冒烟，顺平听了放声大哭。文吉身上没有遗书类的东西，腰围里面有封不知何时的旧信已经揉得乱七八糟，这才通知了顺平。别人劝他好歹也见到了最后一面，也算是兄弟两人的情分。顺平一直嘀咕着，虽说不知道到底为了何事，想不开的时候，也该先来找自己，哪怕寄来一封信，也会有办法的呀。顺平在医院的食堂里吃饭，他把脸扑在鸡蛋盖饭上，眼泪掉了下来，对金造的愤怒勒紧了他的胸口。

然而，在村里举行完了葬礼，他这才注意到，他对金造没说一句怨恨的话。他大人模样地啰唆着说，拿走的三十元钱一定会赔偿的，然后无精打采地回到大阪。碰巧当天有人定了婚宴，他就帮着往欢庆的婚礼人家上菜，最后留到很



晚，帮着厨房尝汤的咸淡，还帮着斟酒。最后，他领了礼金来到外面，月夜皎皎。从下寺町到生国魂神社去的坡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自己高齿木屐上坡发出的声音、远处的狗叫声……他忽然从夜深人静的街道的寂寞中，感到一丝乡愁。“哥哥，你怎么死了呀。”也许是刚才热闹喝醉了，他突然一转身，下了坡道，来到道顿崛，双脚不由地朝芝居里的妓院走去。大多大门紧闭，只有一家，老鸨在屋檐下打着瞌睡。他看见，走了进去。里面的房间很脏，很不像是做这行的，孤零零地等了一会儿，一个妓女说着“欢迎欢迎”走了进来。她长得不好看，香粉和头油的味道熏得呛人。顺平想，这个女人能获自由之身大概只是个梦了吧。

可是，顺平本能地害怕被女人拒绝，所以连碰她的肩也犹豫再三，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妓女竟睡着了。听到她的鼾声，他不禁想起了在美津子身边度过的空虚而可悲的日子。

早晨，想要回丸龟去，又担心姑姑和姑父责怪自己，心情灰暗起来。顺平忽然想到干脆从丸龟逃走吧，于是下定决心，竟也安下了心。他回到家里，别人问他怎么了，也不回家，他顾不得理会，拿出自己从各处领到的小费——他偷偷地已经存下两百元了，然后换了衣服。他盯着姑父、姑姑和美津子看了一会儿，好像在说，我奔出家门，可就再也不回来了呀。不过别人没有注意到他。他想，要是有谁注意他的样子挽留他，或者跟他说些好听的话，他也就打消主意了。可是别人就是猜不透他肚子里的想法，他顿时没了兴致，磨



蹭了好一会儿，最后想既然已经换了衣服就别无他法，灰溜溜地出了家门。

后来，姑姑到处跟人家说，顺平是因为被坏人调唆才离家出走的。她喜欢离家出走这个词。姑父也心想，还打算把家业都交给他呢，真是个傻瓜，这倒是真的。美津子眼下也不敢出门了，一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就撅着嘴不高兴。顺平离她而去，虽然面子上不好看，不过，她也多少感到些寂寞。她想，顺平对自己总是紧缠不放，自己心里说不定也想过，将来什么时候就应了他吧。不过她转念一想，这未免太过滑稽可笑，随即打消了这个想法。

顺平住到了千日前金刀比罗里的便宜旅馆里。他自己也说不明白，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从丸龟跑出来的，也许充其量只是装装样子罢了。他买了藏青地碎白花纹的和服，像个正经人家的少爷一样无所事事，只是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他白天去千日前和道顿崛的电影棚子，晚上就在旅馆附近的咖啡馆“莉莉安”找乐子。在“莉莉安”，钱五元、十元地眼看着就没了，他就像刀割一样心疼。不过，被人“高峰先生、高峰先生”地叫几声就高兴得不得了，任由女招待们围在身边。

一天晚上，他特意点了高汤烩年糕，吃了一口，他就开始耍小聪明地说些肤浅的评论：什么这么难吃的味道怎么下口呢，喝的汤汁，是靠里面放的海带的多少决定味道的，云云。这时，一个长头发的男子突然走了过来说：“今日与您



初次见面，”净是些摸不着边际的虚情假意之词。顺平脸色突然变白，还抖了起来，女招待突然说：“高峰先生，买烟吧。”说着把顺平平常去鱼市时带的大钱包掏出来打开。男人往里看了看，态度骤变，满脸皱纹地笑道：“您的钱包还真大呀。”他身子软瘫得好像喝醉了一样。男人外号“追帐株的北田”，在千日前一带是很吃得开的赖皮。

当晚，在追帐株的北田的劝说下，顺平来到位于新世界的一户人家的二楼跟四五个赖皮赌博。他们教了顺平赌博的方法，正当他不起劲的时候，竟然中了钱。他恍恍惚惚地体味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胜利之感，这种自信不由让他热血沸腾。又继续了一阵，最后钱全部被掏空了。这当然是场骗局。可是，明知如此，他还是恨不起北田来。第二天，北田给了顺平半碗肉汤，顺平低下头答谢：“多谢您了。”北田觉得他太可怜了，就说：“怎么样，去找女人玩玩儿吧。”还说，“不如就找莉莉安的小铃吧。”顺平被他猜透了心思，脸一下子变红了，觉得北田真是靠得住。他说：“我虽然喜欢她，可是却不大受女人欢迎。大哥，你就带我去找小铃吧。”他的态度与以前曾跟木下说话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北田早就跟小铃好上了一事让他不快。

追帐株的北田钱一花光就会干起老本行。他会挑一些深夜的闹市卖画儿。偷偷拿起他卖的画看看，不是些拙劣的西洋美女照片，就是义士攻占的场面。顺平是托儿，他一见到画，就心情激动地说：“这绝对跟假的不一样。”然后略微



欠身，故意地好像害怕什么似的慌慌张张地口若悬河一番，等聚拢了人来，又第一个掏钱。有些绘画功底的北田，有的时候也临摹了来卖，这时，他的眼力得更加厉害。做托儿的顺平虽然不时心里发凉地想这行当还真好比在走破桥啊，不过，他的行为举止眼看着也变了样，一副在凶残的世界里横行的模样。

北田干什么都不常性，有的时候也倒卖东西。他在天满京阪里的旧衣店出一元二十钱买来上面印有大阪某报社字样的短外衣，卖些《SUNDAY每日》和《周刊朝日》之类的过期报刊。要不就用纸擦掉期刊的封面的发行日期，到郊外的人家挨家挨户地叫卖，说三册一共十五钱，如何如何便宜云云。有的时候，崭新的过期报刊，比如《KING》、《讲坛俱乐部》、《富士》、《主妇之友》、《讲坛杂志》等，五本掺在一起才五十钱，主要在戎桥大街的昼夜银行前卖给那些深夜回家的女招待的。进货的地点在难波的元屋，他们把低价收购到的旧书拆开，也不管有没有关系，就胡乱地叠放在一起只为了厚度，然后装一个看上去像模像样的封面，把边角裁齐，一本崭新的过期杂志就做好了。里面净是些断断续续的亚麻，根本没法读。为了不让当场读，还包了层玻璃纸，怎么看怎么是本新书。顺平有的时候当托儿，有的时候也叫卖。这买卖都在深夜做，他脸色也变得苍白了。追帐株的北田把挣到的钱会准时按一定比例分给他，顺平因此觉得他是个规矩之人，对女人的怀念之情又复苏了。



一天，北田没了赌博的本钱，也对倒卖失去兴致，就说："高峰，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要钱的地方。"顺平当然知道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让他去丸龟索要些钱来。他叩首回复着有些为难，忽然脑海里浮现出姐姐浜子的身影。死去的文吉说过，她在大阪医院当护士。顺平找过去一看，浜子个子长高了，已经出落成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当她得知是顺平的时候，就怀念似的叫了一声"啊呀"。她看到顺平的打扮，早就看出他怎么看也不像过正经生活的，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您哪儿不舒服吗？"她像对病人说话一样跟顺平试了试颜色，把他叫到了医院外面。在玉江桥的河畔，顺平按北田教的说："原因我就不细说了，我现在从丸龟逃出来了，身无分文，从早上还什么都没有吃呢。"他这么一说，浜子从红色的钱包里畏畏缩缩地拿出来一张五元的钞票给了他。他们还站着说了一会儿去世的文吉的事。浜子劝说："意气用事可是要吃亏的，你还是回丸龟去吧，好好混出个模样来，好衣锦还乡地回到六贯村。"顺平觉得也是，突然涌起一股想哭的心情，眼泪也刷刷掉了下来。他说："姐姐，我要好好干。我要金盆洗手，脱离现在的生活，好好干。"他说了些不说自明的话，竟无比兴奋起来，握紧拳头，震颤着身体；一下子抬起低着的头，泪眼婆娑地看了看脏兮兮的江水。浜子小步快跑地朝医院方向去了。追帐株的北田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狠劲儿地表扬他说："高峰，你小子演得不错嘛，哭得也真聪明，你可真坏啊。"顺平心里

却不这么想。要来的这笔钱又在赌场上输光了。

不久，顺平听到美津子即将又要找一个丈夫的传闻。第二天，他装作不故意地去附近打探了一番，看来是真的。接着，他又去了大阪医院。倒也不是听了北田“去哭一番”的忠告，浜子一语重心长地劝他，他就哭了个够。他又要到了五元。其中，他花一元八十钱买了瓶酒，然后在上面写上“祝，高峰顺平”，送到了丸龟。用剩下的钱拿去赌博，没想到傻人还真有傻福，他竟赢得一塌糊涂。

他和北田对半分了，北田又送他在梅田站乘上去东京的火车。听到美津子招女婿的事儿，他觉得大阪这片土地太恐怖了，二来，他还被“必须要出人头地”的想法所迫。木下应该在东京，因为顺平在丸龟的时候，曾收到过一张写着“什么时候来东京玩吧”的明信片。

到了东京站，花了半天工夫他才终于找到木下位于荒川放水路附近的住处。顺平还以为他当上律师了，住的一看就是贫民窟，木下晚上还去玉之井摆卖烤鸡肉的摊子。木下已经四十了，心里已经放弃了当律师的梦。他卖的烤鸡肉一串两钱，葱八分，内脏两分，酒、甜红葡萄酒、泡盛、威士忌等比别的摊位都稀。木下每天晚上都要精打细算，挣来的钱四成用来生计，另外四成存起来绝对不碰，剩下的二成放进箱子，他等攒够了好娶个女人。

木下跟女人玩乐的时候，顺平就得一个人操持摊子。四周飘荡着臭水沟和消毒水的臭气，一到深夜，街头的按摩师



傅还会吹笛子，听上去很是悲凉，这在大阪并不常见。月光冷飕飕的刮着，路上行人不多，阴森森的。有些跟大阪的赖皮们不能相提并论的爽快的本地人掀开门帘进来，更让顺平不知如何是好。“大哥，您是上方一带的人吧。”被人家这么一问，顺平只顾揉着手说“是，是”，连客人吃了几串总是算错。从进货、焖牛肉饭用的米饭、洗盘子，以及其他凡是能想到的事儿，顺平都认认真真地做着，木下让他去玩玩他也不听。事后他忽然想到，看来木下是讨厌自己在这里同住了。木下绕着弯子说：“你有那么好的手艺，不干这种事儿也行啊，你不如去找个好营生吧。”顺平读懂了木下心里想的。自从顺平来了之后，木下对日渐少去的大米心如刀割。不过，顺平想的是其他辛苦的事情都能忍耐，唯独充满鱼肠子的腥味的厨房不愿意。也许，他是想起了丸龟的厨房吧。他这么想的背后，还有美津子的关系。

最后，他住不下去了，在浅草的寿司店找了个包吃包住的工作。主人让顺平干了几天，没想到他还有一副好手艺，根本不像个二十三岁的人，很值得。来人了。好嘞。把锈擦掉。好的。把盘子洗了，好的。什么活都追着找他，累得头晕目眩。寂寞的时候，眼泪流了出来，不知何时竟变成了真的眼泪，他抽抽地哭了起来。来东京本来是想出人头地的，可看来一点希望都没有。

一天夜里，他的下腹部突然剧痛起来，他受不了就请了假，躺在天花板极低的二楼的下人房间里休息。忽然疼得身



子要跳起来了，他“疼死了，疼死了”的大叫起来。

女佣听见声音吃了一惊，上来看见他的脸已变得土黄，便急急忙忙叫了一声。原来是疝气恶化，需要做手术。他足足睡了十天，一直静养，等到终于能起来的时候，主人才第一次问他有没有什么亲戚。听他说大阪有，就命人给了他到大阪的火车票钱。顺平恭恭敬敬地接过来，说将来出息了一定报恩，说着又留下眼泪，冷峻的脸上表情坚毅。然后，他坐上了开往大阪的火车。

傍晚，刚到梅田站，他就去了莉莉安。女招待已经换了人，小铃不在。只有一个以前熟识的女人说，小铃私奔去了别府，对方是裱糊匠家的儿子。你应该也知道吧，就是那个只要一杯海带茶，小费却大方地给了三元的那个人。顺平这才注意到，自己现在也只点了一杯海带茶。然后，他要了一瓶酒，还叫了水果，打听起了追帐株的北田的情况。没想到北田居然追着小铃也去了别府。他结完账走到外面，只剩二十钱了。他在夜晚的街道来回乱逛，在戎桥的梅枝吃了加油炸豆腐的乌冬面，付了账，只剩一钱了。夜更深了，临近冬天，冷风透进身子，鼻子直疼。为了找一处暖和的地方，他从难波车站下到地铁，在南海高岛屋的铁门前蜷缩着身体，然后横躺了下来，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早晨，他接着生国魂神社的鸟居的影子站了一会儿，然后朝田蓑桥的大阪医院走去。因为他是无意间走到生国魂神社去的，肚子越发饿了起来，一里的路仿佛很远。路上，他



想为何自己没有去丸龟索要些钱呢，可就连他自己也怎么都想不通不去的原因。来到医院，浜子这次眼里竟泛起了泪花，声音也颤抖了。虽说她的悲愤和怒气是因为她工资原本就微薄还被顺平要了钱去，可是顺平衣衫褴褛的，她也没有把话说出口。她本来觉得就算劝他也没用，但还是语重心长地絮叨了一番："不要总是靠我，你也拿出些志气来。"然后心有不甘地给了他七元。顺平从怀里掏出烟盒，把钱放到里面，一边放还一边流出泪来，然后微微笑了。与浜子分别以后，他反倒觉得心情甜丝丝的，希望她再说教说教自己。他走进玉江桥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点了碗牛肉饭。他觉得，大阪的牛肉饭到底是正宗啊，用的是真正的牛肉。木下的小摊上卖的牛肉饭，用的是纤维多、颜色黑红的马肉。吃着饭的工夫，顺平想，去别府的话，没准儿还能见到小铃或者北田。

他在天保山的大阪商船的候车室里买了去别府的票，还剩下八十钱，就花二十钱买了个豆沙面包上了船。在船上因为毛毯花了十五钱，正觉得很不甘心之时，饭上来了，他又转而高兴起来。他本来是想靠豆沙面包撑到别府的。因为小豆岛的海面上起了雾，船走得慢了，驶进别府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山脚的灯火逐渐逼近，堤坝上森永牛奶糖的霓虹灯一闪一灭。

船一横靠在码头，栈桥上的灯就啪地亮了。"啊。"顺平的眼睛里不禁泛起了泪光。北田罩着旅馆的短外衣，提着



灯笼，正死死地盯着自己这边，眼神还是一如既往地可怕。“大哥，大哥”顺平叫喊着下了船。北田大吃一惊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顺平说：“大哥，你居然知道我来别府了呀。”“傻瓜，我不是来迎接你的，我是来招呼客人的。”北田怕人听见似的小声说着，可声音还是很尖利。

一打听才知道，北田现在在温泉旅馆里负责招揽客人，小铃在同一家旅馆里当女佣；也就是说，两人共同挣钱，成了真正的夫妇。又听了听，才知道，北田以前就跟小铃关系密切，后来小铃怀孕了，当然是北田的。可北田说谁知道是哪儿的野种，对小铃也日渐冷淡起来。他本意是想用这话搪塞过去的，可没想到小铃居然跟常到莉莉安去的裱糊铺的儿子私奔了。他气得心里翻江倒海的，想说她到底还是有别的男人。听人家说他们去了别府，就跟了过来，果真在。他在温泉旅馆抓住正在温存的两个人，找碴儿让他们分开了。讲到这里，北田说：“你猜小铃当时说了什么？”被这么突然一问，顺平根本答不上话来，只是呆呆地。北田接着说下去：“小铃说：‘我是觉得孩子可怜，才私奔的。我不知怀了哪个坏种的孩子，人家还不承认，我不想让孩子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正巧裱糊铺的儿子对我着了迷，我就死缠烂打地跟他说私奔的事儿，然后死活说这是他的孩子。然后公开地成了夫妻，肚里的孩子也好过些。我是这么打算才私逃的，你现在却来找碴。阿北，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啊？”北田本来是不会对这么不贞的不道德之事让步的，也许是萌生了



父爱，也许是现在重又喜欢上了小铃，他软了下来。他做倒卖用的本钱也花光了，住宿费也越来越多，就这样，他们商议小铃在那里做女佣，自己则靠着自来熟的本事当拉客的。第二天起，北田就穿着短外衣站到栈桥上，这时从船上下来两个相伴而来的女人。他立即故意靠了上去，帮着拿了包，就这样，连小费在内他挣了三元。北田说，他打算存了钱，跟小铃，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三个人踏踏实实地生活下去。他还说："高峰，你也去找家温泉饭馆当厨师，把工资存起来，在海边开个烤鸡肉的摊子，好歹也做个有出息的人。"

当晚，北田自掏腰包，在他工作的旅馆为顺平安排了住宿。吃饭的时候是小铃负责招呼的，他也忘记曾被北田取笑"既然那么喜欢小铃，就跟她过吧"的话，竟客气地说什么："真没想到追帐株能跟你做夫妻，实在可喜可贺。"

第二天，北田帮顺平在流川通一个叫都亭的小饭馆介绍了一份工作。都亭的老板说他自己在大阪的宴会料理店做过，还在浅草的寿司店待过一段时间。他还说："正如您所见，我们店是个小店，不做什么正式的菜品，现在这个季节做的大都是河豚料理，你知道河豚的做法吗？"被这么一问，顺平到底说不出来不知道三个字。还得考虑北田的面子。而且，厨师手艺是他唯一可以夸耀的了。"是吗，你知道啊，那太好了。"老板说道。不过，眼下几天，顺平还是当小工被人使唤，他也倒放心了。

过了一个月的一天，大清早的就一起来了四个客人，他



们点了河豚生鱼片和河豚什锦火锅。店里的两位厨师，一个人请了四五天的假，另一个人在前一天晚上关门后就不知去哪儿玩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只有打杂的顺平一个人在打扫店面。跟老板说了情况，老板说你会做吧，他自信满满地答说会的。他觉得一个月的时间已经看明白了河豚的做法。他觉得这是让老板承认自己厨艺的大好机会，不仅刀法露得熟练，就连醋也尝试再三。

晚上，警察来了，带走了都亭的老板。一会儿，顺平也被叫走了。他战战兢兢地去了才知道，原来是早晨的客人因为河豚料理中了毒，四个人当中只有三个人保住了小生命，一个死了。老板先被放了回去，顺平被拘留了。他拖拖沓沓地拖着和服，伸着脑袋，像个老头儿一样在板子上坐着，一想到不知要这么待几天，就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北田怕他冷，还送来了毛毯。

过了两天的一个中午，一个穿着带家族徽章的和服模样的人被送进了看守所，他是横倒着进来的。此人嘴边留着胡须，默默沉思的样子很有威严的感觉。一想到这种有身份的人都会被拘留，顺平感到些许欣慰。他突然想，这个人也许是违反了选举法吧。他礼貌地跟那个人打了个招呼，然后拿出毛毯，说请用。对方只是横着眼瞅了他一下，然后一声不吭地接了过去。后来顺平被叫去问话的时候，向负责的刑警打听后才得知，那人其实是个混吃混喝之人。哪里一有葬礼，他就假装成亲朋好友去殡仪馆或告别仪式现场，递上一



张胡乱写的名片，领上给参加遗体告别的来宾送的面包或礼券之类，是个此类犯罪的惯犯，已经造成了数千元的损失。顺平心想，自己还真傻，不过就是没有勇气要回毛毯。顺平以为因为中毒让一个人死了，最坏的打算自己是死刑。想到这里，顺平已经心如止水，只是小声地嘀咕南无阿弥陀佛。混吃混喝的罪犯见顺平这副模样，觉得他既可笑又可怜，就算是因为河豚料理杀死了人，怎么会被判成死刑呢，最坏也就是过失致死罪……虽说也没听过这种例子，不过最多也就是你的老板被责令停业整顿罢了，这人安慰着顺平。现在，这个人是顺平唯一的依靠。

可是，都亭的老板并没有停业。都亭的老板四处宣扬，要是有了这样的范例，不光是都亭一家店，温泉附近的所有饭店都将蒙受污名；甚至被人宣传成不要在这里吃河豚，这样就会影响城市的繁荣，云云。他甚至煽动了饭店联合会。若说问题的责任在于都亭的老板倒也说得通，不过真正，而且是直接的原因在于流浪到此处的打杂的顺平身上，这也显然。让那样一个四处漂泊之人做河豚料理，与其说是相信他会做河豚料理的谎的粗心之过，倒不如说责任更在于顺平的欺骗。老板努力地解释这个道理。追帐株的北田听了也一时觉得窝火，可是他现在刚被当地接受，而且小铃马上就要生产了。他为了澄清顺平的无罪四处哭着求人，可最终也别无他法。

不久，顺平就被送到了警察局宣布为过失致死罪，刑期为一年三个月。听到一年三个月，顺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然后，他又被送到了德岛看守所。他被分在厨房工作，还被警告说“可不是让你来这儿做河豚料理的”。自己的厨艺竟然在这种地方派上了用场，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做饭的工作很轻松，不过，要遵守绝对不能把做的东西送进自己嘴里的规定，让他很痛苦。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犯了禁忌，又被看见，作为惩戒，他被转送到了仙台的看守所。

护送途中，火车经过了大阪站。他隔着斗笠向车窗望去，看到不知何时在站前建起的两座大剧场。护送的警察在站台为他买来了带馅面包。他好几个月都没有吃到这样的东西了，咬的时候手都发抖。

因为是惩罚，所以在仙台看守所做的工作很辛苦。不是运沙土，就是搬木材，虽然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每天都要做这样的劳动。眼看着他的脸色越变越差。早上要去工作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就浮现出浜子；傍晚收工后，他就想起了美津子；吃饭的时候，他就想起了小铃的笑脸。夜里睡觉的时候，做着她们的梦。刚梦见后背背着穿着水手服的美津子，又一下子变成了浜子，忽又觉得其实是穿着护士服的浜子，立刻又觉得摸到了小铃柔软的肩头。

过了一年，因为纪元节的大赦，他的刑期缩短了两天。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地哭了。从看守所出来，警察听说他要去大阪找工作，就给了他到大阪的车票钱和买便当的钱，还给了他二十一元说是劳动报酬。他在仙台的街上花十四元买了人造丝绸质的旧衣服、腰带、衬衫、短布袜和木屐等身



上穿的东西。不知不觉间物价竟上涨了这么多让他震惊。买东西的时候，他从纸袋里拿出钱来，看了又装进去，然后又掏出来，交钱的时候也是一张一张地数，还考虑考虑，等想通了才递过去。拿到找过来的零钱，刚放进袋子里又拿出来查看，然后考虑一番，才好不容易想明白。走在街上，他经常突然分不清方向，不知道来时的路和要去的路，愣愣地站在街上。

他从仙台站上了火车。火车上卖的便当很好吃。在东京站换乘的时候，他想下车看看街道的样子；但心里好像被什么追着似的，就直接上了开往大阪的火车，到了已经是晚上了。看着霓虹灯和街道上的灯都灭着，大阪一片黑暗，他觉得有些生疏和奇怪，他不知道这是为了省电。他先朝千日前走去，在咖啡五钱一杯的木村屋要了一杯咖啡和果酱土司，花了十一钱。他没发觉，咖啡已经涨了一钱。在柜台结账等找零的时候，他想了好半天，很费工夫。他去大阪剧场的地下室听了免费的少女爵士乐队的表演，然后去了生国魂神社前面，一直在那里站到天黑。总算没白费，他看到了美津子的身影。美津子看样子是要去洗澡，包袱里裹着的是铜盆，虽说天黑他也看了出来。他目送着渐行渐远的美津子，眼泪突然流了出来，什么都看不见了。他一边哭一边想，看我一眼吧。也许是心里的呐喊起了作用，美津子突然回了一下头，不过她是近视眼。

当天夜里，顺平住在了千日前金刀比罗里的第一三笠馆



的一晚二十钱的通铺。早晨一睁眼，他啊地大叫一声坐起身来，后来才想到这里不是看守所，想睡多久就能睡多久，不觉高兴起来，竟然哼起了别府的小调。“在开往别府的汽船的窗口上凝神相视的两张脸……”二十钱一晚的旅馆的规矩是，一到早晨六点就掀开被子赶客人出门。顺平九点出了旅馆，花十一钱吃了早饭，又乘电车去了田蓑桥。过桥的时候他心里很焦急。赶到大阪医院，浜子不在。一打听说是结婚了。顺平在为患者准备的长椅上坐下来，好长时间一动不动。他嘴里嘟哝着，我今天不是来勒索钱的，只是想看你一眼，说着走到了玉江桥。他从桥上看着流动的河水，觉得自己活得没有价值，好生可怜。忽然他又想起了怀里的钱，心想，对呀还有钱能用呢，便取出纸袋，花很长工夫点了点，一共是六元五十二钱。他想该用作什么好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就觉得再清点一遍。刚把纸袋从怀里拿出来，就掉进了河里。他吓得眼前发黑，想到只有向警察求救一个办法。他迈出步子，摸了摸不小心滑落掉纸袋的右手。他全身丑恶，只有这只手血色充盈，肉鼓鼓的，这是厨艺本事散发的美。他顿时发现，只要还有这只手，就能吃上饭，苍白的脸才隐约泛起了红色。他不知道去派出所的路，刚立定站住，又失去了防线，头脑发热，还响着。

顺平像他的父亲康太郎以前那样，歪着脖子，一直在那儿呆呆地站着。





夜光虫



事实上，那件事情没有被报纸登载，不过是出于极其简单的原因罢了——除了仅有的一位目击者之外，没有一个知道那件事的人。

也就是说，除了当事者本人之外，知道那件事的，在整个大阪仅有一个人。

从这层意思上来看，这位目击者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人物，就让我先来说清他的姓名吧。

小泽十吉……二十九岁。

那天夜里，小泽冒着暴雨，一边淋得湿漉漉的，一边正沿着外语学校前面烧毁的马路，朝细工谷町方向笔直地向东走去。

也许是夜深的缘故，也许是下雨的原因，总之一个人影都没有。那条路上就连一个简易工棚都没有，寂寞而空旷。



然而，走到上之宫中学前面的时候，终于看见了几户人家，不可思议的是只有这一块角落没被烧掉。

小泽想，照这样看来，现在正要投奔而去的位于细工谷町的朋友家，也许会平安无事吧。等到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小泽愣住了。

一位一丝不挂的裸体少女，突然飞奔到了小泽的眼前。

因为身上流淌着雨水，白花花的裸体显得更加鲜活了。

小泽连忙移开视线。与此同时，姑娘也很快耸了耸肩，然后蹲了下去。

他们目光再次相遇的时候，姑娘说道：

“救救我吧。”然后紧跟在小泽身后缠着不放。

这是发生在昭和二十一年五月一日深夜的一件事。

小泽怀疑起了自己的眼睛。

虽说是深夜，虽说是在战败后的大阪，虽说自己的神经已在战争的磨炼下变得相当大胆，可一位全身什么都没穿的年轻姑娘赤裸着身体突然飞奔到自己的眼前，还是感觉十分异样。

而且，仿佛像加强这种异样之感似的，雨也故意下得很大。

溺水身亡之人、海水浴、洗澡、海女……或者说得更色情一点，裸体一般都会让人联想到“湿了”的感觉。确实，当时的那场雨让姑娘一丝不挂的身姿看上去越发鲜活……不，应该说是看上去更加让人心痛。

那里是十字路口，拐角处只有一户人家点着门灯，借着隔着雨水微微流淌的朦胧灯光，姑娘的面容隐约可见。

脸庞长得天真可爱，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然而，肩膀处的肉丰满结实，胸部已微微隆起，身体诱人的曲线从胸部向下缓缓延伸，中途略有凹陷，然后又在腰部附近弯曲。一切都清楚地说明，她已经是一位完全成熟的姑娘，简直让人想入非非。

然而，小泽既没有一个劲儿地吞唾沫，也没有一个劲儿地观察。

他没有那种闲工夫。

姑娘在说话："救救我吧。"

然而，怎么帮她才好呢？——不，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

不管怎么说，小泽先慌慌张张地把穿在身上的雨衣脱了下来。（那件雨衣是军队发的，本来应该有其他的专业名称，不过现在，这种事也无所谓了。）

接着，他把雨衣霍地一下披到了姑娘赤裸的身体上。

"谢谢。"姑娘的声音小得会被雨声盖住一般，说完，她就飞一般裹上雨衣，好像放心了不少。然而，她的眉头还露出恐惧仍旧没有散尽的可怕表情。

"……"

她紧贴着小泽，身体一颤一颤的。

她一句话也不说，反倒显出态度的毅然决然。



“……”

小泽也不张口，赶紧重新站了站，然后朝着姑娘走来的方向望去。

透过在黑暗中阴森森地闪着亮光的雨点，他一直向前望着，忽然觉得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动了一下。

他“啊”地吓了一跳。

他想，也许自己多心了吧。或者，是下雨的关系……

那个黑色的东西蠕动了一下，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并不是有人追我。”

姑娘小声嘀咕了一句。这时，拐角人家的门灯也一下子熄灭了。

雨越下越大……

小泽吓了一跳。

拐角的人家那仅仅点着的一盏门灯突然熄灭，好像意味着什么。

也许只是偶然罢了。可即便是偶然，小泽也觉得是一种不吉的偶然。

就算是因为下雨导致停电，他也觉得电是故意停了一样。

然而，后来既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也没觉得有谁会再次突然猛扑过来。

这么说来，只是门灯不知为何熄灭了罢了。但是，不好的预感仍旧挥之不去。

总之，得先把事情搞清楚。

“你怎么了，究竟……”

小泽向黏着自己的姑娘如此问道。

“……”

姑娘什么也没有回答。

“你是被抢劫的剥光了吗？”

从一丝不挂的裸体上能够想到的，仅仅是强盗罢了。

小泽从外地复员回来，今晚刚到故乡大阪。他在火车里听说了战败后大城市以及近郊劫匪横行的传闻。

“……”

姑娘默默地摇了摇头。

“那么，到底怎么了……”

姑娘没有回答，只是说：“请快点把我带走。”

说的也是。小泽想，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他于是迈出了步子。

姑娘虽然穿着小泽让她穿上的雨衣，可她的脚步看上去还是对下半身赤裸的身体有所顾忌。

“家在哪儿……”

“……”

姑娘仍旧沉默着。

“你不说的话，我可怎么送你呢？”

小泽的口气忽然严厉起来。

“什么都不要问。”



姑娘猛然抬起耷拉着的脸，朝小泽看去。

虽然在黑暗中看不大清楚，可姑娘满脸泪水，仅听一下声音就知道了。本来总算见到成片的人家，然而因为停电，门灯熄灭了，一束光也没有，一片漆黑。

“往前应该有一个派出所……”

小泽突然的一句话，让姑娘吃了一惊。

“我不想去派出所。拜托了。”

她抓住了小泽的胳膊。

“那么，该去哪儿好呢……”

“哪儿都行……你家也行……”

“可是，我没有家啊。我是一个流浪之人。”

小泽脱口而出，声音极其微弱。

“无家可归之人，流浪之人啊。”

这句话流畅地从姑娘嘴里飞了出来，然而与轻松的语气相比，小泽的心却犹如湿透了的鞋一般沉重。

小泽上学的时候，有一回考试，出了一道有关“LUMPEN(流浪之人)”的题。

“LUMPEN是指合金笔。”

他写了一个奇怪的答案。然而，LUMPEN一词本来是垃圾和碎屑的意思。

也就是说，LUMPEN现在指无家可归之人、失业人员、流浪汉，实际意思是指人渣。

没有家，就意味着是垃圾。无家可归之人就是如此辛酸。



现在，小泽就深切地尝到了辛酸的滋味。

实际上，在细工谷町见到一个不大正常的裸体姑娘，都是因为小泽是无家可归之人。

小泽是一个没有父母、没有亲戚的孤独的男人。他在应征入伍前曾在位于天下茶屋的公寓住过一段时间。今晚，到达大阪站后，为了不把后背的行李弄湿（而且，下着雨背东西很麻烦），他暂时寄存到了车站，然后去了天下茶屋的公寓。

然而，那里已踪迹全无。小泽站在被火烧掉的废墟上，不知该怎么办，他忽然想起了细工谷町的朋友。

“对了，今晚就到那儿去投宿吧。”

他这才来到这里，可是现在捡了一个裸体的姑娘，也就不能再去投奔人家了。

深夜里带着这样一位姑娘去停着电的别人家里，还要求人家让他们住下，这话无论如何说不出口。要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倒还能勉强恳求。可是，也不好把姑娘赶走。

无家可归之人的悲哀，就如同倾盆大雨似的落在了小泽的心上。

“这该怎么办呢……”

小泽无奈地垂下了淋湿的眉毛，小声嘀咕着。

因为没有打伞地在雨里走了很长时间，内衣，甚至毛孔都湿透了。虽说已是五月，但天气很冷。

“也许，姑娘才觉得更冷吧。”

小泽感到姑娘在哆哆嗦嗦地抖个不停，他想，得赶快为



她找个躲雨的地方。

“你真的不回家吗……”

姑娘点了点头，然后小声答道：“不回。”

“这边有没有什么旅馆啊？”

“朝阿倍野方向走，也许会有。”

姑娘说话了，大阪口音。

看样子她是铁了心地打算跟到旅馆去了。

“那我们就走吧。”

两人像恋人一样肩并肩地朝阿倍野桥的方向走去。

过了玉造线的电车大街，来到寺田町附近的时候，两人都累得摇摇晃晃。

在寺田町朝西拐，然后在天王寺西门前往南走，就是阿倍野桥。

途中，一辆路过的电车也没有。即便有，以姑娘的那身打扮也无法上车。烧毁的街道寂静无声，并不大有人经过，这反倒算是万幸。

姑娘光着脚不好走，紧赶慢赶，可到阿倍野桥还是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阿倍野黑市上搭着的简易工棚里，有一两家还开着灯的店铺。

本想过去吃点儿能暖和身子的东西，可姑娘赤裸的身体上只披着意一件雨衣，脚也是光的，这副打扮让他们断了念头。



但是，看到灯光毕竟让人高兴。看来这里没有停电。

走下大铁百货店前面那宽阔的水泥坡道，他们来到地铁线的动物园站附近，那里零星分布着几家宾馆和旅馆。

挨个问了一遍，全部拒绝了。

“不行呀。”

“看来我们只能到地铁里面过夜了。”小泽哭丧着脸向姑娘扭了过去。

“再问一家吧。——看，那里有……”

小泽走过去按响了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位女佣穿着睡衣起来打开玄关的门。

小泽让姑娘在外面等着，自己一个人走了进去。

“房间有空的吗？多贵都没关系。”

说着，他迅速朝女佣手里塞了张十元的钞票。复员的时候，他领到三百元的新币。

“您一位吗？”

“不，跟女人一起。”

“请……”

看来，钞票起了作用。

小泽出门去叫姑娘。

然后，他好像把姑娘藏在后背一样走了进来。

女佣扫了姑娘一眼。这里一看就是专供男女幽会的旅馆，女佣的眼神也毫无嫌弃之色，把两人带到了二楼的房间。

那是一间上着锁的、摆着一张粗陋的双人床的西式房间。



女佣迅速离开了，然后拿来了茶和睡衣。

“请把姓名写在这里……”

小泽写下自己的名字正要递过去，“这位的姓名请一并……”女佣看也不看蜷缩在椅子上的姑娘，说道。

小泽朝姑娘的脸看了一眼。

“雪子……”

姑娘机灵地说道。

小泽在自己的姓名旁边写下“妻雪子，二十岁”，递给了女佣。

“晚安。”

女佣说完走了。

小泽放下心来，环视起房间：床只有一张，上面还挂着一幅廉价的裸体女人画。

“果不其然，这肯定是家情人旅馆。”

小泽好像终于验证了似的又嘟囔了一句，然后苦笑了。

双人床——但不是豪华宾馆里那种很宽的床。看上去只比普通的单人床稍微宽一点儿，只能说是张刚能并排放下两个枕头的双人床——上面煽情地铺着一床花里胡哨的大红图案的被子。

靠近枕头的墙上，挂着一幅廉价的装着裸体油画的匾额。也许是故意选裸体画的吧。

这不得不让人发笑。

一定是老板为了配合这个房间的使用目的而特意挂的。



而且，画的廉价反倒更具效果。

可是，这种画有的时候也有反作用：它往往会让来到这个房间的客人们害羞得不敢轻易行动。

至少，小泽就有些不知所措。

“挂这种画，简直就是故意的。”小泽心里想。

这是因为，那幅画让人不禁联想到雨衣下姑娘那一丝不挂的裸体。

“总之，先得为她光着的身子想想办法。”

幸好，女佣拿来了睡衣。然而，姑娘不好意思当着小泽的面更衣。

“你，把这个穿上吧。”

小泽说完，马上走到房间外面。

他故意慢腾腾地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姑娘已经把睡衣换好了。

然而，那件睡衣有些长，姑娘不得不提着衣角。那样子看上去有些滑稽，还有些妩媚。

“好长啊。”小泽说。

“嗯。”姑娘脸色暗了下来，用鼻尖笑了笑，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吐了一下舌头，然后又迅速地缩了回去。

也许是因为换上睡衣，才终于恢复人气了吧，小泽心里忽然亮堂了起来。可是也正因为如此，他觉得这个不幸的姑娘更可怜了。

“我再问一次，你为什么那副模样飞奔出来？”



小泽实在是想再问一次没穿衣服的事。姑娘的声音突然悲伤了起来。

“这个，不要再问了……”

大阪口音。

“好吧，我现在不问了。”

小泽意味深长地故意说了“现在”这个词。

“那么，我们休息吧。你在床上睡。”

“好的。”

姑娘点了点头，顺从地趴到床上，突然扭过脸说：

“你呢？”

她问的是，小泽在哪儿睡。

“我在这儿睡。”

小泽坐在椅子上说道，他故意不看姑娘的脸。

“那怎么行。”

姑娘在床边上稍稍蜷曲着身体，声音好像是鼻子里发出来的。

大阪话从女人嘴里说出来，总是充满深情。因此，姑娘的话语和声调，听上去既像是放了心，又像是假装责备小泽，又好像还在害怕。

“那怎么行。”

可是，究竟怎么个不行，不，是真的不行吗？小泽完全搞不懂它的意思。





也就是说，小泽根本不明白姑娘心里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不明白呢？

老实说，小泽的心底，此时已经悄悄涌起对那个姑娘的某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复杂的）兴趣。——也许正是因为兴趣，才不明白姑娘的心思。

所有的兴趣当中，最强烈的当属对姑娘的身体的本能好奇。被雨淋湿后的动物的感觉，又着实加剧了这种本能。尤其，与一位裸体的姑娘深夜共居一室这个条件，此时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一想到造成现在这种绝好环境的原因，小泽还是犹豫了，他不敢碰姑娘的身体。

“毕竟，姑娘是来向我求救的。我不能居心不良。”

这样想着，小泽用豁然开朗的语气说道：“没什么不行。你一个人床上睡。”

“可是……”

“我已经习惯在椅子上睡觉了。”

姑娘听了稍微踌躇了一下，说道：“那么，晚安。”然后钻进了被窝。

小泽扫了一眼，看到姑娘把脸埋到了被子里。也许是太晃眼了吧。

“把灯关了吧。”

小泽招呼了一声。

姑娘露出半张脸。“好的。”她盯着天花板点了点头。



小泽站起身，按下墙壁上的开关。

走廊上的灯早就熄灭了，因此没有灯光从外面射进来，房间一下子变得很暗。

摸索着回到原来的椅子，小泽换下淋湿的衣服，穿上睡衣，闭上了眼睛……

外面仍然是瓢泼大雨。

雨声在耳边焦躁地响着。或许是其他原因 ……小泽怎么也睡不着，他心神不定，突然，从床那里传来大声的叹息声。

看来姑娘也没有睡着。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姑娘突然转了个身，搭话问道：

“为什么不来这儿睡呢？”

“啊？”

小泽不由得睁开眼，朝床那边看了看。

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姑娘确实脸朝这边躺着。

“……”

姑娘沉默片刻，然后用略微沙哑的声音说：

“小泽先生，你讨厌我吗？”

知道他叫小泽，大概是刚才在住宿登记表上写字的时候看到的吧。不过，她突然喊起自己的名字，这让小泽稍感意外。

吃惊之外，还有小小的高兴。

小泽刚复员，他已经好久没被别人称呼过“先生”了。何况又是从年轻女人嘴里说出来……



“……也不是讨厌。”

“那么，为何……”

“……”

小泽不知如何作答。黑暗真是意外地帮了大忙。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的一句话，让小泽不光不敢看她的脸，满脸通红得自己都觉得害羞。

“看来，您还是讨厌我呀。”

见小泽默不作声，姑娘又一次说道。

小泽默默地站起身来。然后一副发怒的表情钻到姑娘旁边。床上到处都散发着年轻姑娘的体温和味道。

床很窄，能感受到她的体温。

小泽因为知道姑娘的睡衣下面就是赤裸的身体，反倒僵住了。

是姑娘叫自己过来的，而且自己也并不是对此很抵触，过来的时候还多少有些兴奋。因此，离两人陷入司空见惯的男女关系，只剩下一个简单的理由罢了。

比如，把胳膊稍微伸过去，姑娘的身体就会像磁铁一般紧紧地贴过来。小泽知道，女人不会因羞耻心而拒绝，而是会在本能的驱使下依靠着什么，这是本性。

可小泽并没有伸胳膊。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胆小之处吧。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姑娘的来历毫不清楚，也让小泽不得不自重一些。再者，虽然是姑娘主动邀请小泽到床上去的，



可万一只是单纯的好心的话，小泽的误解将令他悔恨吧。

“你，这样不害怕吗？”

小泽试着问道。

接着，姑娘说：“不害怕，我不会生气的。”

小泽好半天不知该说些什么。

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全是些让小泽意想不到的事。然而，最让小泽吃惊的，还是姑娘的这句话了。

“这怎么能是从年轻姑娘嘴里说出来的话呢？不，对恋人说倒也罢了，可我不过是个偶然路过的陌生人罢了。”小泽心想。

小泽傻乎乎的样子，完全不知该如何应付。最后，他张开嘴：

“真的，我做什么你都无所谓吗？我做什么，你都不生气吗？”

姑娘默默地点了点头，悄悄地靠到小泽旁边。

小泽的身体一动也没动，也没动她一根手指。

“你以前……”接着，他粗鲁地说道，“跟男人来过旅馆吗？”

“什么？”

姑娘被这冷不防的问题弄得沉默了片刻，然后腾地一下抬起下巴。

“来过。”一副昂然的口吻。

“是吗。”小泽觉得自己有些没出息。





“跟喜欢的男人？”

“怎么可能是喜欢的男人呢？”

“那么，是讨厌的男人？”

“也有讨厌的男人。”

“为什么跟讨厌的男人做那种事呢？”

小泽问道，认真得连自己都觉得好笑。

“为了吃饭呀。又不是我的错。”

姑娘直言不讳地反驳道，与睡前截然不同。

“那么，你是……”小泽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干脆地接着问，“你是打算向我卖身？”

“不是。我不会向你要钱的。你不是帮了我吗。因此……”

“因此，什么？”

“因此，你干什么我都无所谓。”

“你这样答谢不害羞吗？你觉得，我会那么做吗？”

“可是……”姑娘撒娇似的说道，“男人，不都那样吗……”

“……”

“傻瓜，你真是……明明不喜欢我，还说这种话，有你这样的人吗？睡觉吧！”

小泽一下子把后背朝姑娘扭去。也许是知道了姑娘的职业以后，那股涌动的激情之血，一下子缩回去了吧。或者，这是一种耍小脾气的反抗的表示呢？



姑娘默默地喘了一会儿粗气，然后把脸贴住小泽的后背，哭了起来。

“你在哭什么……”

小泽一边听着窗外的雨声，一边故意冷淡地说道。

恶之花

凌晨六点的朝日会馆。

——这么写，读者或许以为是把“下午六点的朝日会馆”写错了。

确实，一说到凌晨六点的朝日会馆，就好像周日的教室——不，应该比它更加鸦雀无声、沉闷无聊且空旷无人，是一幅缺乏任何意境的风景。

然而，若想要描述凌晨六点的朝日会馆，不能仅用乏味两字形容。

比如，那个时间就算老鼠四处跑，也不会出现一只猫。可是，如果突然传来一声不合时宜的鼾声，也就不能说它没有任何意义了。更不要说平庸乏味了。

鼾声是从演出厅休息室一角的沙发上传出来的。

究竟是什么时候、从哪儿、怎样潜入进来的。为何沙发



上有一个人在睡觉?

这对无家可归之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床了。他穿得还很漂亮——那是因为他从服装上根本看不出是个流浪汉。素雅脱俗。

说脱俗，是因为一看他那张睡脸，就能看出是个甚至让人打冷战的美少年。

他像身患肺病的少女一样脸色发白，睫毛很少，面颊消瘦，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终于，他醒了，然后锐利地扫了周围异样，眼睛从深处发出青色的亮光，仿佛豹子一样锐利。

他名叫豹吉，虽然并不是因为眼神才起了这个名字。今年十八岁。

豹吉的豹字，在日语里跟冰河的冰，以及意料的料发音相同。如果开玩笑地说，他的灵魂像冰一样寒冷，觉得只有做些出人意料的事才有人生价值，实在是个与众不同的少年。

他自己对什么事情都不吃惊，却总吓唬别人，这是豹吉的信条。

他严厉地环视一周，然后打了两三个哈欠，接着灵巧地从大门紧闭的会馆里成功地跑了出去，也不知他是如何溜走的。

昨夜的大雨已经停了。

时值凌晨六点，这附近的大楼万籁俱寂，一个行人也没有。

“什么呀，一个人也没有吗？”

豹吉“呸”地吐了一口唾沫，这是他的习惯。



正在此时，一位在淀川垂钓的男人消瘦的背影，映入了他的眼帘。

那是过了渡边桥南边的桥头往西刚过两三家店的河边，一看就是个危险的地方。从后面看上去，男人好像现在就要掉到河里去似的。

豹吉盯着男人的后背，心里忍不住发痒。

今天一早就碰到这个男人，非得做些出人意料的动作。他的坏毛病早已经按捺不住了。

“什么都行。吓他一跳的事……”

正想着，豹吉头脑里冷不防浮现出一个野蛮的想法：“对了，就把那个男的推到河里去吧。”

“借个火。”

豹吉从背后粗鲁地搭话。

“……”

男人一声不吭地扭过头，把衔在嘴里的烟递了过去。豹吉用它点着自己的烟，正要还回去的时候，男人说道：“给我扔了。”

他取出一根新的烟，点着了火。

豹吉觉得他也太傲慢了。

“谢谢。我的打火石用光了……”

少年常有的虚荣。

他觉得，抽烟却不带打火机，会让别人看不起。



“别说些不伦不类的东京话。你应该是大阪的吧。”

突然传来男人的声音。

这个男人三十岁上下，瘦高个，表情恍惚。眉头隐藏着一种神经质般的阴影，这种男人一般都很刻薄。

“哦，那该讲什么话呢？”

“说鬼话吧。”

男人自言自语地板着脸说道。

豹吉没有听到他开的玩笑，灵巧地吹了一个烟圈，借以虚张声势。

“你多大了？”男人问道。

“十八。十八就不能抽烟吗？”

豹吉抢先地反驳道。男人盯着鱼线，说：“我从十六就开始抽了。”

豹吉想，又被他打败了。

“大早晨的就来钓鱼，是准备午饭的菜吗？”

豹吉打算以此回击。

“就算混不下去了，我也不会吃鱼的。吃了腥臭的东西，我就会吐。”

“哦，那你吃什么？”

“吃人。别老让我开玩笑。”

男人的演技更胜一筹。

“你不吃鱼，那是为了卖吗？”

“我从以前就讨厌买呀、卖呀的。”



“……”

“别一副吃惊的样子，别找碴儿吵架。”

他又开起了玩笑。

看着对方扬扬自得的样子，豹吉出口狂言道：“相声演员也会说玩笑啊。”

“哈哈哈……”

男人开始笑了：“我本来就不太喜欢什么笑话呀、时髦呀之类的。可是，如果不开些玩笑，日子就没法过。钓鱼也是一样。”

“哦，你是失业了闲得慌吗？”

“这个嘛……”

“你是干什么的？”

“做医生的。”

“医生，是不是都得准备着杀人？”

“是的。”

“心情如何？”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没有经验是不会懂的。”

“哦，那我现在就经历一下吧。”

说着，豹吉抿嘴一笑，然后突然用力推男人的后背。

男人转瞬就掉到了河里。

看到男人掉进了河里，豹吉阴森森地笑了。

可他到底还是吓得脸色发白，看了看周围。



没有一个人看到。凌晨六点。一个人影都没有。

豹吉肢体僵硬地走着。

“一个人都没看见。这好是好，可是如果有人看见了，倒更有价值。”

他嘟囔着，沿着渡边桥朝北走去。走到一半的时候，又忽然一下子跑了起来。

他好像被什么东西追赶似的跑着，看都不看后面一下。

“坏了！要是在推那个男人之前掏掏他的口袋就好了……”

他后悔道，这反倒让他鼓起了力量。

“可是，就算掏了，那男人看起来那么小气，肯定连五十元新币都不会带的。早晨刚开工，就做一笔不到百元的生意，会招来晦气的。”

他这么一想——不，他还有心思考虑这些，至少自尊心也多少得到一些安慰。

可是，奔跑的脚步还是很快……

然后，过了近四个小时，也不知豹吉是怎么一路走来的，他像风一样地出现在了难波的黑市。

因为下雨和五一劳动节的关系，昨天黑市冷落萧条。可今天虽然还没过上午，黑市上的人就络绎不绝。

他被人推挤着向前走。

“老板，擦鞋吗？”

两个少年同时招呼道。



两人长得很像，而且都瘦瘦的。脸色不好，脏兮兮的，无精打采的好像干巴巴的旧抹布。除此之外，长相也很一样。两人的眼睛都好像受惊一样要突出来似的。

也许是兄弟俩。

豹吉瞄了一眼手表。差十分钟十点。

“还有十分钟。”

豹吉朝两位少年走去，“你来擦。”他把脚伸向了年龄小的一个。

年龄大的少年脸色顿时黯淡下来。

擦完一只之后，豹吉说：“行了。”

“还有一只没完。”

“没关系。”

付了钱，豹吉又伸向年龄大的少年。

“你来擦一下这只。”

“……”

“别担心。我会付给你两只的钱的。”

“好嘞。”

少年高高兴兴地擦了起来。

路过的巡警打量了豹吉一番，然后走了。

豹吉突然想到，杀了香里一家人的杀人犯，就是在擦鞋的时候被逮捕的。

擦完，刚付过钱，豹吉又想到一个巧妙的主意。

他“呸”地吐了一口唾沫。



他并非不高兴。他反而很开心，双颊上泛起充满魅力的酒窝，就证明了这一点。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不经意间想到的好点子中。

“喂，你们没喝过咖啡吧？”

豹吉朝擦鞋的兄弟俩说。

“咖啡吗？没喝过，不过好像很好喝。”

年龄大一点的次郎说道。

“真想尝一尝。不过，没办法啊。”

年龄小一些的三郎轻易地断了念头，脸上并无悲哀的表情。

“为什么不行啊？”

“不问也知道吧，没钱呀。”

“别说些扫兴的话。虽说战败了，可尝尝咖啡的滋味有什么不行的呢？怎样，我请你们喝杯咖啡吧。是真正的巴西咖啡哟。”豹吉说。

两人根本不知道巴西咖啡是什么东西，只是滴溜溜地转着吃惊的眼睛。

“真的吗，老板？”

他们叫十八岁的豹吉为老板。

“别叫我老板老板的。日本怎么有老板呢？你们收拾一下工具，跟到我屁股后来。”

豹吉朝着南海街方向大步流星地走起来。接着，次郎和三郎也连滚带爬地迈小步跟了上去。

与南海街的波屋书店隔着两三家店铺、就要到千日前街的地方，原来是家叫“出云屋”的地方，现在开了家名叫“花屋”的咖啡馆。

花屋本来在千日前街的弥生剧座剧院的斜对面，烧掉之后，就在这里新盖了一座简易房。

虽说是个临时搭起的房子，可那粗粗刨过的木材的原始味道，以及刚刚涂上的油漆却没有廉价和俗气之感，在这附近算是家装饰得很洋气的店。

豹吉在花屋前面又看了一眼手表。十点……

“正好。”

正准备进去，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个男人与豹吉撞个满怀。那人趁着这工夫偷偷地把手伸向豹吉的上衣口袋。

“笨蛋。”

豹吉的声音低沉而锐利。

男人一下按住了自己的手。血流了下来。

好像是被锋利的刀瞬间划了一下。拿刀的是豹吉。

豹吉贴着目瞪口呆的男人的耳朵说道：“想偷东西的话，看清了再偷。”

“是豹吉吧。”

男人“啪”地瞪大双眼。“你给我记住。”然后消失在人群中。

“笨蛋！我怎么可能一直记着你这个笨蛋。”

豹吉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小事故惹起了兴致，他踩着轻



快的步伐带着兄弟俩走了进去。豹吉立刻环视了一下店里。不在……他失魂落魄地、脚步踉跄地一屁股坐了下来。

“怎么，雪子还没来吗？”

寂寞的阴影罕见地从他的眉头闪了一下。

雪子。

记性好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吧。

就是与小泽一起在阿倍野桥的旅馆投宿的那位赤身裸体的姑娘。登记住宿的时候她说自己的名字是雪子的那个……

就是那个雪子。

豹吉之所以一边在意时间一边来到花屋，其实是因为那个雪子每天十点必定会出现在花屋。

就像一位严谨的女职员一样准时。

好像上班一样。然而，她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是一到十点，就像风一样过来，一边喝茶，一边呆呆地坐着。

过半小时后，又会一阵风似的出去，仅此而已。一天都不断。

“真是个奇怪的女人。”豹吉觉得她是个碍眼的女人。

花屋是豹吉和他的同伴们的老巢。来到花屋，肯定会看到同伴叼着香烟窝在那里。在那里既能听到同伴的消息，也可以跟他们联系。

然而，一个既非同伴、什么关系也没有的来历不明的女人，每天都会在同一时刻出现；她也并非与谁见面，只是一个人叼着香烟。





确实碍眼。

“你叫什么？”

从没与女人主动说过话的豹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

“雪子……你问名字干什么？”

“你不会以为我看上你了吧？”

豹吉说道，那口气老成得根本不像十八岁。

“我觉得有些奇怪。”

“什么？”

“你是来南边跟男人见面的？”

“哼。”

女人用鼻尖嘲笑着豹吉并不高明的玩笑。

“也许是来见你的吧。——我们走吧。”

“明天见。”女人站起身来，风一样地朝雨中走去。

豹吉好像被温柔一击，骂了句“浑蛋”，然后跟了出去。可又一下泄了气踉跄了一下，目光呆滞地望着她的后背。

背影消失后，豹吉也一直凝视着白色的雨点。

接着，豹吉怦然感到，自己再也无法不注意雪子了，就像那斜潲的大雨一样。他不由得惊慌失措。

这是昨天的事了。

今天。

“什么，那女的……”

豹吉一边闲着一边照例十点来了。

然而，雪子没来。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啊，豹吉重又环



视了一遍，突然与一位年轻姑娘妩媚的视线撞上了。

可她不是雪子。

“什么呀，是加代呀！”

豹吉“呸”地吐了一口唾沫。

原来是他的同伴——一个叫加代的女子。

可是，加代不偷东西。她不灵活，不适合偷东西。

她干的是，抓住那些出入电影院和剧场等看上去老实的学生，跟她们要钱。

样子虽然长得善良无比，好像虫子都不杀似的，两只手臂上却有文身。哪个中学生见了都要吓得哆嗦，更不要说女学生了。

她就这样跟人家勒索。也就是所谓的威胁。

她还有一个名字“兵古带加代”。

她从不穿洋装而着和服，为了遮盖手腕上的文身，一年到头都厚厚地缠着紫色的腰带。

因此，头发也梳了与腰带相配的辫子，还留了刘海儿，看上去一副普通人家的女儿模样，还有种异样的异国风情。

她很像过去的《夜越深越恼人》那首歌里唱的女人一样。有很多学生冒冒失失地向她求爱，遭到了拒绝。加代挑逗着少男的心，很有魅力。

忘了是什么时候了，同伴中的一个男人说：“一想到加代，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他还惘然地焦躁着。只有豹吉一



个人，吐了一口痰，装模作样地不闻不问。

因此，见到的不是雪子而是加代，没有什么比这更让豹吉失望的了。

“什么呀，是加代呀。”同样，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让加代失望的了。

然而，加代到底还是没有露出一丝寂寞的神情，她说：“是我，真对不住了。那你是特意来见谁的呢？”到底比豹吉大了四岁。

“别说什么傻话。我只是想请他们喝咖啡才来的。”

他带来的擦鞋兄弟，这时成了挡箭牌。

当然，他是因为这个才来花屋的。只是，当豹吉内心深处浮现出带这两人来的想法时，确实也想到了雪子。

一个人来多少有些害羞。另一方面，他平常都是一个人来，今天想突然带别人一起，好吓雪子一跳，这是豹吉的习惯。

但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人——雪子不在，豹吉就好像唱独角戏的演员。铆足了劲儿奔向舞台，却发现没有其他演员。为了掩饰尴尬，他至少得跟加代这个偶然来到舞台上的人说点什么。

“哼，你还挺好心嘛。不过，小心好心招来恶果哦。”加代并不是一个蹩脚的演员。

“好心招恶果？为什么？”

豹吉问了一半，又停住了。



他人的意见，无所谓了。只要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做就行了。能够依靠的，最终只有自己。这是豹吉的一贯主张。

“喂，八重……”豹吉叫来了店里的女孩，“把菜单上的所有东西，都给这俩孩子，让他们吃。”

看来，豹吉是想用请擦鞋少年吃饭一事，来跟反对他的加代赌气，才故意这么说的。

“是全部的意思吗？”

女孩不知如何是好。

“是的。”

豹吉急躁地说道，是占领军说的“快点”的意思。

咖啡、蛋糕、草莓牛奶、炸虾、蛋包饭……

每端上来一道菜，擦鞋兄弟就说：“哇，看上去真好吃啊。”他们一副馋相地咽着唾沫一边说，“吃这些真的没关系吗？不会是吃霸王餐吧。”他们不安地向豹吉再三确认。

“别担心。”

“老板，你有新币吗？”

“别净问些没用的。”

豹吉砰砰砰地敲了敲上衣的胸部，说：“看到了吧，小偷可是偷也偷不走的。你们放心地吃吧。”

他一边想起刚刚在花屋的入口想要偷自己的那个笨手笨脚的新手，一边咧着嘴笑了。他突然看了一下手表，酒窝一下子从豹吉的脸上消失了。

十一点半……



雪子平常十点来十点半回去，因此，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再来的了。

“可是，她为什么不来呢。难道是我昨天说的惹她不高兴了吗？还是发生什么事了？”

他小声嘟囔，突然传来加代的声音。

“你还真是个好事之人啊。”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要是去了‘好事’二字，也就没我这个人了。”

“这我知道。毕竟，你曾经把中学的体操老师扔出去而被赶出校门的事都干过了……”

“住口。”

“不，我偏要说。”

“选举可是已经结束了。”

加代不管这些，接着说道：“你请客倒是没错，可不怕惹祸上身吗？那两个孩子，要是黏上你可怎么办呀？”

“每天系着腰带，别跟我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那你就不冠冕堂皇啦？”

“什么……”

“你要是头脑清楚的话，就不会被那种来历不正常的女人迷住。切，一直慌慌张张地看表。”

“不正常？什么叫来历不正常？”

“啊，你不知道那个女人的来历吗？”

加代的声音越发起劲了。



“我怎么可能知道她的来历？”豹吉“呸”地吐了口唾沫，然后滔滔不绝地说道：“要是看上一个女人，非得先调查户口才能再看上的话，我就不会一开始从父母家跑出来了。”

他本来死也不打算承认自己爱上了那个女人。可这个时候，只有满不在乎地大胆声明，才能驳倒加代，体味到恶鬼般的快感。

果然，加代变了脸色。

她当然知道豹吉对雪子有好感，可是，真的从豹吉嘴里听到以后，她这才感到嫉妒。

“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般的自尊心的伤痛，一下子显现在加代的额头上。

“啊，是这样啊。不愧是离家出走的人，说的就是好听呀。不过，把我们的豹吉迷得神魂颠倒的，可是街头的娼妇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吧。”

豹吉是豹吉的爱称。从前，一部名叫《望乡》的法国电影里，有个叫得颇有个性的主人公。这个名字，是模仿而来的，还是因为豹吉总是“呸、呸”地吐唾沫呢？

“街头的娼妇？”

信奉“吓唬别人自己不惊”主义的豹吉，到底还是吓了一跳，不过他没有露出惊慌的神色。

“少骗人了。”

“眼神别那么恐怖好不好？我不是骗人的，证据就是，



我亲眼看见了。她昨天下雨的时候钓到一个男的。”

“在哪儿？”

“戎桥……我还知道那男的是谁。

“说，是谁？”

说完，加代坏坏地笑了一下：“你问问他好了。”

“那……哈哈哈。谁会上当啊。哈哈哈……”

豹吉故意地大笑，然而，那笑声听上去空洞呆滞。他真的慌了。

针助……

谈这个名字古怪的男人之前，作者得先停一下笔。

正在这时，“啊，大哥！”一位十七八岁的、鼻尖通红的男子一边哼哼唧唧地说着一边走进花屋。

他称呼豹吉为大哥，看来，应该也是小偷。名叫龟吉。

脖子短、宽肩膀、黑皮肤。他本名就叫“龟吉”这个颇像他本人的名字，也就没必要再取外号了。

他来到豹吉身边，突然脸色大变地说道：“大哥，出大事了。条子来了。”

加代的脸上瞬间刷地划过一道不安的阴影。然而豹吉脸上却纹丝不动，他脸色阴暗，表情愈发消沉。

“……条子插手了。”

龟吉原本期待着这句话的效果，没想到被简单地放了空，他马上缩回了脑袋。



“啊、啊、啊……没有吓唬住你……嗨、嗨、嗨……让大哥你吓一跳还真难啊。呼、呼、呼……可是，大哥你为什么不在这种时候吃惊呢？嗬、嗬、嗬……”

真是千奇百怪的卑劣的笑声。

“当然了。我怎么能轻易地吓一跳呢？哦，龟公，你要是能把老大我吓一跳的话，我就给你一千块新币。”

豹吉一笑不笑地盯着龟吉的脸，龟吉不断地抽动着鼻子，好像得了鼻窦炎。

“——你是个小偷，却还没拿过一千块吧?”

“你想要吧。这里有……”

龟吉按了按胸口的口袋。

豹吉看了一眼，说道：

“原来如此。你有啊，不过最多不过两千块吧。”

“嗯。”

“怎么样，被我猜中了吧。啊哈哈哈……要是我连这点都看不穿的话，还怎么当小偷呢？你可得小心不被偷掉呀。”

豹吉说完，加代笑了一笑，她也说道：

“这对龟公来说可是一笔大钱啊。是你捡的？”

被这么一讽刺，龟吉一下子撅尖了嘴说：

“你乱说什么啊。要是捡来的钱，应该还给别人啊。”

“那么，你拿的是偷来的钱吗？”

“是的。”

“真的是你偷的吗？”



“当然是啦，可不是……另外，我偷的可是一张纸币，是张两千块的票子。”

“你又在开玩笑吧？”

“听好了……”

龟吉讲了如下的故事。

……昨天夜里，龟吉在大阪站东出口的行李寄存处，看见了一个准备寄存行李的复员军人。

龟吉一下想到了什么，他走了上去，只见复员军人在卡片上写了“小泽十吉”几个字。

接着，小泽把行李的领取票塞进裤子屁股上的口袋，走进地铁。龟吉悄悄地跟在后面，在拥挤的人群中把那张行李票偷了出来。

两个小时以后，龟吉大摇大摆地领走了行李，拿到了黑市上。

“只是一根烟的工夫，竟卖了两千块，真是好事啊。”

他正趾高气扬地说着，忽然脸上啪地响了一声。

“傻瓜！我不是一直说，唯独复员军人和侨民不能偷吗，你怎么还不明白？复员军人和侨民都不好过啊。快去把偷的东西买回来！”

豹吉大声怒斥道，那声音听上去让次郎和三郎很害怕。

“大哥太狠了。”

龟吉按着被打伤的脸颊，向豹吉说道。

“什么叫狠……”



“你让我把好不容易偷来的东西还回去——这太不可能了吧。”

“喂，龟公，你没有良心吗？”

豹吉说道，听上去很不像豹吉说的。

“没有。”

“没有？你没有良心？”

“有过，不过现在没有。”

龟吉一下子悲伤起来，“——两个人都死掉了。”

“傻子，我说的不是你的父母。是你自己的良心。”

“啊，这样啊。那我多少还有一点。”

“那你就还回去。”

“……”

龟公撅着嘴，好像想说什么。

“你知道什么是复员军人吗？大家大多是被强迫入伍的，然后又人不人鬼不鬼地回来。复员军人唯一的财产，就是他们背的行李了。你把那些财产全部偷掉，难道什么感觉也没有吗？”

“……”

龟吉把脸扭向了加代一边，他眼角下垂，哭丧着脸。

加代一边吸烟一边随便插了两句。

“……良心吗？豹吉你也能说出良心二字，就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自从迷上女人之后，也变得会说些正经话了。我们是小偷，没什么工夫总是苛责良心、同情别人什么的。”



“你住嘴！”

豹吉横眉竖眼地瞪着加代，说道：

“我说的，不是那种小气的良心。”

“那么，不小气的良心究竟是怎样的良心呢？”

“我说的不做小气的工作是指——虎视眈眈地盯上正在发呆的刚从前线回来的男人，你太没良心了——喂，龟公，你既然是个小偷，就像个真正的小偷一样做光明正大的工作吧。”

“还回去。”豹吉的声音震怒了。

“就算让我去还，可去哪儿找他呢，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要是不知道的话，你就整天地到处找。——不高兴吗？不高兴的话，就说！”

“我会去还的，会还的。还了就好了，对吧？”

可龟吉还是磨磨蹭蹭的。

“OK！”

龟吉突然像是被自己的话推了一下似的，他立即冲出了花屋。

次郎和三郎吃惊地面面相觑。



大阪的忧郁

正当此时——

正当龟吉在豹吉的吩咐下为了找小泽十吉而走出花屋的时候——

雪子窝在阿倍野桥的旅馆的一间房间里，焦急地等待小泽的归来。

度过巧妙的一夜，小泽早上醒来，对雪子说道：

“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这副打扮，能回去吗？”

“回不去。”

她身上只有睡衣和一根细带子。而且睡衣还是旅馆的东西。就算能借，要是在温暖的夜晚也还无妨，可大白天的，一个年轻姑娘穿着睡衣走在大阪街头，也太扎眼了。再说，

还没有鞋。

“不如我去找旅馆的女佣说明情况，请人家把和服借给我们吧。”

“不。”

“为什么？”

“可是……”

看来她想一直避开为何裸身而来的理由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你认识的能借到和服的地方呢？我就代你去那里走一趟……”

“……”

“没有吗？”

“嗯。”

“那么，我出面想想办法吧。”

“你有办法吗？”

“首先，只能买回来啦。黑市吧……我刚复员回来不大清楚，不过那里应该有卖的吧。只要有钱，什么都会有的。”

“可是，那钱呢……”

“我把行李寄存在大阪站了。有毛毯什么的，卖了的话能换成钱。”

“那……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就去，你等我回来。”

小泽说完出了门。

雪子正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归来。



当然，她在等的是和服，可是还莫名有些许等待恋人似的甘甜的焦躁。

她想，要是小泽能早点拿回和服，自己就能穿上它与小泽告别，像以往那样十点钟到花屋去。可是，她觉得就算小泽回来，自己心里可能也多少有些舍不得离开小泽。

说是舍不得离开，可两人并非那么亲密的关系。因为小泽整晚都背对着雪子睡觉。

然而，这反倒让雪子的内心燃烧了起来。那颗过去从未为男人而心动过的心不可思议地急匆匆地烧了起来。

因此，无止境地等待小泽的归来，甜蜜地摇晃着雪子的心。

可是，小泽却怎么也不回来。

小泽在忧郁。

可是，小泽的忧郁难道不同时也是大阪的忧郁吗？

首先说小泽的忧郁。

小泽留下雪子一人，走出阿倍野桥的旅馆，然后上了地铁，来到大阪站。

他走到位于车站的东口旁边的行李临时寄存处，想要拿出行李票，这时才发现它丢了。

他急急忙忙地四处找行李票……还把衣服翻了个遍，可仍旧没有。

“怪了。难道是丢了吗？”



他根本没有想到是被偷了。

“我把行李票丢了……”

小泽已不再寻找，转而向行李员问道。

“没有票的话能不能取到行李呢？”

“不行。”

当头一棒的回答。

“我认识我寄存的东西……”

“哼，肯定是些黑货吧。”

小泽怒从心起。然而，声音还是温柔地……不，应该说是软弱地问：

“我昨天刚刚复员回来，那是我的行李。毛毯用麻绳捆着，一看就能找见……对了，上面应该还有名字。叫小泽十吉。”

“啊，是复员军人的行李呀。”

行李员冒出一句。

“是的。”

小泽很恼火，但更悲愤。

这里的那种人们常有的高傲态度，与打仗的时候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回到家里应该都是善良的市井之人，在单位里滔滔不绝地提倡和倾听什么民主主义。可是，忘记了人道之爱，何谓民主主义之人呢？

当然，小泽也不是不知道这些人冷淡地对待复员人员的心情。可是，复员军人已经回来了，他们又是人啦。不，他们是为了“变成人”而回来的。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完全



地成为真正的人。正因为如此，可以说，那些诸如“什么呀，原来是复员军人啊”的一句话，就又把他们逼到恶之花盛开的花园，让他们被迫崇敬夜光虫的光，而不向往太阳的光线。

“这里没有一样行李像是复员军人的。”

行李员看了一圈架子上的行李说道。

“可是，我确实是寄存在这里的啊……不可能没有啊。”小泽说。

“没有就是没有——肯定是谁来取过了。”

“来取过？谁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是你丢了行李票。”

行李员哧溜一下走到里面任凭小泽怎么叫也不再出来。

小泽垂头丧气地来到位于梅田的黑市的一个饭馆，这里仍旧布满了大阪的忧郁。

小泽从早晨——不，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什么都没吃过。

因为没有自带大米，所以旅馆也给他做不出什么吃的。

事实上，他把复员时领到的够吃三天的大米，包在了毛毯中，寄存到大阪站了。

他本来想的是，领了行李，卖掉毛毯和长靴之类，给雪子买件和服，回到旅馆请店里的人做些米饭。

他从没想过要在外面吃饭。

因此，当他知道寄存的行李不知何时没了的时候，他首



先想到的是："今天也许什么都吃不到了。"他首先对吃饭一事断了念头。

在黑市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小泽发现别说卖面包了，就连饭馆装饰在橱窗里的咖喱饭模型也没有。

小泽急匆匆地走了进去。

"有咖喱饭吗？"

"有。"

"是白米饭吗？"

"棉花。"

"棉花？……"

小泽反问道，然后马上明白了，"啊，原来是这样啊。是白米呀。"

问了下价格，原来十五块。

"太贵了。"他不禁想，但他很快活，因为能在外面吃到米饭这个意外发现。

小泽一时没有注意到，十五元是这个国家的劳动阶级一天的收入——不，是更多的钱。

这家饭馆怎么会有白米呢，为什么有每天能卖几百碗咖喱饭的白米呢？他顾不得考虑。

他只是因为这里有白米而感到安心。

"有人吓唬我说回到大阪可就吃不到米饭了，什么呀，这不是有吗？"

他想，"粮食危机"这个词真是假话。他吃着端上来的



咖喱饭，突然注意到一个十六七岁的脏兮兮的少女——她黝黑而全身浮肿，瘦得好像脱了水似的，泥垢像苔藓一样长在光着的双脚上。她歪歪倒倒地走了进来。

然后，她一边颤抖着好像中了风似的手脚，一边呆呆地站在旁边。一看到小泽的脚跟掉下两三粒米饭，就立刻蹲下把它放入嘴里。

小泽不由得把脸扭了过去。

“过去，就连乞丐也不会干这么寒碜的事。日本到底成了一个可悲的国家……”

居然能在外头吃到米饭这份一瞬间的安心之感轻易地消失，他同情——不，他愤怒了：羞耻、外表和体面，这个国家的人都丢失了。

可是，因为那个少女实在太可怜了，小泽想给她吃点儿什么，正在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男人突然两眼发亮，“喂”地叫了一声少女。

“……”

女孩默默地转过了头。

叫她的，是一位四十五六岁的平头男子。

随便穿着的和服上系着带子，光脚穿着皮拖鞋——这副打扮看上去好像游手好闲之人，但他的脸庞看上去却规矩。

“肚子饿了吗？”

问讯之声像女人一样温柔。

“……”



女孩没有回答，只是睁大了眼睛望着男人。

“想吃吗？……”

男人指了指寿司盘子。

“呜、呜、呜……”

女孩点了点头，一边点头一边从瘦瘦的喉咙里发出鸟鸣一般的声音。

“呜、呜、呜……”好不容易才憋出几声。

“什么呀，原来是哑巴呀。”

男人把像女人一样纤细而美丽的手指放到自己的耳朵上。

女孩知道，他是在问，耳朵能听见吗。

“呜、呜、呜……”

女孩摇了摇头。她好像听不见。

“喂，有人吗……”

男人叫来了饭馆的女佣。

“——给这个女孩，来点饭团寿司。还有，再来一杯啤酒……”

饭团寿司端上来后，女孩狼吞虎咽地放进嘴里，不一会儿就吃光了。她用舌头尖儿啪啪啪地舔着盘子上的饭粒。

男人一边喝啤酒，一边盯着她的样子，然后用怪异的手势比划道：

“——跟我——来的话——我让你吃——更多的饭——跟我来吗……”

也许是女孩当场明白了手势的意思。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意思看上去好像——只要能让我吃上饭，我哪儿都跟去。

男人冷笑了一下，结了账。然后站着把杯子里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

这时，小泽从袖口看见男人青色的手腕。

那蓝色让小泽吓了一大跳。蓝色的手腕——他看见的是，文身。

“好，走吧。”

放下杯子，男人催促着女孩，走了出去。女孩踩着摇摇晃晃的步伐跟了出去。

这时，放在饭馆角落里的旧式留声机响了起来。

好像它在等着又聋又哑的姑娘出去一样响了起来。听到响声后，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莫名地在小泽的脑袋里来回转。

是带着喇叭的留声机不合时宜的缘故吗？是看到了落后于时代的文身的缘故吗？还是大白天的在烧毁的旧址上建起的简易饭馆里，听着霓虹灯把大阪繁华地带的夜空染成了赤、蓝、紫等五颜六色的时期流行的甜美而低速的流行歌这件事，有些奇妙的缘故呢？

刚刚从这里出去的男人的行为，让人觉得奇怪不已。

他把那个姑娘因为什么、带到哪儿去呢？要是吃饭的话，在这儿就行了，真是好事之人……

不，难道仅仅是好事吗？

真奇怪，小泽自言自语道。



小泽叫来了饭馆的女佣，问道。

“那个人，总来吗？”

“不，头一次来。”

那个女佣妆画得很浓，好像为了遮盖疙瘩似的在脸上厚厚地涂了好多，看上去有些可笑。廉价的香粉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她走到小泽身旁，说：

“——帮您拿一瓶啤酒来吧。”

虽然她说的是大阪话，但声调却不对。大概是从什么地方流浪到大阪来的女人吧。

“不，不要。”

小泽想，虽说是个饭馆，可说不定晚上就成了酒吧，不，也许大清早就成了酒吧了。小泽果断地回绝，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

“——那么，来份饭团吧。”

一盘十五元的咖喱饭，根本吃不饱。

“饭团一份！”

“不，来两份。”

小泽匆忙说道。

“——我要送人，请帮我包起来。”

她突然想起了在阿倍野桥的旅馆里等待自己的雪子。

雪子从昨晚开始就什么都没有吃。他不想只是自己一个人吃，他想快点拿给雪子让她吃。

饭的问题倒是解决了，可和服怎么办呢？



本来卖掉能换成买和服的钱的行李，也在车站丢了。

“这可麻烦了。”

小泽黯然神伤地自语道。

如果空手回去，雪子今天也没法离开旅馆，必须像昨天晚上那样在同一间房间里共度一夜。

就算能熬过这一晚，可能否付得出给旅馆的钱，他心里没底。

“昨天晚上，一直走到细工谷，我还真受累了。”

小泽想起了突然在深夜的雨中碰到一丝不挂的雪子的事，他苦笑着，忽然想起了细工谷町的朋友。

那个朋友当时单身，可现在说不定娶了妻子呢。就算是独身，他应该还有个妹妹。

“对了。我只能拜托那家伙，跟他借女人穿的和服了。”小泽拿起装饭团寿司的包袱，付完钱出了饭馆，可因为是头一次来，他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到站前的公车站。他在迷宫似的黑市上转了好几圈，才终于绕出来，来到梅田新道大街。

小泽苦笑着朝阪急方向走着，终于坐上了开往金里的市营电车。

里面拥挤不堪。

在北浜二丁目有十多个人下车后，小泽不停地朝多少有些空地的出口方向移动。正在此时，他“啊”地叫了一声。

他看见出口附近吊在拉环上的手腕。



青色文身的手腕。旁边站着刚才的哑巴姑娘。

电车终于开到上本町六丁目，小泽正要下车，发现文身男子和女孩也一起在那儿下了车。

作者想在这里稍微做些解释。

——所谓偶然与幽默，都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恐怕再没有比没有幽默的人生更无聊的东西了。与此同时，如果从人生中除去偶然这个要素，也将会变得索然无味。

而且，偶然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一旦出现，就没完没了。

如果打个不大雅观的比喻的话，偶然这个东西就像金鱼的粪便一样拖得很长。

比如……

小泽在偶然来到的梅田黑市的饭馆里，看到一个文身男子和一个哑巴流浪少女一同出去。——如果这个偶然仅此而已的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又在乘坐的市营电车里，与那两人偶然地碰上了。这些偶然一再重复，说明非同小可。

至少，小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未知之感，他不由一惊。

文身男子与哑巴姑娘从上本町街朝北走去，又在八丁目的外语学校前面突然向东一拐，然后走过上之宫中学的前面，朝细工谷方向走去了。

这路线就是昨天夜里小泽在暴雨中走过的路线。

而且，现在小泽走的也是同样路线。

当然，形式上看小泽是在尾随二人，可是他并非是在尾



随才这么走的。

小泽不过是为了拜访住在细工谷町的朋友，才在这条路上走的。

然而，文身男子与哑巴姑娘走到昨天夜里小泽碰见雪子的十字路口，突然向北拐去。

“哦呀。”小泽看到，突然改变了去朋友家的路线，尾随在二人后面。

文身男子走了半町左右的路程，在移动旧式房子前停住了。

然后，他比划着手势催促哑巴姑娘，走了进去。

小泽悄悄地尾随其后，若无其事地从那所房子前走了过去，他往上瞟了门牌一下。

“横井喜久造……”

他记住了这个名字，返回到了十字路口。

然后向东走了两町左右的路程，来到了朋友家。

看到“伊部恭助”这个稍稍向左偏的、个性却笔力十足的门牌，小泽想：“啊，伊部这家伙的字与在高等学校的时候没变啊。”

他胸中涌起一股怀念之情——马上就要见到久违的老朋友了，而且还是他复员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

“这里没被烧毁真是太好了。”小泽高兴地推开了玄关的门，看到那里扔着三双男人的鞋。

他扫了一眼，喊了一句，从里面出来一个年轻姑娘。

“啊，是小泽先生啊。”

她看到小泽，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虽然三年没见，可他还记着这个姑娘的模样。

额头宽阔、眼睛深陷、鼻子高耸，与哥哥伊部恭助长得一模一样。他一下子记起了姑娘的名字，这是他的妹妹道子。

“呀，真是好久……”

小泽的声调与以前来这家拜访的时候一样，可是却稀罕地脸红了。

三年前见面的时候她还在女校上学，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小泽看到从短裙裙摆处露出的圆鼓鼓的膝盖，不由得脸红了。

或者，也许是看到道子脸上突然泛起桃花，小泽反倒害了羞，才脸红的。

“伊部君在吗？”他问。

道子说：“那个，现在……”

她说不在，可表情不知为何却哭丧着。

“啊，是在医院吗？”

小泽想起，伊部在阪大的外科工作。

“哈，可是……”

她暧昧地说着，然后笑了一笑，露出酒窝。

“是吗？”

小泽又泄气了，“那，我再来吧。”

“啊？”

“嗯？”



“那个……别回去，请进来坐坐吧。”

道子扭扭捏捏地终于说了出来。

“可是……有客人在吧？”小泽扫了男人的鞋一眼。

道子见状说：“啊，没关系的。”然后兴高采烈地说，“请进。”

“是吗，那么……”被带到客厅后，小泽马上说道：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向您借和服一用……”

“和服？……”

“嗯，女人的和服。”

小泽倒也没有挠头，却万分不好意思地说道。

“女人的……”

道子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要是伊部的话，我能跟他讲明实情。可是……”

“你的意思是跟我不能说吗？……”

道子的声音很尖锐，竟让小泽颇感意外。

“嗯，稍微……”

这次，他真的挠着头。

“你就当是帮我，能借给我吗？”

道子突然站了起来，走出客厅。

然后，里面的房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回来说：

“您特地而来……我无法借给您。”

她露出悲伤的表情，紧紧咬着嘴唇。

小泽望了道子一眼，仿佛在说：

“为什么……不行呢？”

道子紧紧地咬了一会儿嘴唇，看着远处。

“穿的东西都被扣押了。”

她的声音没有丝毫表情，好像念书一样。然后她笑了起来，露出了酒窝。

可是，酒窝里藏着寂寞的阴影。

“嗯……被扣押了……”

小泽一时不知此话何意。

“法警现在在我家。”

“啊，原来……”

他终于明白了。

刚才在玄关看到的三双男人的鞋，是来扣押的啊。

“——可是，为什么……”

他仍旧留有疑问。

“哥哥向高利贷借了钱。”

“嗯！伊部君？”

向高利贷借钱一事让小泽深感意外。

伊部是个天才，他二十五岁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烟酒不沾，是所谓品行端正的男人。他在阪大医院工作，能领到不菲的薪水，根本想不出来他的生活需要向高利贷借钱。

可是……

“……战败之后，他突然喝起了酒。”



而且一天还要抽八十根香烟，医院的工作也不干了，每天无所事事地过着如跛虫一样碌碌无为的空虚生活——道子一边拽着裙角一边说。

“为什么……变成这样？”

小泽很吃惊，想问却说不出口。

“因为……”道子一下没了精神。

“——我也不知道。”

“嗯。”

小泽当然也不明白。

“——他辞掉医院的工作了吗？”

“医院一直让他去上班，可他无论如何也……他说战争结束后，就不大想去了。他的性格完全变了。”

说到后面，她的声音哽咽了。

“嗯。”

小泽也只能叹气。

“小泽先生，拜托了。”

道子说到小泽名字的时候，突然脸红了。

“——请您劝劝哥哥。”

“可是，你哥哥现在在哪儿呢？”

“可能在渡边桥一带。”

“去干什么……”

“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干的，就每天一大早到那里钓鱼去。”

道子可怜兮兮地说。



“钓鱼……”

伊部可不是个钓鱼的人。他除了研究和工作之外，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他全身心地扑在医学上，连打个哈欠的工夫都没有。

“是。”道子向小泽答道。

“——天还没亮就起床，然后出去，在渡边桥附近坐一整天。”

“能钓上来吗？”

小泽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他不知道，除了这个还能说些什么。他真的是吃惊到了极点。

“谁知道呢？他从没拿一条回来过。钓到的鱼他都放回河里了。”

那悲伤的声调让小泽感到心痛。

“伊部这个家伙。”

小泽咬紧嘴唇，抬头看见墙壁上挂着的野口英世[1]的照片。

“——我现在就去，去劝劝他。”

“拜托了。”

“那，再见……”

他正要起身，道子说：“啊——我现在去倒杯茶吧……”

他没想到小泽这就打算离开，好像很是寂寞。

可是，她为何如此寂寞呢？

① 野口英世（1876—1928），日本细菌学家。



“也是。那么就来杯茶……”

小泽重新坐了下来。道子明明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却挽留住自己，是为什么呢？小泽慌慌张张地把目光从道子的脸上滑下来。

在同一时间，小泽头脑里浮现出雪子的模样。等待自己回去的雪子的脸……和服、和服带、木屐……

道子想要拿茶杯，刚要打开碗柜的门。

这时，一个男人突然进来，说：

“喂……那个，不能打开。”他说着甩开了道子的手。

“为什么不能开呢？”

小泽怒道，连道子的火也一并帮着发了出来。

“已经封印了。”

男人冷笑着。

“伊部君究竟借了多少钱？”

“一千元。”

道子说完，男人紧接着说：

“两万三千元……本利一共。哈哈哈……”

“一千元成了两万三千？如此夸张……”

“你们问问伊部吧。他什么都清楚。”

男人又一次冷笑道。

“好吧，我去问问。”

小泽气呼呼地站起身来。

背后传来“啊”的一声。小泽奔出家门，旋即来到渡边桥。

道子说他一天到晚都在那儿，可那里却没有发现伊部的影子。

读者还记着吧。被豹吉推到河里的那个男人。

可是，小泽当然不知道此事。

小泽再一次忧郁起来。

“我碰到的事儿，都不凑巧。”

去车站取行李，可不知何时却丢了；去伊部那里借雪子穿的和服，可他家的家什都被扣押了。而且，来渡边桥找伊部，却偏偏找不到他。

如果非要说的话，找到那个奇怪的文身男子的住处，与碰到伊部的妹妹道子，是仅有的收获。

找到那个文身男子的住处，也并非什么天大的事。也许只是被所谓的好奇心驱使罢了。

至少，昨天夜里捡到雪子的地方，在那个男人家附近。

可是，虽然一时说不出任何理由，他总觉得……

“——莫非……什么……”

他稍稍有些预感，觉得两件事也许有关联。

“总之，先回旅馆再说吧。”

没拿到和服就回去不大好，可总归还有寿司作礼物。

反正也找不到借和服的地方，再这么磨蹭下去的话，只是浪费时间，还会让雪子倍感饥饿。小泽从淀屋桥乘上地铁。

（作者想在这里再做一些解释。——也就是说，所谓偶然，一旦出现，就没完没了。）



龟吉乘上了同一辆车。

可是，小泽不认识龟吉。即便看到龟吉的脸，也不会想到他就是冒领了自己行李的男人。

龟吉也没有留意到小泽。

车内一片混乱。

可是，当电车从大国町站出发后不一会儿……

“小偷。”车内传来一阵叫声。

声音马上传到了人群的每一个角落。

“小偷，小偷。”

苍白的嘴唇、不安的嘴唇和好奇的嘴唇，朝左右扭动着。

现在的世道，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每天都是让人震惊之事。要是对每一件事都大惊小怪的话，神经不好的人会疯掉的。因此，大阪的人对一般之事已不大吃惊。

可人们听到“小偷”二字，仍旧动摇了。在动摇的人群中，最为动摇的——是龟吉！

“小偷！小偷！”

龟吉表情茫然，他比其他人更大声地喊叫着。

其实，这不是龟吉干的。

“不是我的话，是谁呢？”

他环视一周，电车在动物园前面停住了。

这时，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下了车——接着，一副刚复员回来模样的男人也跟着下了车。

看到他的脸，龟吉啊地睁大了双眼。



“啊，是那个男人。”

原来是小泽。龟吉匆忙追了出去。

从动物园前面缓缓地朝阿倍野桥方向走去，来到一条宽阔的水泥马路。

小泽紧赶慢赶地跟在男人身后，苦笑道：

“今天是尾随之日啊。”

本应在阿倍野桥下车，却特意在动物园前下车，这是因为那个男人在此下车的缘故。

因为小泽觉得他可疑。

小泽并没有亲眼目击那个男人在地铁中偷东西的一幕。只是隐约觉得他的态度和表情有些奇怪，才想到的。那个人行迹很可疑。

可是走着走着，小泽却不大自信起来——他真的偷东西了吗？这是一次不负责任的尾随。不，说不定是一次让人毛骨悚然的跟踪。

可是，男人扭了一下头。

他们的目光刷地合上了。

男人顿时吓了一跳。然后啪地飞奔起来。

“啊，果然……”

我的感觉是对的——小泽立刻自语道，然后也急急忙忙地追了出去。

距离越来越近。



“喂，等一下。”

小泽说道。

这时，有人同时跟他打招呼。

“能稍等一下吗？那个……”

小泽不由地扭过了头，然后手一下子被握紧了。

原来是龟吉。——可是，小泽根本不认识他。

“你是谁？……”

“……”

龟吉微微缩着黑糊糊的脖子，吞吞吐吐道。最后，他终于开口：

“——我吗？我是……小偷。”

“嗯……”

小泽感觉好像摔了个屁股蹲一样惊住了。

自己打算追小偷，却又被小偷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什么傻话！小偷……是前面那个家伙。”

小泽好像嚼着毛毛虫似的火冒三丈地说道。

“你真傻。”

龟吉好像很不满，他撇着嘴说：

“——我才是正宗的小偷。”

他在充老大，可看上去很可笑。

“正宗……”

“嗯。我是大阪第一小偷，人称五寸钉的龟吉。”

小泽差点儿喷笑出来。自称五寸钉的龟吉的脸，看上去



傻乎乎的。

“——证据就是……”龟吉事不关己地说道，“——我昨天偷走了你的东西。”

“嗯……”

小泽吃惊了，等缓过劲来，他才恢复了原来的表情。

不，他甚至泛起一丝冷笑——小泽向龟吉说道。

“说什么鬼话、我怎么会被你偷呢。我可不知道被你偷过……”

“……不行吗？哈哈哈……”龟吉露出奇怪的笑容，“——这可是真的。”

他盯着小泽的眼睛，眼神充满不屑。

小泽顿时不安起来。

“那么，我被偷的东西，你还拿着吗？”

他冷淡地说道。

龟吉毫不畏惧，接着说：

“那个，嗯，哈……哎……”

他笑了，黑糊糊的脸上满是皱纹。

“——你的票还在吗？”

“票……”

“寄存行李的……”

“啊那么，是你小子……”

“你”变成了“你小子”。

“啊哈哈哈……”



“你这个家伙！”

小泽抬手正要打他，龟吉却说：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听我说。”

“好吧，你说。”

“其实，我偷是偷了，可觉得偷复员军人的东西很对不起，就想还回去……”

龟吉挠了挠头。

“——我想找到你还回去，可是找了个遍啊。——现在我就还，还请你饶了我。”

“哼。”

小泽微笑着盯着龟吉的脸，心想，这脸可真黑啊。

“——可是，你现在没有拿着吧。”

“嗯，哎，哎……我已经卖掉了。我想去买回来，可是一看，也已经被卖掉了”

“……”

“你的脸别那么恐怖好不好。那么，我把卖掉的钱还给你。”

他说着，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

“啊。”龟吉的脸变得苍白。

不知是掉落了还是被偷了，两千块钱不知何时没有了。

“糟糕。丢了。”

龟吉叫道。

“不，是被偷了，被那个男人。”

小泽想起了自己刚才追赶的男子的脸。

"——小偷被偷，真没出息。"

龟吉也不回应，只是一个劲儿地翻着口袋找，这时掉出来一张纸。

上面用铅笔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字。

今天晚上十点在中之岛公园的图书馆前面等着。

隼

至豹吉

另，龟吉的两千块我们偷走了。

不好意思啦！



夜晚的姿势

当夕阳的最后一道光芒消失在筑港的海面上，夜晚终于降临到了大阪。

热爱太阳那炫目之光的人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喜欢夜光虫的蓝白色光线的人们一同迎来了到大阪的闹市区蠢蠢欲动的时刻。

在难波的黑市一隅——

次郎和三郎两兄弟一如既往地坐在擦鞋的道具后面，茫然而寂寥，仿佛铅一样。

一旦入夜，就变得四下漆黑一片，根本做不成买卖。

他们换到了饭馆的灯管隐约露出来的地方，但毕竟到了晚上，客人一个也不来。

他们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因为家里他们唯一的亲人——妈妈正卧病在床。他们很担心母亲，想早哪怕一分钟



回家，可他们更先想到的是：

“哪怕多挣一块钱。”

从饭馆里漏出来的，不仅是灯光。

可能正在烤肉，那香味扑鼻而来。

“啊，好香啊。”

三郎抽动着小鼻子。

“——哥哥，花屋的猪排饭真好吃啊。”

“嗯，蛋包饭也好吃。”次郎吞了口唾沫。

“喜果邦治也好吃。”三郎说。

“傻瓜。那是水果宾治，不是喜果邦治。”

次郎骂道，然后叹了口气，“——咖啡也好喝啊。”

“那东西太苦了，我还是喜欢炸虾球。——啊，肚子饿死了。”

中午刚被豹吉请吃饭饱得差点儿吐出来，三郎的肚皮又饿得贴住了。

“嗯，我也饿死了。——有钱就好了。再去花屋大吃一顿。”

次郎说罢，三郎接着说道：

“就是，就是，吃完了再给妈妈打包回去。”

“啊，真想要钱啊。——老板，要擦鞋吗？”

“老板，要擦鞋吗？”

一个男人刚好经过。

他刷地走了过来。

“好嘞。”



这个词，既有“好的”，又有“多谢”两层意思。次郎拿起刷子，冷不防抬起头，原来是白天在花屋见到的龟吉。

“喂，你们，知道大哥在哪儿吗？”

龟吉是来打听豹吉的消息的。

“大哥？……啊，那个小偷先生吗？”

次郎和三郎，不禁想起白天龟吉在花屋称豹吉为大哥的事。

“啊，别出那么大的声！”

在街上听到小偷二字，会让龟吉感到害怕。

“——你知道，他之后去了哪儿吗？”

“嗯，不知道呀。有什么事儿吗？”次郎老成地问道。

“还什么事儿呢。出大事儿了。”

龟吉压低了声音。

“——真愁人。他到底去哪儿了呢？别人这么急着找他。”

他事不关己地在嘴里嘟哝。

“去花屋打听一下不就知道了？”

“嗯。我刚从花屋回来。”

龟吉一边说一边东张西望地四下搜寻。

“老板，不如顺便擦个鞋吧。老板的鞋可到处是泥啊。”

三郎拿起刷子。

龟吉说：

“笨蛋！哪里还顾得上擦鞋。我现在忙着找大哥呢。别发呆！”

他急急忙忙地走远了，然后突然折回身来。



“——你们俩，要是看到大哥，就说我在找他，让他马上到花屋或者中之岛的图书馆去……不，不能去中之岛。让他赶快去花屋。就告诉他，是我说的。”

“好嘞。”

龟吉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之中。

次郎一边看着他的背影，一边呆呆地说：“喂，三郎公，小偷真有钱啊。”

“嗯。”三郎随声附和道，“——他们随时能吃到好吃的东西。喜果邦治什么的……”

“傻瓜！那是水果宾治。不是喜果邦治。”

次郎与刚才一样，骂了弟弟一句，又感叹起来：

“——可是，三郎公，小偷这活儿还很轻松呀。把人家鞋子上的泥擦下来，只有一块钱，小偷简直就是白捡啊。”

“那个，不如当小偷吧。”

“……”

“哥哥，你要是当上小偷，让我给你擦鞋，你给我两份工钱，请我在花屋吃一顿，怎么样。哥哥，你就当小偷吧。”

“嗯——”

次郎不过是个孩子，却煞有介事地抱着胳膊想了一会儿。

“——不，还是算了。小偷不是好事儿。不跟强盗一样吗？”

说这话时，次郎的目光炯炯有神。

他在自己的眼前看到一个男人正被追逐地拼命奔跑着。



是豹吉。

“啊，小偷先生！”

次郎不由地叫道。他顿时响起龟吉嘱咐他的事。

他和三郎一起拼命地呼喊道：

“小偷先生，小偷先生。大哥，大哥！”

就算没有龟吉的吩咐，他们也一定会叫住他的。

好令人怀念啊。他们无法忘记花屋的事。

然而，豹吉却不停脚步。

他正被警察追赶。

次郎和三郎放下做买卖的工具不管，跟在后面追了起来。

豹吉拼命地逃，他们跟在后面拼命地追着。

可是，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

工作单位——这个词过去曾被我们说烂了，给人一种好像肮脏的债权般的讨厌之感，但是再没有比这合适的词语了——那里对次郎和三郎来说就是工作单位，所以还是用工作单位这个词吧……

一位少女默默地走近两人的工作单位。

之所以说默默地——实际上，那位少女是个哑巴。

读者应该已经明白了吧。——就是那个在梅田的黑市上的饭馆，被一个可疑的文身男子带走的哑巴姑娘。

她赶紧看了四周一下，把手迅速伸进罐子里。

然后他一把抓住次郎和三郎今天一整天挣到的钱，一瞬间好像吃惊似的跳了起来，然后用颤抖的手把钱放回了罐子。

她颤抖着站立了一会儿，然后下定决心似的把手又一次伸了进去。

手仍旧在抖。可是，这次少女抓住钞票，头也不回地马上逃走了。

她的牙齿抖得咔嚓直响，还在不停地抖。

她逃到雁治郎胡同的时候，突然被人抓住了肩头。

“喂，等等！”

“……”

她吃惊地转过了头。

抓住她的肩的是加代——人称“兵古带加代”。

她像平常一样垂着刘海儿，与从前一样的紫兵古带在昏暗中看上去像是黑的。

“呜、呜、呜……”

哑巴姑娘从瘦弱的喉咙里勉强发出呻吟似的恐怖的声音。

“把手里的东西拿出来。”

加代目光锐利地盯着姑娘那握着钞票的瘦骨嶙峋的手。

“呜、呜、呜……”

“我说，让你拿出来。”

“……”

“你不说话可不好办啊。”

“呜、呜、呜……”

“真是着急。你再不拿出来，我可要抢了啊。”

加代一下子握住了对方的手。



正在此时，一个影子刷地飘进了雁治郎胡同。

“呜、呜、呜……啊、啊、啊……”

哑巴姑娘的手被加代拧着，她发出鸟叫般的怪声。

“什么呀，这怪叫……”

说着，加代从姑娘手里抢过钞票，借着微弱的光线一看，十块的钞票只有一张，剩下尽是些五十钱或一块的钞票，加起来也超不过三十块。

“什么呀，只有这么点儿啊。”

加代呸地吐了口唾沫。

“啊，这是豹吉的习惯来着。”她顿时想到了豹吉。

“——豹吉现在在哪儿呢？龟公正找他呢。”

不，找他的不止是龟吉一人。加代也在悄悄地寻找豹吉的所在之处。——她想见他。

与豹吉白天刚在花屋分开，现在就非常想见到他。

他根本不看自己，只顾着迷恋着那个娼妇，自己却如此想见到豹吉，这究竟是怎么了……她很恼火，觉得自己甚是可怜。

“我还是加代吗？”

她越发焦躁地说道：“你，只有这点儿吗？”她死瞪着姑娘。

“……”

“至少也答句话啊。”

加代不由分说地朝姑娘脸颊打去。



姑娘的眼神茫然若失，也不去摸被打的脸，而是抬头看了看加代。

“什么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她正要再打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喂，加代！”

“——请原谅，她是个哑巴。”

说着跑过来的，是那个文身男子。

“嗯？是哑巴？真的吗，针助先生？”

有的读者应该还记着“针助”这个名字。

不，记性好的读者，还应该记得“文身的针助”这个名字。

恐怕，还有些读者应该记得，白天加代在花屋告诉豹吉的那件让豹吉狼狈不堪的事——昨天夜里捡了雪子的男人，就是“葛曼的针助”。

所谓葛曼，在大阪话里是文身的意思。因此，写作“文身的针助”也可以。

“真的吗？你也真够迟钝的。她要不是哑巴的话，至少应该说两句吧。”

针助向加代说。

“——把钱还给她。”

“你是说，不该从哑巴那里抢钱吗？……”

“不是。其实，她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的自己人了。”

“自己人……这个哑巴？”



加代不由地问道。

“是的，从今天开始就是青蛇团的一员啦。我会训练她的，你也教教她。”

文身的针助一边盯着呆呆地站着的哑巴姑娘，一边对兵古带加代说道。

“嗯……真没想到。这样的哑巴顶用吗？”

加代冒了这么一句。

“——青蛇团的行情竟跌到这个份儿上了。”

“别这么说。她可是……”

针助好像指着什么东西似的指着哑巴姑娘，“——哑巴也有哑巴的长处。而且，这家伙倒也机灵。我今天只教了她一下，她就偷了这么一手。”

“啊，就这点儿钱……”

加代把从哑巴姑娘那里抢来的钱干脆地交给针助。

针助默默地把它放到哑巴姑娘的手上，姑娘冷冷地微笑了一下，数了好几次。

也许，她已经好久没有接触过钱这种东西了。

加代一下子背过脸去，一种讨厌自己的感觉顿时袭来。

针助也冷笑着，用一种阴森森的、女人般絮叨而温柔的声音说：

“现在虽说只有这么一点儿钱，再教教她的话，就能让她后背上的文身起作用的。”

“这么说，你，给这个女孩子也……”

加代的脸色大变。

“——你也给她文身了？”

“是。”

“你究竟是在哪儿捡到她的？”

“梅田的黑市上。我请她吃了点东西，她就高高兴兴地跟我走了。”

针助哈哈地发出下流而猥琐的笑声。

“用饭引她上钩的，对这种话也不说的女孩儿……”

加代咬紧了嘴唇。

“——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强迫给别人文身，你可真是坏啊。”

加代盯着针助看了一会儿，针助露出些许狼狈之色，然后突然笑了起来。

“哈哈哈……我已经很久没有文身了。要是不偶尔在这种老老实实的姑娘身上尽情地扎针，我就觉得很寂寞。我今天大展身手了。哈哈……”

然后，他转向哑巴姑娘说道：

“——我给很多身体都扎过针，可再没有比在你后背上文的身得意的针了。那文身让谁看都不掉价。你的后背，可是出几万块也买不到的后背呀。你虽说嘴不会说话，可我会让你的后背说话的。我要把你培养成名副其实的大姐大。”

他像是说给哑巴姑娘听似的没完没了地讲着。

“呜、呜、呜……”



姑娘只是发着怪叫。

“啊哈哈……对了，讲了她也听不见呀。”

针助苦笑了一下，然后对加代说。

“——喂，她就交给你了。”

“不。”

加代说话的时候，针助已经丢下姑娘飞快地走开了。

“喂，喂，真麻烦。我……”

兵古带加代吧嗒吧嗒地追着针助跑了出去。

“——你把她交给我可怎么办呀。真愁人。——喂，针助先生！”

她想叫住他，可针助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雁治郎胡同。

加代只得作罢，返回到哑巴姑娘身旁。

“……”

哑巴姑娘仿佛已经决定好了，只能跟着加代似的，她呆呆地站在黑暗当中，等着加代返回到自己这里。

这孤独的可怜样儿，就连加代也一下子感到胸口温暖起来。

加代马上把手搭到姑娘的肩上……

“对不起啦。刚才还打了你呢……”

她道歉地说。虽然对方肯定听不见，可仿佛心心相通似的，哑巴姑娘点了点她那瘦瘦的头。

“呜、呜、呜……”

姑娘一边怪叫着一边微笑。

“你，肚子饿了吧。吃点儿什么吧。”

加代的手搭在姑娘的肩上，朝花屋方向并排走去。

“——你真是遭罪了。那个叫针助的。他叫文身的针助。在文身界，属于大阪西部的第一名人。可偏偏名人大多有怪癖。他只要看到人，就想给人家文身。也就是说，他是个文身的狂热分子。”

“……”

“别人不愿意，他就强迫地威胁、哄骗，或者卖弄花言巧语，带到家里，然后让别人闻麻药，给别人文身。被那个家伙文过身的人不知有多少呢。我，也是其中一人——你，在听吗？”

“……”

哑巴姑娘仍旧战战兢兢地仰视着垂着刘海儿的加代。

“对了，你听不见呀。”

加代苦笑了，然后突然想到似的接着说。

“——对了。你要是耳朵听得见的话，我也不会说这些了。正因为你听不见，我才说的。”

“……”

姑娘抬头看了看加代的脸，看到加代的眼睛湿润了，她露出吃惊的表情。

“可是，你不是没拿着吗？”

“哈哈……



豹吉身体僵硬地登上了S署玄关处的石阶——作者写道。确实，除了警署职员、御用商人、新闻记者，对与警察局不相关的人来说，走进警察署的玄关，确实多少有些让人心里发毛。

就算没做什么坏事，心情也不会好过。

与打仗的时候相比，警察这种角色所持有的感觉，已经变得相当圆滑。况且，就对黑市的管理方法来说，大阪的警察要比东京的老实多了。可即便如此，警察署给人的那种不由打个寒战的冷峻之感，仍旧没有消失。

何况，豹吉心里有鬼。再说，一想到即将要在S署中做的事，玄关的石阶就好像冰做的楼梯一样。他身体不由自主地僵硬起来。

他僵硬着登上石阶，正要开门。这时，传来“呀”的一声。

“呀，在这种地方碰上了啊。”豹吉说道。

一般人早就大吃一惊了，可豹吉的信条是：我绝不吃惊。他尽量脸上装得镇定——不，应该是说是微笑着，显露出可爱的酒窝。

打招呼的是——小泽。

刚好是小泽正推开S署的大门，想要出来的时候。

小泽为什么从S署出来。为什么事儿来S署的呢？——请读者暂且听凭个人的想象吧。

“嗯，真是奇遇啊。”

小泽脸上浮现出微笑。



“刚才多谢了。”他说。

“不，彼此彼此……”

豹吉想起了中之岛公园的事，微笑着说道：

“真没想到能在这种地方碰到。”

“不，我倒想没准儿能碰到。”

小泽冷笑道。

“唉？……”

小泽没有回应，而是说道：

“话说，你一个人……”

“……”

豹吉一时没有明白小泽问的事，终于，他“啊”了一声，按照豹吉独有的方式解释道：

“——当然是一个人。”他昂首挺胸地答道。

“是吗？不过，一个人也可以吧。”

“一个人就够了。”

“当然，一个人也不是不可以……总之，进去吧！”小泽突然小声说道，“——你，是来自首的吧……”

“自首？”

豹吉不由地反问了一句。

“对啊。你终于下决心自首了。真了不起。”

小泽自以为是地说道。

豹吉惊呆了。他很恼火，但更要喷笑出来。

“你少瞎猜。这里可跟中之岛公园不同。”

豹吉照例朝S署玄关处的石阶上吐了口唾沫，跟小泽说道。

“谁会自首啊。”

“那么，你是来……”

“……”

豹吉一时答不上话来，他不能说是来救雪子的。

“你诚实点说怎么样？是自首吧……”

“……”

“俗话说，坏事做尽，终有落网之日。你能注意到这一点，还不算傻。文身的针助已经被抓了。”

小泽以平常的口吻说道。

读者已经能想象到了吧。小泽为何来S署一事。

正如大家所猜一样，小泽在细工谷的针助家把针助绑上以后，又接着把他送到了S署。

之所以专门送到S署，是因为在漫无目的地寻找雪子行踪的时候不知不觉到了十点；正要赶到中之岛公园的时候，碰巧路过了S署的前面，正巧看到雪子被警察带着走进S署的玄关。

小泽把针助送走以后，向警员出示了针助家放的雪子的和服。

“正是因为没有这件和服，那个姑娘才一时冲动偷了旅馆的和服。”

小泽替雪子辩解道，还请求放人。可是偏巧当天不是负



责雪子的刑警值班，他拘留了雪子，就直接回家去了。

小泽决定等那位刑警明早上班以后再次与他交涉，就先行离开了S署。他正要走出玄关的时候，碰到了豹吉。

“啊，针助被……”

抓住了吗？豹吉差一点儿就要打破自己的规矩吃惊了。

“是的。针助全都交代了。听说你们青蛇团的所有人都被针助的针动过，背后刺着蛇的文身。”

“……”

豹吉哼哼唧唧地含混道。

“终归会一网打尽的。你不如趁现在自首吧。不，你肯定是打算自首才来的。”

“真是多管闲事。”

“不，我就是想管管你啊。一想到你们这种年轻人，刺着文身干一辈子坏事，我就不能坐视不管。”

“嗯。因为不能坐视不管才举报的吧。真是伟大啊。”

豹吉突然瞪了小泽一眼。

“举报……怎么可能。要是举报的话，谁还去什么中之岛啊。只要当时乘上警察的卡车不就好了。我就是因为不想那样，才专门一人前往的。我现在不也还在劝你自首吗？”

“为什么要让我自首呢？”

豹吉的声音突然没了力气。

“总之，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想让你自首。”

与豹吉不知为何突然弱了下去的声音不同，小泽的声音



突然带有了某种毅然决然的声调。

“你们是在战败所带来的混乱与颓废的花园里盛开的恶之花。但是，日本已经应该从混乱和颓废中振作起来了。首先就需要消灭恶之花。可是，我不认为应该突然除掉。而是希望你们这些恶之花能够变得像向日葵的花一样。恶之花向往的是夜光虫的光。然而，向日葵却朝着太阳光伸展而去。夜光虫的光与太阳光，你们选择哪一个呢？……当然应该是太阳光。你们这些向往夜光虫的光的人，才更应该向往太阳光。不，你们应该私下在内心当中向往着太阳光。……我如此认为。还是你们仍旧要选择夜光虫……”

“知道了。”

豹吉猛地打断了小泽的话。

“知道了。我会去自首的。”

“唉？……”

“真是麻烦。自首就好了，对吧？我会自首的。我不想让人认为我没有自首的勇气。”

豹吉呸地吐了一口唾沫。

“——反正，我肯定会因营救雪子失败而被关进监狱的。”

他悄悄地说道。

豹吉独自一人来S署救雪子，其实并不清楚自己能否将她救出来，只是想离雪子被拘留的地方更近一些才来的。

这么看来，被人劝说自首，反倒说不定是意外的好运。



不，他反倒觉得心情清爽起来。

“原来还是有自首这个办法啊。”

自首后被拘留的话，能离雪子更近呢，豹吉想道。

“省去了麻烦，真干脆啊。”

豹吉小声嘟哝着，可是他还是显得有些落寞。

“是吗？你真去自首吗？谢谢。”

小泽的声音不由地雀跃起来。

“你不要那么高兴地道什么谢。真他妈的讨厌。”

豹吉又吐了口唾沫，打算进门。

正在这时，小泽慌慌张张地说：

“啊，稍等一会儿。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

“那么，跟谁……”

“我想让你和你的同伴一起去自首。”

“你是让我说服同伴吗？”

豹吉马上想起了在青空咖啡馆等待自己的青蛇团成员们的面孔。

“对对。虽然这要求有些自私，你能帮我办到吗？”

豹吉注视着石阶。他的睫毛覆盖在眼睑上，好像睡着了一样。终于，他抬起来脸。

“你演的倒是好人。虽然都是劝人自首，轮到我演的却是坏人。

豹吉说道。他的声音有些无精打采，然而脸上却忽然露出酒窝，溢满了微笑。



小泽急忙皱紧眉头。

豹吉说的“你演的倒是好人”这句话听上去好像讽刺，又好像在责怪小泽。

其实，想一想也能知道。小泽靠着他擅长的雄辩，成功地让豹吉下定自首的决心，他应该已经很满意了。

然而，小泽又要求了很多。说服在青空等待的青蛇团的人一起自首这个难题。

对豹吉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

“残忍”这个词最恰当了。确实，这太过残忍。

就连小泽也说：

“我现在可能变成了一块无血无泪的无情的石块了。”

他甚至不敢正视豹吉的脸。

“可是，有句话叫铁石心肠。”

小泽慌忙地劝说自己，为了大阪市民，甚至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不，为了让以豹吉为首的青蛇团的成员们能像向日葵一样变身为太阳之子，我必须要硬着心肠变成无情之石，硬是这么要求。

“……”

他的目光突然冷峻起来，注视着豹吉那少女般美丽，然而多少有些苍白的脸。

“……”

豹吉暂时沉默了地看了小泽一会儿，终于，脸上露出泛



泛的微笑。

“真是没办法啊。虽说我很生气，还是按你说的办吧。真是输给你了。——你在这儿等我三十分钟。我带大家过来。”

他边说边要走下石阶。

“啊。你。”

小泽叫住他。

豹吉霍地扭过头来，说：“放心吧。我不会逃跑的。”

下了石阶，豹吉的身影消失在梅田新道的方向。

半个小时过去了。

夜幕降临了，小泽的心情也随之沉重起来。

五月的风好像冬天的风一样飒飒地在他沉重的心底到处刮着，小泽伫立在S署的玄关，心情有些凉飕飕的。突然他仰起脸来，大吃一惊。

豹吉、加代、龟吉、哑巴姑娘——在中之岛公园所见的青蛇团成员一人不差地在大风的吹拂下风一般地出现在小泽的眼前。

虽说跟自己预想的一样，但豹吉这么快就说服大家把他们带过来，这让小泽吃了一惊。

如风一般出现的一群人，走上冰块一般的石阶，身影又像风一样消失在S署中。

小泽一直目送着他们的身影，并没有跟过去，他也没有想过要一起去。不，他不能跟过去。小泽的眼不知何时湿润了。



S署的刑警室——

自首了的青蛇团成员的表情上，没有任何暗影。

豹吉态度尤其昂然，他脸上没有一丝落寞的表情，反倒觉出“我们可是堂堂正正地自首了啊”一般自虐的快感。

而且，对豹吉来说，更加愉快的是，刑警对青蛇团自首一事完全吃惊了。

根据小泽五花大绑送来的文身针助的招供，青蛇团的情况已经查明了。S署正打算明天早上一举把他们一网打尽呢。

正在这时候，青蛇团却突然来自首了。

他们是知道了针助被捕一事才来的，还是不知道而来——总之，让人深感意外。谁也没想到他们会来自首。退一步说，就算想到他们会来自首，可也太早了吧。

因此，刑警们才会吃惊。看到他们的表情，豹吉觉得烟抽上去也更好抽了。

“让人吃惊，自己却……”

也就是说，豹吉总是想做些什么“让人吃惊的、出人意料的事……”而自首这件事，正好与豹吉的想法不谋而合。

换句话说，效果相当明显。

这样想着，豹吉愈发想让刑警吃惊了。

终于，调查结束后，豹吉开口了。

“……我还干了一件坏事。”

“嗯。什么、什么事？”

“杀人了。”



“唉……”

刑警吃惊了。效果果然立竿见影。

“何时、何地？”

豹吉因为那少年常有的虚荣而挺起胸膛。

“今天早上，六点左右我把在渡边桥边钓鱼的男人推到了河里杀死了。

“唉……”

更为吃惊的反而是青蛇团的成员们。

“原来如此，是那个钓鱼的男人吗？哈哈哈……”

刑警们仅仅露出让人不愉快的笑容。他们没有吃惊。

豹吉泄了气，一种被放空的感觉。他又大声说道：

“可是杀人罪啊。赶快把我关进监狱。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件事随后再查。——总之，先进来。喂，把烟扔掉。”

警察冷笑着把他们带到了拘留所。

加代和哑女去了拘留所关女性的地方。

豹吉与龟吉等人一起钻进拘留所的小小的入口——不，应该说是洞。

环视了里面一圈之后，豹吉不由“啊”地呆住了，就好像吞了木棍一样说不出话来。

豹吉之所以吃惊，不是因为看到针助坐在那儿。

针助被抓一事，他已经从小泽那里听说了。

因此，豹吉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吃惊的。

豹吉看见了——在拘留所的一角里无精打采地坐着的伊部的身影。

伊部——今天早晨，在渡边桥边垂钓的那个身份不明的奇怪男子。

豹吉刚刚对警察招供说杀了那个男人。

有的时候，因为杀人之罪而被自责的念头折磨，有的时候，却又主动提起这件事来满足少年特有的虚荣心——总之，今天一天控制着豹吉内心的那个男人，本应该死了的那个男人，在豹吉眼前坐着。

就连豹吉也不得不大吃一惊。

他惊呆了，吓得与平时豁然两样。他破了规矩。龟吉毫无遮掩地说道：

“大哥，你怎么了。脸色变了……”

“怎么也没有。如此吃惊，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

“啊，给我一千块。”

“……”

“我们不是约好，要是看到大哥吃惊，就给我一千块吗？”

龟吉伸出了手。

“傻瓜。这里可是局子啊。我一钱都没带。”

豹吉说着朝伊部的方向走去。

“喂，是你吗？竟在这里碰到。”

伊部冷冷地笑着。

“你还活着吗？”

豹吉变得满口大阪话。

“嗯。会游泳的话，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啊。”

豹吉释然了，他为担心伊部死了的傻气而苦笑了。可他不明白，为何伊部也被送进了拘留所。

“不知怎地，我洗澡似的喝了很多酒。后来醉了，就光着身子走了起来。”

“真不知道你还会游泳。”

“游泳吗？倒也谈不上，就像乌龟一样。哈哈哈……”

听到“龟”字，龟吉误以为在说他，便说道：

“那个，我可是旱鸭子。”他黑起了脸。

“什么，你是……”

“青蛇团的。”

龟吉啪地脱去上衣，露出了后背。

青蛇的文身。

“你知道一个名叫雪子的女人吗？”

伊部猛然问道。

豹吉呆住了。他没想得到伊部知道雪子。但是，他究竟为何突然提起了雪子的名字呢？



早晨的构图

“所谓偶然，一旦连续出现，是没完没了的。”

作者曾经写道。

“再没有比没有偶然的人生更无聊的东西了。”他还写道。

比如，小泽十吉。

换做其他人的话，刚刚复员后会一直持续无力的虚脱状态，变成丢了根底和魂魄之人，过着恍惚的日子。然而小泽，则在一个下雨的深夜，在一个十字路口捡到一个裸体的姑娘。这个偶然不断召唤着偶然，度过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繁忙的一昼夜，简直就连打哈欠的工夫都没有。

可以说，小泽过去从未经历过如从捡到雪子之夜到让青蛇团一伙自首的夜晚的整整一昼夜这么充实的事件。

而且，正因为偶然缠着小泽不放，人生才更有意思。

就像“雨男”的所到之处必定会下雨一样，这位“偶然



一代男”的所到之处，必定降临偶然。

比如——

小泽在S署的玄关目送豹吉等人的青蛇团后，接着去了伊部的家。伊部（当然）不在，他妹妹道子有气无力地守在家里。

“哥哥被拘留在S署了。我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坏事，但是S署说让我明天到警察局去。小泽先生，拜托了。您能与我一起到S署去吗？”

“S署？”

小泽听了吃了一惊。实际上，小泽……

“——我明天也要去S署。不，我必须得去。”

释放雪子一事，而且他还很担心自首了的豹吉一伙。

“那么，今晚就请留宿在这里吧。”

一个年轻姑娘的话很危险而且寂寞。道子面红耳赤地吞吞吐吐地说道。

“啊，可是……”

小泽踌躇了一下，可是，他想到自己是无家可归之身。

夜深了。而且，也不能再到阿倍野的旅馆去。

“说的也是。”

他考虑了考虑，接着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请。”

道子的眼睛突然地闪起了亮光。

然后，两人无言相视了一会儿。

道子的脸上竟有些发烧，变得通红。小泽意识到自己脸



上的肉变得僵硬，心底的防线也正在崩塌，他不由一惊。

然而，作者没有时间描写对两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夜。先赶紧往前写吧。

因为，小泽和道子第二天早上去S署的时候，等待两人的偶然更让作者感到饶有兴趣。

小泽和道子来到S署时等待两人的偶然是——

首先，小泽见了负责雪子的刑警，要求释放雪子。

刑警把雪子从拘留室叫出来，听了听情况。

雪子开始根本不说她为何光着身子跑出来的理由。

小泽在旁边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们都很知道了。文身针助已经被抓住了，他什么都招供了。"

她听了之后才安下心来，说了光着身子从针助家里出来的理由。

做皮肉生意的雪子，在不知道针助的来历的情况下拉住了他，然后被带到了针助家，差点被文了身。

因此，虽说逃是逃了出来，她担心可要是对小泽说了此事，青蛇团的秘密就会暴露。

雪子虽然和青蛇团没有关系，但对青蛇团的豹吉，却有着弟弟般的感情。

她是想庇护青蛇团。

虽说偷了阿倍野旅馆的和服逃出来是偶然冲动，可她实际上也曾想过，要是小泽回来以后被他问个不休，可能会露



馅的。另外，她也不想再让小泽担心了。

听了雪子的话，最高兴的是谁呢？当然是道子。

“啊，是吗？小泽先生说过想要一件女人的和服，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道子觉得因曾怀疑小泽而感到不好意思。

雪子见道子这般，立即敏感地嗅出小泽和道子的关系。因此，她没有忘记补充说了，在阿倍野的旅馆里，小泽和她自己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下流的事。

可是，说这话的时候，雪子突然倍感寂寞。

“可是，我是做皮肉生意的脏女人。”雪子偷偷地说给自己听，让自己断念。

刑警听了情况介绍，放心了。他想，为了回报抓住文身针助的功劳，听取小泽的愿望才是最好的办法。

虽然做皮肉生意一事就足以立罪的，可雪子发誓会洗心革面、脚踏实地地生活，因此刑警只教育了一番，让她写了一份悔过书就放人了。

雪子换上小泽从针助家取回的和服，正要走出刑警室时，她“啊”地叫了起来。

她看到了从拘留室被带到刑警室去的伊部的身影。

“啊，是你吗？”

伊部一看到雪子，也冷冷地笑了。

原来伊部和雪子认识。

然而，偶然还不止如此。



雪子看到伊部，就跟在伊部的后面返回到了刑警室。

“拜托了。请帮青蛇团的人去掉文身。”她突然说道。

（作者必须要在这里讲述最后一个偶然。）

雪子某晚曾与伊部共度偶然的一夜。

那时，她知道伊部是一名外科医生，迄今为止做过好多去除文身的手术。

雪子想起了豹吉他们。雪子知道，豹吉之所以堕落到坏路上，是因为后背上的文身这个沉重的包袱。

当晚，雪子恳求伊部，请他给豹吉等人去掉刺青。

然而，伊部却说：“真是麻烦。”他并不答应。

可是，雪子很执著。伊部没了办法，说：“那么，我想做的时候就做。”

“可是，我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您。”

“那么，这么办吧。你就上午十点去你经常去的千日前那家名叫花屋的咖啡店，等大概三十分钟。我心情好了会去的。”

因此，雪子才每天去花屋等伊部的。然而伊部却觉得麻烦而没去。

“——我每天都等您了。拜托了。请帮他们去掉文身。”

“可是，他们现在被关在拘留室啊。不可能给关在拘留室的人做手术吧。”

伊部拒绝了，然而刑警和小泽，不，就连道子都异口同声地说服他。



刑警说：

“伊部先生，请帮他们去掉吧。我不会强迫您在拘留室为他们做手术的。反正他们会被先送到少年监狱的。可是，出来以后又会因为文身而走上邪路。只要有文身，他们就不会想认真干活。我也会尽可能配合您的，请帮帮他们吧。”

小泽也说道：

“你最近什么事都不做，只是游手好闲地乱逛，不是吗？道子每天担心得哭呢。伊部君，就请以这次去除文身的手术为契机，重返医院工作吧。我并不是不知道你颓废的原因。然而，你也该是时候走到阳光下了吧。”

道子也拼命地劝说：

“哥哥，拜托了。请工作吧。人家今天好不容易才放了你，你如果回家还像以前一样的话，不会有任何改变啊。”

伊部稍稍考虑了一下，说道：

“好的，就做吧。那文身可都是在我家附近阴暗的灯台下被弄上去的，也算是一种缘分吧。而且，我与那帮青蛇团的成员在拘留室已经交上了朋友。他们的心情，我最了解。手术量多且难，可是把他们后背弄干净，不仅能去除他们心底的污垢，还能洗刷我的颓废。这么想来，也许还真有做的价值呢！哈哈哈……”

从伊部嘴里传来久违的清爽的早晨的笑声。

作者决定在这里给这个故事画上句号。豹吉、加代和龟



吉重新做人的经过，豹吉和加代，还有雪子的关系，小泽和道子的未来，伊部的重振……虽然应该讲述的还有很多，那些应该构成一个与本部《夜光虫》的小说不一样的另一个故事吧。

织田作之助年谱




自在读书
www.zizidiary.com

大正二年（1913年）一岁

十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大阪市天王寺区上汐町，父亲织田鹤吉、母亲孝江。父亲经营名为“春鱼”的订餐外卖菜馆。

大正九年（1920年）七岁

进入大阪市立东平野第一寻常高等小学校学习。

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26年）十三岁

小学毕业，进入大阪府立高津初中学习。曾在三年级时主办传阅式杂志《灿蹄》等，表现出文学志向，但并未放弃初中生活。



昭和五年（1930年）十七岁

十二月，失去母亲。

昭和六年（1931年）十八岁

从高津初中毕业。四月，进入第三高中文科甲类学习，如鱼得水般地享受自由校风。比他高一年级的校友中还有青山光二、田宫虎彦等人，与田宫住同一宿舍很快熟识。当时的教师中有山本修二、伊吹武彦、深濑基宽等。

昭和七年（1932年）十九岁

这个时期特别沉醉于契诃夫、勒纳尔、波尔特里什等人的现代戏剧，并倾心于岸田国士。受到百田宗治主办的诗歌杂志《椎之树》的同仁、自称继承法国象征诗流派的同学、早熟诗人——白崎礼三的感化，阅读兰波和瓦雷里的作品，并从其风格中构思纯粹剧本，十二月在第三高中文艺部的《岳水会杂志》上登载了《辛格剧杂稿》。当年九月，失去了父亲。

昭和八年（1933年）二十岁

三月在《岳水会杂志》上登载剧本《坠落》。应休学一年又在九月复学的青山光二和《岳水会杂志》编辑之邀，十二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纯粹剧本论》，当剧作家的志向越发高涨。



昭和九年（1934年）二十一岁

一月，在《剧作》上登载筑地座京都公演的评论。二月，毕业考试期间在寄宿处咯血，随后与同样患肺疾休学的白崎礼三前往纪州白滨温泉和小豆岛疗养。九月病情好转回到京都复学，与酒馆女招待宫田一枝相识同居，并多次迁转寄宿处。为了《哀伤与孤独的文学》（宇野浩二）的素材即从此时发端。

昭和十年（1935年）二十二岁

未通过毕业考试，当年再次留级三年级。

昭和十一年（1936年）二十三岁

一月，与青山光二、白崎礼三、濑川健一郎创办同人杂志《海风》，登载剧本《早晨》。三月，参加毕业考试但因上课天数不够未能获准毕业，退学。七月，把宫田一枝留在京都回到大阪，开始流浪生活。十二月在《海风》上登载剧本《吊灯》。

昭和十二年（1937年）二十四岁

五月，单身赴京，投宿本乡区重温与青山等驻京《海风》同仁的文学交友。受到司汤达《红与黑》的吸引，从剧作家转为小说家。



昭和十三年（1938年）二十五岁

二月在《海风》上发表《独居》，十一月发表《雨》。后者即为构成《青春的反证》的原型，受到描写大阪市井故事的武田麟太郎的关注。此时频繁出入浅草区。

昭和十四年（1939年）二十六岁

四月，回到大阪，寄居在大姐夫竹中国次郎家中。从织物新闻社进入日本工业新闻社，七月与宫田一枝正式结婚，移居大阪府南河内郡野田村。九月在《海风》上发表《俗臭》。

昭和十五年（1940年）二十七岁

二月，在室生犀星等人的推荐下，《俗臭》被评为第十届芥川奖候选作品，最后与寒川光太郎的《偷猎者》竞争该奖项。四月在《海风》上登载了《夫妇善哉》，成为改造社第一届文艺推荐作品，并于七月在《文艺》上转载，成为出道文坛之作。五月，由藤泽桓夫推荐，在《文学界》上发表《流浪》。八月，出版第一部创作集《夫妇善哉》。十月，发表《摇篮曲》（文艺）。辞去日本工业新闻记者职务转为职业作家，在《夕刊大阪新闻》上连载《合驹富士》。

昭和十六年（1941年）二十八岁

二月和七月，受《红与黑》的影响完成长篇两卷本《二十岁》、《青春的反证》，后者被禁止销售。六月，发





表《雪夜》（文艺）。七月，发表《立志传》（改造）。十二月解散《海风》，创办堪称大阪统合同人杂志《大阪文学》，登载《动物集》。

昭和十七年（1942年）二十九岁

一月，发表《深秋》（大阪文学）。四月，发表《天衣无缝》（文艺），出版最初的历史小说《五代友厚》。七月，新写评论《西鹤新论》、出版长篇小说《月照》。前者从山口刚的著作中获得启示，是站在大阪人的立场针对大阪人西鹤做出的特色评论。九月，发表《劝善惩恶》（大阪文学）。十月，发表《雪花》（同前）和《素颜》（新潮）。此外，在十月还出版了作品集《漂流》。十一月，发表《我的小街》（文艺）。

昭和十八年（1934年）三十岁

一月，出版作品集《素颜》。二月，发表《藤泽桓夫论》（大阪文学）。四月，出版长篇《我的小街》。六月，出版《随笔大阪》。八月，发表《听雨》（新潮）。九月，发表《道》（文艺）、《赌徒》（若草）。九月，还出版了《大阪的领袖》《大阪的风貌》《清楚》。十月，发表《武家义理物语》（大阪文学·西鹤现代语翻译）。当年，《我的小街》以《本格特之星》为剧名，由榎之健一座剧团在有乐座剧场上演。



昭和十九年（1944年）三十一岁

三月，发表《绿树之都》。七月，《清楚》由森本薰改编并播出，获得广播奖。后又亲自将《清楚》和《绿树之都》主题合二为一，改编成《迁居男子》并由松竹厂拍成电影。这个时期，发表作品的机构也受到限制，即转向广播和电影谋求出路。八月，爱妻一枝去世，悲叹度日。九月，发表《萤》（文艺春秋）。十一月，发表《高野绿》（新文学）。《我的小街》在东剧上演。

昭和二十年（1945年）三十二岁

一月，发表《笑面狗先生》（Sundy每日）。至二月，虽曾在防空警报下中断，仍由森雅之等人播放广播局《猿飞佐助》。二月，发表《猿飞佐助·火遁卷》（新潮）。三月，发表《猿飞佐助·水遁卷》（新文学）。另外，在三月还出席了与宇野浩二、锅井克之、藤泽桓夫的座谈会“大阪与文学”（《历》四号、昭41·5刊载）。十一月，发表《头发》（ALL读物）。十二月，发表《表彰》（文艺春秋）、《见世物》（新世界）。当年，在《大阪新闻》上连载《十五夜物语》，由大阪中央放送局播放《十六夜头巾》。

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三十三岁

一月，发表《穿着鞋的文学》（文学杂志），出版《猿



飞佐助》。二月，与声乐家屉田和子结婚，但不出旬日又返回大姐夫竹中的家，后来在京都生活。三月，发表《六白金星》（新生）、《广告气球》（新文学）。四月，发表《世相》（人间）、《赛马》（改造）、《神经》（文明）。此外，还发表了连载《即便如此我也去》（京都日日新闻）、《夜光虫》（大阪日日新闻）。五月，发表《鬼》（新风）。开始连载《夜的构图》（妇人画报），出版创作集《素颜》。六月，发表《夫妇善哉后日》（世界文学·四～六月合刊）、《四月傻瓜》（光·五～六月合刊）、《乡愁》（真日本）。出版评传《文乐之人》、长篇《青春的反证》（将已出版《二十岁》和《青春的反证》集大成）。八月，发表《大阪的忧郁》（文艺春秋）、《西鹤之眼与手》（自由人）。开始连载《星期六夫人》（读卖新闻）。九月，出版创作集《六白金星》。十月，发表评论文章《于连·索雷尔》（世界文学）、《二流文乐论》（改造）。开始连载《可怕的女人》（自由人）。十一月，发表《中毒》（新生日本）。本月还曾为《星期六夫人》的取材赴京，应《妇人画报》之邀与林芙子对谈，并出席《改造》和《文学季刊》举办的两场座谈会。十二月，发表《死神》（社会）、《可能性的文学》（改造），出版作品集《世相》。在众多作品中以颓废的笔法描述战后的混乱世相，在《可能性的文学》中批判私小说的传统，主张虚构，与坂口安吾、太宰治等被统称为无赖派或新戏做派。十二月，大量

咯血，中旬住进东京医院。

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三十四岁

一月，发表《大阪的可能性》（新生）以及与吉村正一郎的对谈《可能性的文学》（世界文学）。十日，病情急剧恶化，当日与世长辞。二十三日，由藤泽桓夫担任丧葬委员长举行告别仪式。戒名为长乐院章誉真道居士，与先过世的妻子一枝合葬于大阪楞严寺内。

夫妇善哉

织田作之助

喝多了酒柳吉就会胡闹，可小口小口喝的时候柳吉反倒会越发沉默，也许跟他天生口吃的毛病有关。没有客人的时候，每当看到柳吉坐在椅子上呆呆地想什么的样子，蝶子就会坐卧不安地想，他一定是在想梅田那边的事儿吧。

上架建议◎文学·小说

ISBN 978-7-5463-4565-9



定价：25.00元